

藥城集

二

樂城集卷第十七

賦八首

巫山賦

過瞿唐之長江兮蔚巫山之峩峨雲孤興其勃勃兮  
 北風慨其揚波山嶽崙而直上兮越至神女之所家  
 峯連屬以十二兮其九可見而三不知蹊遂蕪滅而  
 不可陟兮玄猿黃鸝四顧而鳴悲覽松柏之青青兮  
 紛其若江上之菰蒲維其大之不可知兮有捲雲之  
 脩柯蔓草蒙茸以下翳兮飛泉潔清而無沙亭亭孤  
 峯其下藪木交錯而不明兮若有美人慘然而長嗟  
 歛手危立以右顧兮舒目遠望怳然而有所懷儼峨  
 峨其有禮兮盛服寂寞而無譁臨萬仞之絕嶮兮獨  
 立千載而不下顛追懷楚襄之放意肆志兮泝江千  
 里而遠來離國去俗兮徘徊而不能歸悲神女之不  
 可以朝求而夕見兮想遊步之逶遲築陽臺於江干  
 兮相氛氣之參差惟神女之不可以求得兮此其所  
 以為神湛洋洋其無心兮豈其猶有懷乎世之人朝  
 雲蔚其晨興兮暮雨紛以下注變化倏忽不可測兮  
 俄為鳥而騰去忽然而為人兮佩玉鐙以琅琅愛江  
 流之清波兮安燕處乎高唐彼蛟龍之多智兮尚不

可執以置學高丘深其蒼蒼兮恍誰識其有無

屈原廟賦

淒涼兮穉歸寂寞兮屈氏楚之孫兮原之子伉直遠  
 兮復誰似宛有廟兮江之浦子來斯兮酌以醑吁嗟  
 神兮生何喜九疑陰兮湘之渙鼓桂楫兮蘭為舟橫  
 中流兮風鳴厲忽自溺兮曠何求野莽莽兮舜之立  
 舜之牆兮繚九周中有長遂兮可駕以遊揉玉以為  
 輪兮斲冰以為之軸伯翳俯以御馬兮皋陶為子參  
 乘慄然懲子之強死兮泫然涕下而不禁道子以登  
 夫重丘兮紛古人其若林悟伯夷以太息兮焦衍為  
 子而歔歔古固有是兮予又何怪乎當今獨有謂子  
 之不然兮夫豈柳下之展禽彼其所處之不同兮又  
 安可以謗子抱關而擊析兮余豈責以必死宗國鄭  
 而不救兮夫子舍是安去子將質以重華兮蹇將語  
 而出涕子豈如彼婦今夫不仁而出訴慘默然子何  
 言兮使重華之自為處子惟樂夫揖讓兮坦平夷而  
 無憂朝而從之遊兮顧子使子昌言言出而無忌兮  
 暮還寢而燕安嗟平生之所好兮既死而後能然彼  
 鄉之人兮孰知子此歡忽友顧以千載兮嚼故宮之  
 頽垣

缸硯賦并叙

先蜀之老有姓勝者能以藥煮瓦石使軟可割如土嘗以破釀酒缸爲硯極美蜀人往往得之以爲異物余兄子瞻嘗遊益州有以其一遺之子瞻以

投余因爲之賦

有物於此首枕而足履大曾而大膺杯首而箕制其壽百年骨肉破碎而獨化爲是其始也生乎黃泥之中其成也出乎烈火之下尾銳而腹臄長頸而巨口鋪糟潑酒終日醉飽外堅中虛膚密埋解偶與物關會漏內稿棄於路隅瓦礫所汝忽然逢人藥石包裹不我謂瑕治以鼎烹烹不辭斧鑿見剖一爲我形沃我以水汗我以煤處我以几子旣博物之識已否客曰嗟夫物之成也則必固有毀也邪物之毀也則又不可謂棄也邪旣成而毀者悲其棄也旣棄而復用者又悲其用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以子觀之昔子則非開口而受濕如辛含酸而不得守子之性者邪今子則非坦腹而受污糝糊彌漫而不得保子之正者邪且其飲子以水也不若飲子以酒以物汗子也不若使子自保子果以此自悲也則亦不見夫諸毛之粹拔諸楮之爛靡殺身自鬻求效於此吐詞如

雲傳示萬里子不自喜而欲其故則吾亦謂子惡名而喜利棄溪而嗜美終身陷溺而不知止者可足悲矣

登真興寺樓賦

季夏六月子瞻與張戶曹琥同遊真興寺晚登寺後重閣南望連山如畫山前有白鷺十數杳杳飛去東南望五丈原原有白雲如覆釜慨然思孔明之遺迹作書與轍曰可以賦此賦曰

涉六月之徂暑兮遡秦川而遠望樓馮高而蓮蓮兮日將薄乎西方牛羊相從而下來兮孤煙特起於蒼茫南望連山之參差兮奔走相屬而騰躑桀業峨其雄高兮惟太白與終南林阜蔚以扶拱兮浩合沓而瓌穰若羣馬之相追逐兮忽鬱怒而狂章駢交首以磨頸兮紛絕馳於四方日將入而山陰兮天黝黝而茫茫淡平雲之凝碧兮白鷺歸以翱翔裊裊其彌遠兮聲斷絕而復揚眇將沒而猶見兮飄若仙人之不可望曠羣歸於何所兮徂南澗之泱泱回東望夫脩隆兮隱高原曰五丈思古人而不可見兮涕橫流以浪浪雲塊軋其不起兮若覆釜而在上嗟一日之所見兮蓋千變以異狀忽已去而莫執兮夫豈勝乎追

想強馳詞於千里兮增異日之惆悵維古事之亦然  
兮偶一世之所向非有意於求慕兮徒今世之追賞  
雖孔明其何益於五丈兮使無原其忘亮覽川原而  
思古兮况亡弓之遺轍

超然臺賦 并叙

子瞻既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  
求爲東州守既得請高密其地介於淮海之間風  
俗朴陋四方賓客不至受命之歲承大旱之餘孽  
驅除蝗蝗逐捕盜賊廩餼飢饉日不遑給幾年而  
後少安顧居處隱陋無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廢  
臺而增葺之日與其僚覽其山川而樂之以告轍  
曰此將何以名之轍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  
知林耕者知原漁者知澤安於其所而已其樂不  
相及也而臺則盡之天下之士奔走於是非之場  
浮沉於榮辱之海囂然盡力而忘反亦其自知也  
而達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於物故邪老  
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嘗試以超然命之可乎  
因爲之賦以告曰

東海之濱日氣所先歸高臺之陵空兮溢晨景之絜  
鮮幸氛翳之收霽兮遠朋友之蕪閒舒堙鬱以延望

兮放遠目於山川設金鑿與玉笋兮清醪潔其如泉  
奏絲竹之憤怨兮聲激越而眇縣下仰望而不聞兮  
微風過而激天會陟降之幾何兮棄澗澗乎人間倚  
軒檻以長嘯兮快輕舉而飛翻極千里於一瞬兮寄  
無盡於雲煙前陵阜之洶湧兮後平野之波漫喬木  
蔚其蒼蒼兮興亡忽乎滿前懷故國於天未兮限東  
西之嶮艱飛鴻往而莫及兮落日耿其夕躑嗟人生  
之漂搖兮寄流枿於海壖苟所過而皆得兮邊旣擇  
而後安彼世俗之私已兮每自子於曲全中變潰而  
失故兮有驚悼而沈瀾誠建觀之無不可兮又有  
於憂患顧遊宦之迫隘兮常勤苦以終年盍求樂於  
一醉兮城膏火之焚煎雖晝日其猶未足兮埃明月  
乎林端紛旣醉而相命兮霜疑磴而躡躡馬躑躅而  
號鳴兮左右翼而不能鞍各雲散於城邑兮徂清夜  
之既闌惟所往而樂易兮此其所以爲超然者邪

服茯苓賦 并叙

余少而多病夏則脾不勝食秋則肺不勝寒治肺  
則病脾治脾則病肺平居服藥殆不復能愈乎三  
十有二官於死立或憐而受之以道士服氣法行  
之暮年二疾良愈蓋自是始有意養生之說晚讀

抱朴子書言服氣與草木之藥皆不能致長生古  
神仙真人皆服金丹以爲草木之性埋之則腐焚  
之則爛燒之則焦不能自生而况能生人乎余既  
汨沒世俗意金丹不可得也則試求之草木之類  
寒暑不能移歲月不能敗者惟松栢爲然古書言  
松柏流入地下爲茯苓茯苓又千歲則爲琥珀雖  
非金石而其能自完也亦久矣於是求之名山胥  
而淪之去其脉絡而取其精華庶幾可以固形養  
氣延年而却老者因爲之賦以道之詞曰

春而祭夏而茂憔悴乎風霜之前摧折乎冰雪之後  
閱寒暑以同化委糞壤而蕪朽茲固百草之微細與  
衆木之凡陋雖復效骨華於刀几盡性命於杵臼解  
急難於俄頃破奇邪於邂逅然皆受命淺薄與時變  
遷朝菌無日蟪蛄無年苟自救之不暇矧他人之足  
延乃欲擷根莖之么未假臭味以登仙是猶託疲牛  
於千里駕鳴鳩而升天則亦辛勤於澗谷之底槁死  
於峯崖之顛顧桑榆以竊歎意神仙之不然者矣若  
夫南澗之松拔地千尺皮厚犀兕心堅鐵石鬚髮不  
改蒼然獨立流膏液於黃泉乘陰陽而固結象鳥獸  
之蹲伏類龜鼈之閉蟄外黝黑以鱗皴中潔白而純

密上灌養之不犯下螻蟻之莫賊經歷千歲化爲琥  
珀受雨露以彌堅與日月而終畢故能安寬龜而定  
心志却五味與穀粒迨赤松於古上以百歲爲一息  
顏如處子綠髮方目神止氣定浮遊自得然後乘天  
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夫無窮夫又何求而何食

墨竹賦

與可以墨爲竹視之良竹也客見而驚焉曰今夫受  
命於天賦刑於地涵濡雨露振蕩風氣春而萌芽夏  
而解弛散柯布華遠冬而遂性剛潔而踈直姿嫵媚  
以閑媚涉寒暑之徂變傲冰雪之凌厲均一氣於草  
木嗟壤同而性異信物生之自然雖造化其能使今  
子研青松之煤運脫兔之毫聃晚牆堵振洒繒綃須  
臾而成鬱乎蕭騷曲直橫斜攢纖庫高竊造物之潛  
思賦生意於崇朝子豈誠有道者耶與可聽然而笑  
曰夫子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始子隱乎崇山之  
陽廬乎脩竹之林視聽漠然無繫乎子心朝與竹乎  
爲游莫與竹乎爲朋飲食乎竹間偃息乎竹陰觀竹  
之變也多矣若夫風止雨霽山空日出倚倚其長森  
乎滿谷葉如翠羽筠如蒼玉滂乎自持淩荷欲滴蟬  
鳴鳥噪人響寂歷忽依風而長嘯眇掩冉以終日莽

舍籜而將墜根得土而橫逸絕澗谷而蔓延散子孫乎千億至若藁薄之餘斤斧所施山石拳墉荆棘生之蹇將抽而莫達紛旣折而猶持氣雖傷而益壯身以病而增奇濤風號怒乎隙穴飛雪凝五乎陂池悲衆木之無賴雖百圍而莫支猶復蒼然於旣寒之後凜乎無可憐之姿迫松栢以自偶竊仁人之所爲此則竹之所以爲竹也始也余見而悅之今也悅之而不自知也忽乎忘筆之在手與紙之在前勃然而興而脩竹森然雖天造之無朕亦何以異於茲焉客曰蓋予聞之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萬物一理也其所從爲之者異爾況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子以爲有道者則非耶與可曰唯唯

樓賦黃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爲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茭完室隙穴以爲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有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兩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屨履廬

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帥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楸載糗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旣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旣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門爲大樓焉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將宋登黃樓覽觀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遊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哉在漢沉光河決瓠子騰蹇鉅野銜溢淮泗梁楚受害二十餘歲下者爲汗澤上者爲沮洳民爲魚鼈郡縣無所大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赦使公卿負薪以塞宜身軼子之歌至今傷之嗟惟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爲一窺吾壩之摧敗呂梁阻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回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爲

海舞魚龍於瓊壑闕帆樯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  
輶駭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分閭閻之橫潰幸冬日  
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水  
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  
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  
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爲樂也必  
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馮茲樓而四顧覽天  
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爲城引長河而爲帶平臯衍其  
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從橫分園廬之向背  
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霽對  
山川開闔蒼莽十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皆馳羣  
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鼈頭沛沒  
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爲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  
之峯歸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翔翬鬼峨相重激水  
既平眇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爲  
袂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群往白鳥孤  
沒橫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淤漫古汴入焉  
匯爲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  
聯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盡瑋明月之東出金鉦湧於  
肯嶂陰氛爲之辟易窺人寢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

激飛楹而入戶使人體寒而戰栗息洵洵於羣動聽  
川流之蕩潏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超  
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  
戊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羣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  
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爲虛空山  
高水深草生放墟蓋將問其遺老旣已灰滅而無餘  
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旣逝閔河決於疇昔知變  
化之無在付杯酒以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頽然  
就醉河傾月墮攜扶而出

樂城集卷第十八

辭五首

御風辭題子祠

子列子行御風風起蓬蓬朝發於東海之上夕散於西海之中其餘冷然其怒勃然衝擊隙穴震蕩宇宙披拂草木奮厲江海強者必折弱者必從俄而休息天地肅然塵垢皆盡欲執而視之不可得也蓋歸於空今夫子晝無以食夜無以寢鄰里忽之弟子疑之則亦鄙東野之窮人也然而徐行不見徒步疾行不見車馬與風皆逝與風皆止旬有五日而後反此亦何功也哉子列子曰嗟子獨不見夫衆人乎貧者葦蒲以為屨斲木以為屨富者伐檀以為輻蒙駟以為服因物之自然以致千里此與吾初無異也而何謂不同乎苟非其理屨屨足以折趾車馬足以毀體萬物皆不可御也而何獨風乎昔吾處乎蓬蓽之間止如枯株動如槁葉居無所留而往無所從也有風瑟瑟拂吾蘆而上攝衣從之一高一下一西一東前有飛鷲後有遊鴻雲行如川爽爽溶溶陰陽變化顛倒橫從不眎海嶽晃蕩青紅蓋雜陳於吾前者不可勝窮也而吾方黜聰明遺心胷足不知所履手不知所

馮澹乎與風為一故風不知有我而吾不知有風也蓋兩無所有譬如風中之飛蓬耳超然而上薄乎雲霄而不以為喜也拉然而下隕乎坎井而以為凶也夫是以風可得而御矣今子以子為我立乎大風之隧禦乎恐其不能勝也慶乎恐其不能容也手將執而晉之足將騰而踐之目眩耀而憂墜耳洶湧而知畏紛紛自營子不自安而風始不安子躬矣子輕如鴻毛彼將以為千石之鍾子細如一指彼將以為十仞之墉非傾而覆之拔而投之不厭也况欲與之道遙翱翔放於大空乎子雖蹈后土而倚嵩華亦將有時而窮矣古之至人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苟為無心物莫吾攻也而獨疑於風乎於是客起而歎曰廣矣大矣子之道也吾未能充之矣風未可乘姑乘傳而東乎

上清辭宮在大白山

帝蕩蕩其無尊兮居深高乎九閭顧后土之茫昧兮若世人之觀天雲冥冥其無見兮日其下維神森山重深而海廣兮憂百鬼之傷人屬神媪以九土兮昇海若以九川兮時節降以督視兮下斗鬼之神君吁嗟君兮吾不可得而訊也庸使我待之人兮其使我以



為神也朝求兮山顛夕采兮澗澗取荷華兮萎實拾  
芳蘭兮白芷鹿伎伎兮來置魚揖揖兮趨餌秋風高  
而稻熟兮寒泉冽其清此為酒醴以跪酌兮斷白茅  
而為委嗟天上其何食兮畏神君之不吾以進拜息  
以驚恪兮退俯偃而仰俟為善得福兮昇惡以死恐  
懼受賜兮息傲獲罪玉食有不享兮會潢汗蕪微之  
不棄謂神君之不可知兮何好惡之吾似跨脩龍之  
百尋兮騰怒髮而上指從千騎之飄忽兮拂長劍其  
天倚殞星殃於太極兮霍雲散而風靡還祕毀之清  
深兮目流電其不可仰視望威神而股栗兮知其中  
之人耳致吾有以薦誠今庶其可得而祀也

楊樂道龍圖哀辭 并叙

嘉祐五年三月轍始以選人至流內銓是持楊公  
樂道以天章閣待制調銓之官吏見子於稠人中  
曰聞子求舉直言若必無人敢願得備數轍曰唯  
既而至其家一見坐語如舊相識明年子登制科  
公以諫官為考官秘閣又明年四月公薨方其病  
也予見於其寢莫然無言曰死矣將以寂滅為樂  
蓋子之謙公始三歲矣三歲之中不過數十見公  
齒甚長予甚少公已貴子方貧賤見之輒歡樂笑

語終日不厭釋然忘其老且貴也

相與痛惜其不幸而予又竊有以私懷之公本河  
東人家世將家有功於國公始以文詞得官其後  
將兵南方與蠻戰亦有功其為將能與士卒均勞  
苦飲食比其最下者而軍行常慮其先以此得其  
死力常學李靖兵法知其出入變化之節其稱曰  
今之人才不及古人多將輒為所昏嘗於南方以  
數千卒自試自度可以復益數千人而不亂然公  
之與人謹畏循循無所近乎居遇小事若不能次  
人皆怪其能將以破賊疑其無以處之不知其中  
有甚勇者人不及也蓋其謹畏循循者所以為勇  
而人莫知之卒時年五十有六素病瘦甚羸然平  
居讀書勤苦過於少年好為詩喜大書皆可愛有  
子一人生始二歲將卒名之曰祖仁既卒家無遺  
財以故衣斂仰於官及其友人以葬以克養其家  
將以七月葬于洛陽五月其家以其柩歸作哀辭  
以遺其婦者歌之辭曰

嗟夫楊公歸來兮洛之上其土厚且溫生年五十六  
有子以祭兮何慕而不若人天子憐爾贈金孔多兮  
家可以不貧乎生不為惡死而有遺愛兮雖亡則存

家本將家有功而不墜兮配祖以孫為人至此非有不足兮可以無憾而人為悲辛嗟夫楊公歸來兮家  
有弱子恃爾神

劉凝之屯田哀辭并叙

元豐三年九月辛未廬山隱居劉凝之卒于山之陽其孤格書來赴曰君昔知吾兄既又識吾父今不幸至於大故其為詩使授者歌之以厚其葬十月乙酉葬于清泉鄉書不時至緩不及事乃哭而為之辭始于自蜀遊京師識凝之長子恕道原博學強識能通三墳五典春秋戰國歷代史記下至五代分裂皆能言其治亂得失紀其歲月辨其氏族而正其同異上下數千歲如指諸左右其為人剛中少容是是非非未嘗以語假人人多疾之翰林學士司馬公方受詔細書東觀以君為屬公以直名當世而君尤甚雖公亦嚴憚之士知君者曰君非獨然君父凝之始以剛直不容於世俗棄官而歸老於廬山二十年矣君亦非久於此者也既而君得請以歸養其親三年得疾不起今年春予以罪謫高安過君之廬傷君之不復見拜凝之於牀下其容粹然以溫其言肅然以厲環堵蕭然

粥以為食而遊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感感之意嗚乎其非今世之士也然予之見凝之始得道士法卻五穀糞棄以為食氣清而色和及其沒也晨起衣冠言語如平時無疾而終予然後知君父子皆有道者然道原一斤不用遂往而不能返凝之隱居絕俗三十餘年神益疆氣益堅盡其天年物莫能傷其清則同而其擴達自遂道原不及也辭曰伯夷之清百世而一人兮其生也微以為食餓死於首陽世之士謂清不可為兮計較得失以和為臧信和之可以浮沉而自免兮彼為和者何三黜之皇皇曰為道者不與命謀兮非和實得非清實喪若凝之為父與原之為子兮黎庶不撓冰清而玉剛如世之言當皆折兮原何獨短凝何獨長要長短之不可以命人兮適天命之不可常惟溷濁之不可居而狷潔之難久兮吾將與凝乎同鄉

鮮于子駿諫議哀辭并叙

中山鮮于子駿弱冠而仕老而不得志買田於陽翟蓋將終焉元祐元年始召為諫議大夫朝廷以得人相慶而子駿亦不敢以老為辭意將有所建焉居數月得足疾不能造朝即自引去得請淮陽

未幾以不起聞士之識與不識皆為之出涕夫死  
生得喪非子駿之憂而有志不獲為可悲也子駿  
於書無所不讀而善屬文晚節為楚詞得古之遺  
思其文與蜀郡文與可相上下與可沒將十年而  
子駿亡蜀人皆悲思之其子頌求子為挽歌作楚  
辭以授之以為子駿之意也

登嵩高兮捫天涉清潁兮波瀾中休息兮故韓有美  
人兮來居曳佩玉兮長裾內諒直兮外脩車還軫兮  
莫子晉築室兮疏流植榦兮蒔兮雪積兮中谷曰予  
俟兮春陽春風至兮百鳥鳴升高兮兩亦晴鳴一  
再兮驚人時不予兮徂征美人兮駕長離來遊巡兮  
往奔馳命不可兮奈何號帝閭兮訴予予騫木蘭兮  
茹紫芝子飲石泉兮濯流波不妄食兮裝回莫之飽  
兮不飢游於斯兮伏斯命有盡兮孰遠心不滅兮亭  
亭倚嵩少兮長歎

詩二首

太白山祈雨詞同作

田漫漫耕挹挹按陳草生九穀人功盡雨則違苗不  
穗草不米哀將飢兮  
山巖巖奠南西嗟我民匪神依伐山木執稷黍求既

多訴不已猶我許兮

山為灰石為炭水泉滿百草爛神子我旱奪之孰為  
是驕不威尚可弛兮

雷馬空兩騰淵誅孽妖反豐年顏千里睽三日神在  
堂龍為役是何惜兮

兩既止百穀復築場壤治困麓為酒醴伐豚羔舞長  
袖擊鳴鼙匪以報兮

舜泉詩并叙

始余在京師遊宦貧困思歸而不能聞濟南多其  
泉流水被道蒲魚之利與東南北東方之人多稱  
之會其郡從事闕求而得之既至大旱幾歲赤地  
千里渠存而水亡問之其人曰城南舜祠有二泉  
今竭矣越明年夏雖雨而泉不作人相與驚曰舜  
其不復享耶又明年夏大雨霖麥禾荐登泉始復  
發民雖曰舜其尚顧我哉泉之始發瀦為二池驪  
為石渠自東南流於西北無不被焉濯濯播灑滂  
蓮魚鼈其利滋大因為詩使祠者歌之詩曰  
歷山崑崙虞舜宅焉虞舜徂矣其神在天其德在人  
其物在泉神不可親德用不知有列斯泉下民是祗  
泉流無疆有求我思源發于山施于北河播于中塗

匯為澄波有鼈與魚有菱與荷蘊毒是洩汗濁以流  
埃塏消亡風火滅收藪木敷榮勞者所休誰為旱災  
靡物不傷天地耗竭泉亦淪亡民咸不寧曰不享耶  
時兩既澍百穀既登有流泫然彌坎而升溝洫滿盈  
鰕龜沸騰匪泉實來帝實碩余執其羔豚蘋藻是道  
帝今在堂泉復如初

銘二首

彭城漢祖廟試劍石銘

漢高皇帝廟有石高三尺六寸中裂如破竹不畫  
者寸父老曰此帝試劍石也熙寧十年蜀人蘇軾  
為彭城守弟轍實從入廟觀石而為之銘曰

維漢之興三代無有提劍一呼豪傑奔走厥初自試  
山石為剖夜斷長蛇且泣神母指麾東西秦項授首  
欽然三尺一夫之偶大人將之山嶽頽仆用巨物靈  
不復凡手武庫焚蕩帝命下取歸然斯石不尚有舊

風味石硯銘

北苑茶冠天下歲貢龍鳳團不得鳳凰山味渾水  
則不成潭中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為研與筆墨宜  
世初莫知也熙寧中太原王願始發其妙吾兄子  
瞻始名之然石性薄厚者不及寸最後得此長博

豐碩蓋石之傑于瞻方為易傳日幼於前與有功  
焉為之銘曰

陶土塗鑿崖石玄之靈穎之賦涵清泉閎重谷聲如  
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歎息招伏羲揖  
西伯發秘藏與有力非招待誰為出

頌二首

筠州聰禪師得法頌

并叙

禪師聰公昔以講誦為業晚游淨慈本師之室誦  
南嶽思大本和尚口吞三世諸佛語迷悶不能入  
一日為本燒香本曰吾疇昔為汝作夢甚異汝不  
悟即死不可不勉師茫然不知所謂既而禮僧伽  
像醒然有覺知三世可吞無疑也趨往告本本曰  
向吾寧汝吞一世界一剝刀汝今日始從迷悟是  
始出家真吾子也乃擊鼓升座為衆說此事聰作  
禮涕泣而罷聰住高安聖壽禪院予嘗從之問道  
聰曰吾師本公未嘗以道告人皆聽其自悟今吾  
亦無以告予子從不告門人而入道乃為頌曰  
道不可告告即不得以不告告是真告救香嚴辭去  
得之瓦礫臨濟不喻至愚而悉非愚非瓦皆汝之力  
有不至此是非出家夢吞剝刀髮落如花遊行四方

物莫能遮終亦不告獨障其邪弟子度者如恒河沙

等軒頌

南豐張君家有等軒問我何者是平等法我告張君物之不齊何所不有長短大小淨穢好醜雜然首陳參差不等亂我身心耳目鼻口欲求平等了不可得忽然覺知身心本空萬物亦空諸差別相皆是虛妄無有失性熟為不等等為一空尚無平等何處復有不平等者遍觀萬物無不等等是謂真實平等法已

樂城集卷第十八

樂城集卷第十九

新論三首

新論上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不足不誣治以為亂不援亂以為治援亂以為治是愚其君也誣治以為亂是脅其君也愚君脅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徵幸也故莫若言天下之誠勢請言當今之勢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為大則曰無亂為異則曰有變以為無亂則可以無所復為以為有變則其勢常至於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計也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為治之地夫有意於為治而無其地譬猶欲耕而無其田欲買而無其財雖有鉏耨車馬精心強力而無所施之故古之聖人將治天下常先為其所無有而補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無患而後徜徉翱翔惟其所欲為而無所不可此所謂為治之地也為治之地既立然後從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藝之以松栢梧檟藁莽葦檮

檄無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義勸之以禮樂安而受之而爲王齊之以刑法作之以信義安而受之而爲霸督之以勤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爲強國其下有其地而無以施之而猶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俵俵然無地而施之撫左而右動鎮前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給故夫王霸之略富強之利是爲治之具而非爲治之地也有其地而無其具其弊不過於無功有其具而無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齊然其能有立於世未始不先爲其地也古者伏羲神農黃帝既有天下則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婦聯其兄弟殖之五種服牛乘馬作爲宮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歡樂有以相愛哀感有以相弔而後伏羲神農黃帝之道得行於其間凡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上古爲治之地也至於堯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關而時補之故堯命羲和曆日月以授民時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棄播百穀以濟民飢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夫家卒乘車馬之數冠昏喪祭之節

歲時交會之禮養生除害之術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故施之而無所齟齬舉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爲治之地而聖人之德不與也故周之衰也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厲之際天下亂矣而文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猶在而天下不免於亂則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遺法尚在故天下雖亂而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壞欲爲治者無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無楫而浮乎江湖幸而無振風之憂則悠然唯水之所漂東西南此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風則覆沒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極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則天下塗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賢人起於亂亡之中將以治其國家亦必於此馬先之齊桓用管仲辨四民之業連五家之兵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相地而征川澤各致其時陵阜陸墻各均其宜邑鄉縣屬各立其正舉齊國之地如畫一之可數於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尊周室施義於天下天下稱伯晉文反國屬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財足用利器明德舉善援能政平民

阜財用不匱然後入定襄王救宋衛大敗荆人於城  
濮追齊桓之烈天下稱之曰二伯其後子產用之於  
鄭大夫種用之於越商鞅用之於秦諸葛孔明用之  
於蜀王猛用之於符堅而其國皆以富強是數人者  
雖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爲地者一也夫惟其所  
以爲地者一也故其國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  
故王霸之不齊長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當  
今之世無惑乎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陷於大  
亂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舉百姓之患畧備而未極  
賢人君子不知充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當  
種之不生而不知其無容種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  
矣且夫其不躋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亂是在治亂之  
間也徘徊傍徨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授之以  
賢才無所爲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自天下遂敗而不  
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新論中

治國而爲其地非聖人而後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  
然而其不然者則僅存之國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  
上者爲虞舜其次爲魯閔而其次猶得爲天下之良  
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蓋自其得

爲良人以上至於爲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  
母下以化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爲主者子耕  
于田婦織于室養其雞豚殖其菜茹無失其時以養  
生送死雖舜與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  
爲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爲良人何者是亦治家  
之地焉耳而至於爲國而豈獨無之昔者文王之治  
岐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建爲步畝溝洫之制何  
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治魯也魯人獵  
較孔子亦獵較何者其所因者衰世之餘制也當戰  
國之強諸侯無道然孟子亦以爲有王者起今之諸  
侯不可盡誅惟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故漢之興也因  
秦之故而不害其爲漢唐之興也因隋之故而不害  
其爲唐由是觀之則夫享國之長短致化之薄厚其  
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使之長短薄厚然  
長不得地則無所效其長厚不得地則無所致其厚  
故夫有地而可以容有所爲者舉而就之可也當今  
之世祖宗之法或具存而不舉或簡略而不備具存  
而不舉是有地而不耕也簡略而不備是地有所廢  
缺而不完也欲築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後加  
石木焉故其爲室也堅今之治天下則不然蓋嘗論

之自五代以來強臣專國則天下震動而易亂自吾祖宗削而漸磨之則今世可以粗安凡今世之所恃以爲安者惟無強臣而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盡忘其餘故嘗以爲當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並起而百善並廢何者天下之吏媮墮苟且不治其事事日已敗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驕脆無用召募日廣而臨事不獲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財出之有限而用之無極爲國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基未平也加之以其所欲爲是故與一事而百弊作動一役而天下困投足而遇陷奔側身而入河海平居猶懼有患而況求以馳騁於其上哉固不可矣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國之一病也吾欲拒之則有以爲拒之之具和之則有以爲和之之費以天下而待一國其爲有餘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今也天下幸而無它患難而准西北之爲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因而不能支矣一歲之入不能供一歲之出是非特納賂之罪也三事不立之過也故三事立爲治之地既成賂之則爲漢文帝不賂則爲唐太宗賂與不賂非吾爲國治亂之所在也治亂之所在在乎其地之立與不立而已矣

天下之事因循而維持之以至於漸不可舉猶日是養之未至也乘舟中流釋其檣而聽水之所之旋於洄洑格於洲浦以爲是固然也其爲無且亦已甚矣以今之時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風俗不至於朋黨亂正誣罔君子也世之清議凜然在矣公卿之欲有爲以濟斯世誰有言者而曰吾有所恃是徒空言非事實也故爲之說曰居之以強力發之以果敢而成之以無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果敢果於一不果於二天下將以爲言不果者不可以強力力雖強而輒爲多疑之所敗天下之人惟能爲是三者則足以排天下之堅強而納之於柔懦擾天下之怨怒而投之於不敢惟不能爲是三者則足以敗天下之賢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無私而果敢果敢而強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既立然後擇其所以施之天下將無所不可治

### 新論下

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苟其既立則患其無以施之蓋君子爲國正其綱紀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則不可得而知周公之治周也



修其井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歸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魯也墮其三都誅其亂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飾賈男女別於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邾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雞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於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詳論也曰是有意於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爲是國也必舉之以爲先由是觀之治國之地聖人無之不得以施其聖然而聖人之道有所高遠而不可及者矣其於孔子之門所謂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國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爲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是亦自以爲能爲其地而未以有以施之云爾然夫子許其能之而不以爲大賢則夫子之道深矣遠矣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嘗言也蓋亦嘗言之矣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所重民食喪祭是九者凡所以爲政而

未足也故繼之曰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是四者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爲旣成而後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故記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爲有此具也君子脩其身無所施之則不立治其政事無以施之則不化當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無不畢舉雖後世之君猶得守其法度以爲無過惟無暴君則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訓太甲曰從諫弗弗先民時若以爲如是而可以爲治已矣古之人言治天下若甚易然今之人以爲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地也悲夫世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儉忠信欲以施之天下終身而不見其成則以爲古之人欺我也夫苟以爲古之人欺我雖有爲之者蓋勉強而爲之也夫苟不欲而強爲之則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踈夫以不信之心行日踈之道以治無以爲地之國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旣立則身脩而天下可化也

樂城集卷第二十

殿試武舉策問一首

問王者之兵不貴詐謀奇計至於臨敵制勝良將豈可少哉朕以天下為度懷柔四夷而西戎背誕腰領未得凡吾接之以恩信懷之以禮義者固有道矣若夫示之以形禁之以勢使之望而不敢犯犯而無所得者其術何由伐其謀散其黨使之退而不得安而不能久者其道何以夫隲兵於民井田之舊法也材官府兵猶行於後世而保甲之復民以為勞以車即戰立甸之遺制也武剛鹿角猶見於近事而車牛之役世以為非古者兵有奇正旋相為用如環之無端其出入之法今幾絕矣敵有陰陽客主異宜易之則敗其先後之節將何施焉淮陰之伐趙勝亦幸耳使左車之說行則計將安出仲連之却蜀非其功也使孔明而不死則勝將孰在子大夫講於兵家之利而明於當世之務審矣其以所聞著之千篇朕將覽焉

南省進士策問一首

問三代漢唐之法行於前世而施之於今輒以不效何也昔者蓋嘗取經界之舊法以為方田采府衛之

遺意以為鄉兵舉黜陟之墜典以為考課矣然而為方田則民擾而不安為鄉兵則民勞而無益為考課則吏欺而難信三者適所以為患不若其已也孟子有言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必因先王之道凡今世之法駸駸近古矣政之近古天下之所以洽也然而如彼三者獨何哉豈古之法遂不可施之於今歟仰亦牧之不自其本為之不得其道以至於此也

何南府進士策問三首

問法立於上則俗成於下故兩漢之間經各有師師各有說異師殊說相攻如仇讎異已者雖善不從同已者雖惡不棄下逮魏晉爭者少止然後學者相與推究衆說從其所長至唐而傳疏之學其由是學者始會于一數百年之間凡所以經世之用君臣父子之義禮樂刑政之本何所不取於此然而窮理不深而講道不切學者因其成文而師之以為足矣是以問者立取士之法使人通一經而說不必舊法既立矣俗必自此而變蓋將人自為說而守之耶則兩漢之俗是矣將舉天下而宗一說耶則自唐以來傳疏之學是矣夫上能立法以救弊而已成其俗者必在

於士將使二弊不作其將何處而可哉

問三代之治以禮樂為本刑政為末後世反之儒者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弊其相去甚遠然較其治亂盛衰其比後世若無以大相過者蓋夏后氏自禹再傳而失國亂者三世商人再衰而復興周人一遷而不振其賢於漢唐其實無幾至於漢文帝唐太宗克已裕人海內安樂雖三代之盛王何以加之夫禮樂刑政其功之異豈特如此而已今自祖宗創業百有餘年法令脩明上下相維四方無虞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乂者然而儒者論其禮樂常以為不若三代此豈誠不若耶為習其名而未稽其實也不然世之治安則不在禮樂歟宜一有以斷之

問孟子言五畝之宅植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數罟不入洿池則魚鼈不可勝食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誠哉是言也雖然孟子將何以行之豈將立法設禁以驅之歟夫立法設禁而無刑以待之則令而不行有刑以待之則彼亦何罪請言孟子將何以行此

私試進士策問二十八首

問昔者承五代之亂天下學者凋喪而仕者益寡雖有美才良士猶溺於耕田養生之樂不肯棄其鄉間而効力於官事當此之時至調富民而為官夫豈不甚病矣哉及天下天定學者漸已尊顯勤勞勸誘數十年之間而後士人方洋繼起則天下之官為之盡滿而無所置之是以頃者立任子之限減進士之額繩以苛法抑以細過使之乂而不調然後官吏歲以漸減凡今一歲之調蓋不足以償其休老物故者然則數十歲之後無乃將復有向者乏人之患歟夫古之聖人維能於其未然而預防之故無後憂昔者惟不能於其至少之時而為其過多之慮是以惟務進之而有今日之弊夫民惟其誘而進之則進而不知伏抑而排之則無聊而引去天下要亦有不繫不胥之士不可恃爵祿之利以為可以必致也故願於其未然而求其所以進之而可以使其無冗員之弊退之而可以使其後無乏人之患者此亦天下之深慮也問學者之論周禮或以為周公之書或以為戰國陰謀之書二者孰為得之今觀其書亦有所不知者二焉夫公呂為井田而鄉遂為溝洫比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以

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岡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爲地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夫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其所未知者一也五家爲比比有比長五比爲閭閭有閭胥四閭爲族族有族師五族爲黨黨有黨正五黨爲州州有州長五州爲鄉鄉有一正卿及有軍旅之事則以比長爲伍長閭胥爲兩司馬族師爲卒長黨正爲族師州長爲師師卿爲軍將故凡官之在鄉者軍一起而皆在軍矣起軍之法自五口以上家以一人爲兵一人爲役而家之處者甚衆而官吏舉皆在外將誰使治之此其不可知者二也故願與學者究之問學者責不求學孔子今考於傳記而觀其行事蓋有所不通者焉語曰佛肸召子欲往又曰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學者以爲孔子急於行道而爲此夫孔子之於衛靈公語及兵事不說而去於陽貨時其亡而見之蓋亦不欲見也而孟子亦云惡夫枉尺而直尋者然則彼二事者獨何歟至於仕魯爲司寇從而祭膾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且夫仕而至於司寇君臣之義不爲淺矣膾肉不至而行何其輕君臣之義而重

區區之微禮哉此明於輕重者之所不爲也或曰膾肉不至仲尼以爲禮將從此而大壞此所謂知幾者夫爲大臣知禮之將亡不救而去則又安用夫大臣者故此將有微恥難見之意而世或未之思學焉者所宜辨之

問古之爲國者必有所尚夏忠商質而周文儒者以爲此三者如循環百世而無窮然則今世之所尚者何耶夫不必聖人而後有所尚然則今世之所尚者其以爲忠耶則小民多詐而爭訟並起非所以爲忠也以爲質耶則金玉錦繡不爲之節而文詞熾於天下非所以爲質也以爲文耶則禮樂不備冠昏喪祭之義至爲淺薄非所以爲文也然則今世其無所尚耶蓋亦有之而未之見耶其果有之也則亦可用耶不可用耶其明著其說

問古之學者其爲學必遲而信道必篤蓋非其遲則不能至於篤也故子夏之門人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孟子亦云君子之於道欲其自得自得之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夫待其自得也非又何昔者孔子五十而後學易方今薄才下士之所謂甚遲而可怪者也故夫當今之世無惑乎其無信

道之士也古之養士者莫善於大學而今大學之教一日之所爲必若干取方冊之難知者而悉論之不待其問而先告之無先後無少長無貧愚其問同而其功等其上者無以優游翺翔以寬綽其心而其下者勉強因躡不暇於爲善故其學也必遠而守道必不篤何者非其自得之也夫人之才譬如草木焉兩以濡之風以動之則其長也可立而待有宋人焉握之而自以爲喜此孟子所以太息其不知學也然而寬以待之則大學之法將必有所大變而後可變法者不可不預立其說也

問古者禮備而費少今者費愈多而禮愈闕古者七世之廟分而爲七今者七世之廟合而爲一古者一歲大祭天者四五歲大祭宗廟者再今者三歲迭用其一而略其餘古者命士以上皆有廟今至於公卿大夫無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遠者十二年一巡守今者非郊祀校獵不出於郊以今之至簡省也而財至於不給則古之甚繁者宜其無以供之然以古之甚繁而不至於大費則今之簡省而至於不給者何也凡今之人皆以費故棄先王之禮是以禮日益壞以爲今之世有周公仲尼其將亦畏費而止歟其

將亦略備其禮而不至於大費歟然而今之所以至於大費而不可省者或亦有故也其思所以省之而無害之說而著于篇

問茶之有權與稅非古也特就其便於今者言之有以爲權便曰凡所以備邊養兵者皆出於權然江淮之間以私茶死者不可勝計此則仁人之所不忍爲也而何便於權以稅爲便則夫邊鄙兵革之用將何以供之且夫稅之入其不足以當權之利亦易見矣而特以不忍驅民而納之陷穽是以去權而爲稅今欲後反其舊冒行殺人之害而就夫區區養兵之利則何以爲仁求以生民而國用至於困乏則何以爲智蓋將以生民而富國兼收仁智之實而並享之者必將有說也

問君子能盡人之情而不能盡物之變盡物之變惟精者能之古之君子專一而無侈心是以益治鳥獸棄治稼穡焚治鐘磬義和治曆皆以聰明睿智之才而盡力於一物終其身而不去至於後世官者至以爲氏故當此之時天下之事無不畢舉今者四方既平非有勤勞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每每廢墜而不理蓋鐘律之不和河之不循道此一二事者百有餘

年而莫有能辦之者是豈非務於速進而耻以一物自盡之過歟夫古之君子往往老於小官終身而不厭則上之所以使之者誠有道也安得斯道而由之以使斯人之復如古也

問今世法唐以爲治上自百官刑法禮儀下至州郡兵民賦役要之以唐爲準譬如商之於夏周之於商事無不考焉者然天下之廣方制萬里夷狄不作兵革不用四方之貢不絕於道路而國用常苦於不足唐自天寶以來府衛之兵廢租庸之法壞收茶鹽權酒酤其法與今畧等然而天下分裂天子之地至少征伐相繼而起而憲文武宣之世方鎮稍定則財用未嘗有所匱乏與今世無異至於齊蔡三晉各以數州之地養數萬之兵內以抗衡京師外以備禦鄰敵綽然有餘亦不如今之將師仰給於大農也夫法與唐內地多於唐費不用若唐之多而府庫之蓄無以大相過者何也其必有能辦之

問方今天下患於兵多故銷兵之說人人知之然獨求覩夫兵少之爲患也方今天下患於財少故求財之術人人講之然獨未覩夫多財之爲累也夫銷兵之患有甚於兵多而多財之累有甚於財少衆人知

目前之利而不爲歲月之計故儒者非之儒者操根本之論而不救急切之害故衆人遷之今將救目前之病使兵多財少之患去全歲月之計使兵少財多之弊不見其將何道而可

問舜受天下於堯故郊嘗宗堯不敢廢堯之祀禹受天下於舜而其郊宗皆其祖考夫推舜之心以及於禹則禹必將蒸祀堯舜而後可今也不然不獨廢堯而且忘舜何也夫受其成業而黜其祀雖少恩者不爲而謂禹行之乎其故安在

問古之言治者必曰禮樂禮樂之於人譬如飲食未有一日而不相從者故士之閑居無故不去琴瑟行則有佩玉之音登車則有和鸞之節身蹈於禮而耳屬於樂如此而後邪辟不至蓋自秦漢以來士大夫不師古始然其朝廷鄉黨之間起居飲食之際亦未嘗無禮而樂獨盡廢士有終年未嘗聞樂而不知其非者於是而有以疑樂之可去而以古人爲非矣不然請言樂之不立而士之所以不如古者安在

問西漢自孝武之後崇尚儒術至於哀平百餘年間士之以儒生進用功業志氣可紀於世者不過三四而武夫文吏皆著飾當世其業與儒者遠甚及至東

漢雖光武兵革之後而儒者遂顯其後世道凌遲其所以扶危持顛皆出於學者而他人不與夫兩漢之用儒其實無以相過而士之優劣相遠如此何也

問古者建國設官分職以爲政本近代因循雜亂無復統紀朝廷深惟其弊推本宗周旁撫宇文氏以易其制惟周官分建六職各帥其屬以治百事仰以奉天地鬼神外以御諸侯四夷下以治士農工商至於草木鳥獸無不咸在可謂備矣宇文氏雖參考其舊以命庶工而典籍亡逸不可究知其兵戎之官多設於六卿之外今將遠法宗周則宇文之遺法固將在所去取然則九官之以武事設者當領於六官耶其亦將特設而後可也

問周官三百六千所以治王之畿內也其畿外諸侯國自有官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亦皆有屬以治其事是以六官之屬足以治畿內而止矣今四方郡縣自一介之吏該命於朝廷則六官之外常得羨吏以典其職以階易官蓋出於此然而設階之法始於散官而散官之興近自魏晉因魏晉之遺俗以間三代之舊典竊以爲未盡也其將何脩而後可以復三代之故也哉

問古者取士於鄉而養之於學觀其德行道藝而進之以官故其得人也全今也雖鄉取而學養之然其試之也獨取其藝而德行之舉不復並立凡今之士雖有內懷德義而無藝以自將則不免廢於有司故其得人也偏今將略其藝文而取其行義凡科舉之法所以杜請謁而絕情故者一切盡廢則奔競朋黨之風必扇於下豈古之學校遂不可復耶其具論之千篇

問古者兵出於民而兵戰以車馬介冑皆民力也民之於兵可謂勞矣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鋤穰錢鑄之人而驅之以干戈之事民之於兵可謂踈矣然而古者以甚勞之民用至踈之兵而民以爲安四夷賓服其故何也近世兵民既分凡兵之器用皆給於官且募教戰不擇四時民可謂逸而兵可謂習矣然其所以安萬民而威四夷者亦何以遠過於古若夫正兵既練而又兼連伍保之兵民兵既設而不試以征伐之事此又今世之新意者所以勤兵裕民者可謂至矣至於異同待失之辨其詳著于千篇

問古者爲貨泉以權物之輕重今所在鑄錢數日益多制日益少可謂錢輕矣然而金帛米粟買日益賤

而錢之行於市者日益少有錢重之弊夫當重者反輕而當輕者反重其說安在將校其失其術何以

問孔子與老子同時孔子以禮樂教人而老子以清淨無爲爲宗孔子蓋嘗問禮於老子未有一言非之者夫孔老老同道者或後世孟軻韓愈皆學於孔子然孟子之於楊朱墨翟韓子之於浮屠氏皆訟言攻之疎之如仇讎夫韓孟之賢不過於孔子而楊朱浮屠之害無異於老子或釋而不問或排而不置其說安在

問漢武帝攘却四夷拓地千里後世賴以爲強唐太宗誅滅胡虜兵不折比民不告病用兵之利前世無與爲比然而武帝之治安不若文景之多而太宗之功無補中國之治亂是以儒者終莫之善也夫儒者之說勝則帝王之武功沒世而無聞不世之功成則中國先受其害二者不可合弁然高宗之伐鬼方文王之征玁狁聖人有所不免則武帝太宗之功業其終不善於儒者何也

問河之爲害遠矣自漢已來東決則盡太山之麓西決則盡西山之趾凡二山之間數千里之地丘陵險阻河皆堙而平之存者無幾矣蓋禹之治水也以爲

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廓二渠以引其河自二渠之廢而河乃恣行不可備禦夫河決不東則西豫以二渠待之則雖決而有以受之乃不爲害此聖人之遺跡也今將訪而復之以待河之暴其可否何說

問韓非明老子而以刑名游說諸侯李斯師孫卿而以詐力事秦至於焚詩書殺儒士其終皆陷於大戮原其所學皆本於聖人而其所施設則鄉黨之士所不忍爲夫豈其學有以致之歟蓋老子孫卿其教之善雖弊不至於敗亂天下然則二子之學其所以失之而至此者何也學之不詳毫釐之差或致千里學士大夫可不辨之乎

問堯舜之德盛矣然孔子稱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何者世相近事相若而人情未遠也儒者常稱二帝三代雖其道德之隆世世師之至於禮樂刑政將以師之今世亦已難矣今自五代以上其文物政事之備未有若隋唐之善者自祖宗已來承前世之舊而施之於時亦未有若隋唐之多者也然其或因或革而當否存焉蓋亦有時異事異久遠而不可復者歟其亦有因習俗而重改作可復而未暇者歟其相



與講習而著其宜焉

問古者有罪不免於刑失誤有贖親賢有議青灾有赦未聞有赦天下者也自漢以來赦始及天下而言政者病之蓋成周之隆成康之際刑措不用而漢孝文唐太宗之盛天下斷獄歲不過數十當此之時雖有赦何所施之後世法令滋章而姦究不禁刑之不能正而赦之不能救數赦則民坑於法而不赦則上所不忍其將何施而可

問三代以田養民而取之以什一其民盡力於耕則足以自養上之人以時平其政令而民受其賜既已厚矣自戰國之禍田制既壞賦法隨弊天下之民仰困於租稅而俯困於兼弁其害不可言矣是以漢自文景以來賜民田租孝弟力田鰥寡孤獨金帛布絮之奉歲時不絕考之於古則所謂惠而不知為政者也然自漢氏絕而復興其民思之不忘其恩澤之結於民豈不至哉惟三代仁政其紀綱法度既不可遽復而漢室賜予之惠府庫之積力有所不逮然則將以厚民其術安在

問三代聖人以禮樂治天下動容貌出詞氣遠巡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

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畢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為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為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行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歟及秦并天下風俗日惡不可復改雖漢唐之隆格之以商周之盛蓋已愧矣夫三代之間其民更桀紂之禍與戰國何異然聖人一出禮義復興天下和洽不若後世寂寥無聞獨何故歟宣帝王之道古今一變遂不可復反乎不然何漢唐之陋如此

問秦滅經籍漢興易詩書禮春秋復存而樂遂喪然自孔子弟子散亡天下學者爭立異說各尊所聞以相攻而聖人之道日以湮沒頃者朝廷患之掃除傳疏而著以新說天下庶幾由此以識聖人之遺意然易詩書禮皆立學官春秋雖不用而其書亦不廢惟大樂淪棄漫滅無文無所考信嗚呼士生於今去聖文遠師法不傳幸明天子慨然深歎遺墜而興之而六經不備豈不闕甚矣哉意者求之它書惟其端而究其末引而伸之猶可得而觀也請誦其所取焉  
問漢收河南地兵不再薦唐復河隴未嘗用兵今朝

廷兵甲之精卒伍之練蓋近世所未有也是以收洮  
泯略蘭會大功既遂四夷震疊有志之士蓋以心馳  
於燕薊之兆矣夫能稼而能穡所以爲良農也能獲  
而能烹所以爲善獵也故夫拓國而安邊唐漢之間  
必有良策焉其試言之

私試武學策問二首

問古之善戰者必以兩擊一既爲之正又爲之奇故  
我之受敵者一而敵之受敵者二我一而敵二則我  
佚而敵勞以佚擊勞故曰三軍之衆可以使之必受  
敵而無敗自唐季以來古之陣法遺散而不講今世  
用兵之將置陣而不知奇正夫置陣而不知奇正猶  
作樂而不用五聲飪食而不用五味宮竭而商不繼  
其窮而酸不輔一變而蓋矣不可復用也今將推古  
法求奇正之意而施之行陣其亦可得歟兵法曰先  
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又曰奇亦爲正之正而正亦  
爲奇之奇所謂奇正者將合爲一陣歟將離爲二陣  
歟學者所辨之

問古稱淮陰候善用兵然觀其所以勝者亦若有天  
幸焉淮陰之攻趙也廣武君請以輕兵絕其饒道而  
堅壁以老其師其攻齊也人或說龍且以相持不戰

而陰招齊之亡城此二計者淮陰實難之幸其計之  
不用是以能克然而使此計誠行淮陰豈坐受縛者  
耶其必有以待之請言其說

樂城集卷第二十

樂城卷第二十一

上皇帝書一首

熙寧二年三月日具位臣蘇轍謹冒萬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官至跡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  
惟雖其勢不當進至言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  
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  
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羣議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  
感激思有以報爲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  
下將大有爲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效竊  
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  
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  
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爲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  
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爲之則  
先後並廢書曰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  
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  
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  
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爲  
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蕘而不治不若不由也思遠  
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  
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

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  
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強求而不  
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  
陛下施設之萬一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  
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  
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爲陛下深言之伏  
惟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  
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  
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  
之矣夫以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  
無爲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年於茲而治  
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  
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沉離  
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  
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  
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  
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  
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  
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  
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

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荐飢苟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絲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為憂以為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復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致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暮年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為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繕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為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徒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為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為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効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蓋善為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

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償登坂嶮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乎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嶮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為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為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為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為守令入以為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

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耻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紆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窘則懣亂懣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嶮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修絮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

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便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創乎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被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勦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綬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

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  
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  
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  
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  
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  
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  
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  
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  
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  
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  
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  
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鈎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  
當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  
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  
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  
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  
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  
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  
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矣俗召然而速  
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世危

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  
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  
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  
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  
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  
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義其  
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義其爲怨也  
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  
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  
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棄其  
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又  
而不得遷去官者又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  
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  
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將  
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  
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  
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以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  
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  
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  
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

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  
賊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  
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  
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  
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  
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  
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  
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況  
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  
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  
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  
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之陛下厲精而察  
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賊罪  
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  
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  
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  
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  
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  
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  
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

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  
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  
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  
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  
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  
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  
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  
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剝未有不以此自解  
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  
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  
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  
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  
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  
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  
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  
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瑤韓  
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宋  
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  
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  
關市之征統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

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矧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圍刺其陰計而効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人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關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籍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旣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恐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

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謀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旣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情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羗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士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



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邑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官室不能受無親疎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孫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疎貴賤爲差以次<sup>出</sup>使得<sup>然</sup>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祿秩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sup>以</sup>按察

持之以察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効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此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嘗之祿尊之以其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實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復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彙雖宗室誰敢覲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觀

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歛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望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漕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一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舡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舡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瀟江之民以其舡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責責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

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西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屬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

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畧擇任賢後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治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是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好同而惡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噪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

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旣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避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書

樂城集卷第二十二

書十首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  
 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  
 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  
 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踈蕩頗有奇氣此二  
 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  
 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  
 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  
 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  
 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  
 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泱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  
 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  
 之高比顧黃河之奔流既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  
 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  
 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廣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  
 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備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  
 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

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  
 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  
 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高  
 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  
 以為未見大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  
 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  
 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  
 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  
 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  
 之又幸矣

上昭文富丞相書

轍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天子一命之爵飢  
 寒窮困之憂不至於心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其  
 所任職不過簿書米鹽之間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  
 盡方其閑居不勝思慮之多不忍自棄以為天子寬  
 惠與天下無所忌諱而轍不於其強壯閑暇之時早  
 有所發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恭惟天子設制策  
 之科將以待天下豪俊魁壘之人是以轍不自量而  
 自與於此蓋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來以至於今世  
 其所論述亦已畧備矣而猶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

帝正豈必多才而自爲之爲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慢易而足以吞項氏之強漢文皇帝之寬厚長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姦詐何者任人而人爲之用也是以不勞而功成至於武帝材力有餘聰明睿智過於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而不遂何者不委之人而自爲用也由此觀之則夫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竊惟當今天下之人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誰推之公卿之聞而最爲有功列之士民之上而最爲有德播之夷狄之域而最爲有勇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誰而明公實爲宰相則夫吾君之所以爲君之事蓋已畢矣古之聖人高拱無爲而望夫百世之後以爲明主賢君者蓋亦如是而可也然而天下之未治則果誰耶下而求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則曰非我責明公之立於此也其又將何辭嗟夫蓋亦嘗有以秦越人之事說明公者歟昔者秦越人以醫聞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爲命越人不在則有病而死者莫不自以爲吾病之非真病而死之非真死也它日有病者焉遇越人而屬之曰吾捐身以予子子自爲子之才治之而無爲我治之也越人曰嗟夫難

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治之則傷子之四支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而畏是二者夫傷子之四支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天下以我爲不工而病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爲非醫此二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既而見其人其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醫之醫歟今夫非醫之醫者有所冒行而不顧是以能應變於無窮今子守法審微而用意於萬全者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天下之事急之則喪緩之則得而過緩則無及孔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知而過之者則是道之果難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夫世之愛其爵祿而不忍以其身嘗試於艱難也故其上之人奮不過顧以博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在下者亦不敢自愛叫號紛訟以攻許其上之短是二者可謂實於天下之士矣而猶未免爲不知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爲安天下之人自重其發之爲重君子之勢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則是猶匹夫之亮耳伏自明公執政於今五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而日聞敦厚之聲意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猶有越人之病也輒讀三國志

嘗見曹公與袁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紹兵百倍於公公畫地而與之相守半年而紹不得戰則公之勝形已可見矣而又決意者顧萬全之過耳夫事有不同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豈亦此之故歟明公其畧思其說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不宜鞅再拜

上曹叅政書

鞅聞之士不更變不可與圖遠新勝之家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始若可喜而終不可又昔者鞅讀書至秦誓而得之曰昔者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遠我尚不欲夫昔之爲此言者蓋亦已知之矣孟明孫西乞術白乙丙此三人者秦之豪俊有決之士而百里奚蹇叔子此秦之所謂老嫗而不武者也慢公欲襲鄭孟明以爲可而蹇叔以爲不可則蹇叔之說無乃遠於事情而近於怯哉然而要其成敗得失之終而責其思慮之長短則蹇叔不可謂迂而孟明不可謂是也故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

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嗟夫穆公至此而後知蹇叔之非庸人歟今夫立於百官之上而宰天下之事者亦何以其他技爲哉溫良博愛而能容天下之士斯可矣性者鞅之東遊而明公適爲京兆當此之時明公之聲上震於朝廷而下懾於閭里行道之人爲之不敢妄視盜賊屏息而不作可謂才有餘矣然至於參決大政而日韜其光務爲敦厚不欲以才蓋天下上承二公下拊百官周旋揖讓而士大夫莫不雍容和穆以相與也嗟夫明公何以及此哉鞅西蜀之匹夫往年偶以進士得與一命之爵今將爲吏峭黽之間閑居無事聞天子舉直言之士而世之君子以其山林朴野之人不知朝廷之忌諱其中無所隱蔽故以應詔而鞅也復不自度量而盲當世之事亦不敢爲莽鹵不詳之說其言語文章雖無以過人而其所論說乃有矯拂切直之過竊獨悲古者深言之人遭時之不祥一有所觸而其言不復見錄於世方今羣公在朝以君子長者自處而優容天下彥聖有技之士士之有言者可以安意肆志而無患然後知士之生於今者之爲幸而鞅亦幸者之一人也素所爲文家貧不能盡致有歷代論十二篇上自三

王而下至於五代治亂興衰之際可以槩見於此觀其畧可也

上兩制諸公書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辯後世工巧組  
織鑽研離析之學蓋嘗喟然大息以為聖人之道譬  
如山海藪澤之與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  
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為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  
輸共工且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為楹  
小者以為桶圓者以為輪挺者以為軸長者覆雲霓  
短者蔽牛馬大者擁丘陵小者伏葦菴艾夷蹶取皆  
自以為盡山林之奇怪矣而獵夫魚師結網聚餌左  
強弓右毒矢陸攻則斃象犀水伐則執蛟鮪熊羆虎  
豹之皮毛龜龜犀兕之骨革上盡飛鳥下及走獸昆  
蟲之類紛紛籍籍折翅捩足鱗鬣委頓縱橫滿前肉  
登鼎俎膏潤砧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  
珠之工隨候夜光間以類玳瑁落的嚙充滿其家求  
金之工輝赫晃蕩鏗鏘交戛遍為天下冠冕佩帶飲  
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為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  
藏終滿而莫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游者  
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

從之周旋奔走遂於宋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  
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  
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  
之下而至於邾奚孔忠公西與公西蒧此數子者門  
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  
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  
之不詳乃竊以為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楚之  
類又以倡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  
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揚朱墨翟莊周鄒衍  
田駢慎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  
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陂荆棘茨棘踐躑躅絕求  
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蒺藜蹈崖谷崎嶇  
繚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為已之得之也轍  
嘗怪古之聖人既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  
著之六經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  
之疑惑使之一見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  
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  
怒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  
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蓋亦如是而  
已而世之說者王氏韓氏至於老子之虛無京房焦

貢至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  
燕樂之際極歡極感而不違於道而言五際子午卯  
酉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呼俞嗟歎有以深  
感天下而論其費誓秦誓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  
知後世之至此極歟其意以爲後之學者無所據依  
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爲六經而使之求之蓋又  
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爲明著其說使天下各  
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  
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  
其小者夫使仁者効其仁智者効其智大者惟明其  
大而不遺其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  
才而盡其力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下將有終  
身校其說而無勦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  
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  
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疏之學橫放於天下由是學  
者愈怠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  
說者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而辨其是非論其可否  
推其精粗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  
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  
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

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轍之始學也  
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傳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  
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  
其傳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旣長  
乃觀百家之書從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  
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徧觀乎百家而不亂  
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  
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閒而入於其中雖楊雄尚  
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爲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  
心者知人之弱子幼第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  
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  
之而不能蕩談詞犯之而不能詐爵祿不能使之驕  
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閉於閨闈之中兀然  
頽然而曰知道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爲也  
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  
連降忘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真仲夷逸隱居放言  
身中清廢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  
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爲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  
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



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  
顏氏子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爲  
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  
召之役之爲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  
知其道而已今轍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  
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汎觀天下  
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  
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  
求直言之士而轍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  
不肖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詔之末  
伏惟執事方今之備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  
服聲華之所耀孰不欲一見以効薄技於左右夫其  
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  
敢復以爲獻姑述其所以爲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上劉長安書

轍聞之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  
高則必趨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於深山向  
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栢生於高岡散柯  
布葉而草木爲之不殖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  
也故夫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絕則失衆才高者身

之累也勢異若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  
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  
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  
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其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  
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  
也不若其素與之之爲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  
反是以爲天下之棄人也以伯夷之不吾屑而棄伯  
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潔清而不屑天下  
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  
何者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  
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  
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失天下  
之士轍已畧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  
於此有所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及聞執事之  
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士之進於  
前者莫不振栗而自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  
逡巡而自愧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轍願執事有  
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見  
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甚甚

答徐州陳師仲書二首

轍白陳君足下去年轍從家兄遊徐州君兄弟始以客來見一揖而退漠然不知君之胷中也既而問之君之鄉人君力學行義不妄交遊既已中心異之及來南京又辱以所爲文爲贈讀之翛然以清追慕古人而無意於世俗心雖愛之然亦憂君之是以困於今世也今年春君西遊謀所以葬先子於朋友既而東歸貧不克舉書來告曰將改卜七月且問所以爲葬嗟夫轍固知君之至於此也以若所爲行求令之人則其困也固宜雖然子而固子之守盡子之有歛手足形還葬此則曾子之所以葬其親也而何病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有欲救之心而力不贍愧實在我而子何病今既七月矣惟自勉以禮不宜轍白

又

蒙惠書論詩許以五百篇爲惠既知所從學詩之人又知所以作詩之意五百篇雖未至然見此書已與見詩無異矣應掾吉迫於解舟有書不能盡取即此詩是耶轍少好爲詩與家兄子瞻所爲多少畧相若也子瞻既已得罪轍亦不復作詩然今世士大夫亦自不喜爲詩以詩名世者蓋無幾人間有作者充足貴也故僕每得其所爲輒諷咏終日譬如新病啗人

口不復歌聞有歌者猶能手足舞蹈以自慰釋足下尚能以五百篇見惠耶苟有以慰我不必矜自口出也

答黃庭堅書

轍之不肯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轍與魯直勇氏公擇相知不踈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又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懇數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爲愧恨可量也自廢棄以來頽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轍之愛魯直無異也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以爲恨也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酒裕康以琴阮無酒裕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獨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政其樂此孔子所以嘆其不可及也今魯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無耶漸寒比日起居甚安惟以時自重

答徐州教授李昭記書

轍啓女夫王君適自徐還筠承賜以長書伏讀愧歎無以為喻自惟愚拙加以罪廢平時學問捐棄不講譬如荒畦敗圃草棘狼籍雖追惟疇昔耘耜之勤欲從容遊步其間而亦愀然自嫌不欲真足况夫邇都大邑之人遍觀天下之巨麗心目廣大物難稱愜乃欲遊目縱覽究其有無豈有不嘻笑者哉伏惟君侯壯年篤學才節茂美文章雋發何意過聽如此然聞王君言出入學中逾年稍知旨趣所詰蓋耽悅至道忽忘世味每有超然絕俗之意聞轍被罪以來自知鄙陋歸耕之計慮之已熟不啓其故遽以知道許之夫古之所謂知道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夫豈如轍困躓而謀安者耶若夫收其精以治身而斥其土直以惠天下此君侯之所當學也而亦何取於轍哉辱賜之厚不知所報謹奉啓陳謝伏惟照察不宣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轍竊見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墳在公所治郡新建縣西山鷲岡原徐公沒於淳化辛卯迄今九十四年公無子故人奉新胡克順葬之胡氏昔為大家克順墓公高義春秋時祀頃未嘗廢自克順死胡氏衰公之墳域荒蕪不治蓋有年矣聞自述歲民間利其林木

至訟而爭之公所葬地本其先塋公家既無子孫契券亡失官遂籍沒其地伐其松栢以治屋宇行道知之往往為之掩泣竊惟南唐舊臣如公之比蓋無一二方陳覺馮延魯愚弄其主擅興甲兵喪師蹙國時無一人敢非之者公獨與韓熙載力陳其姦卒致其罪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間不為身計義動中國至今稱之蓋公之大節落落如此雖使千載之後猶當推求遺迹以勸後來今沒未百年棄而不錄仁人君子豈其然哉伏惟明公家本先聖先中丞忠義慷慨氣節凜然公行亦大方直繼前烈如徐公董人譬之草木臭味不遠儻蒙矜念使孤墳遺魄不至侵暴祭祀稍存樵米不犯不惟南方十人拭目傾心將天下義士知有所勸轍言非所職干冒高明不勝載越

樂城集卷第二十三

記九首

筠州聖祖殿記

維周制天下邑立后稷祠而唐禮州祀老子蓋二祖之德光配天地充塞海寓凡有社有民不可以弗饗既以為民祈福俾雨露之施無有遠邇亦以一民之望使知飲食作息皆上之賜粵維我聖祖功緒未遠肇自皇世超絕周唐逾千萬年威神在天靈德在下祥符癸丑實始詔四方萬國咸建祠宮立位設像歲時朝謁因周唐之故以教民順筠故附庸豫章列為成國維近匪遠吏民朴陋野不達禮承命不綱因仍故宮即其東廂以建神位凡進見之禮稽首東嚮更六十有九年弗革弗新元豐三年二月臣維瞻受命作守始至伏謁惕然不寧既視事遂以言於朝度其官之東得隙土南北十有二筵東西九筵伐木於九峯迨遙之山四年八月始店工九月而告成耽耽其堂殖殖其庭神來顧享民以祇肅臣輟適以譏來睹其終始乃拜手稽首為詩六章章八句刻之祠廷之石詩曰

高安在南分自豫章重山復江魚鳥之鄉俗野不文

吏亦怠荒禮失不知習為舊常於穆聖祖宅神皇極降鑒在下子孫千億羽衣玉佩旗纛旄節魏魏煌煌秩祀萬國如日在天靡國不臨筠雖小邦其有不飲東廡西嚮誰皆營之民昏不知神以不懷深山之閒野水之濱禮樂聲明孰見孰聞祖廟之嚴君臣則存失而不圖民以罔觀毛侯始來其則有意匪民之愚禮教實墜章聞于朝帝曰俞哉弗改弗管何以示民九峯之杉迨迨之栴易直且修弗斲而堪新堂有嚴四星在南朝廷之儀萬民所祇

齊州閔子祠堂記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耄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庀工為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簋豆有列儻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

貢舟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為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茫不知其邊即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債觸蛟蜃而不驚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二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上高縣學記

古者以學為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納之膠庠示之以詩書禮樂誦而熟之既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

子兄弟故三代之間養老饗賓聽訟受成獻賦無不由學習其耳目而和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瀆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非獨於學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為政而教民不犯者也故其稱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蓋古之君子正顏色動容貌出詞氣從容禮樂之間未嘗以力加其民民觀而化之以不逆其上其所以藏身之固如此至於後世不然廢禮而任法以鞭朴刀鋸力勝其下有一不順常以身較之民於是始悍然不服而上之人親受其病而古之所以藏身之術亡矣子游為武城宰以弦歌為政曰吾聞之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使武城之人其君子愛人而不害其小人易使而不違則子游之政豈不綽然有餘裕哉上高筠之小邑介於山林之間民不知學而縣亦無學以詔民縣令李君懷道始至思所以導民乃謀建學宮縣人知其令之將教之也亦相帥出力以繕其事不逾年而學以具奠享有堂講勸有位退習有齋膳浴有舍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人於是李君之政不苛而民肅賦彼獄訟不諉其府李君喜學之成而樂民之不犯知其為學之力也求記

其事告後以不廢千亦嘉李君之爲邑有古之道其所以得於民者非復世俗之吏也故爲書其實且以志上高有學之始元豐五年三月二十日眉山蘇轍記

### 京西非路轉運使題名記

惟京西於諸路地大且近西舉鞏洛北兼鄆滑南收陳許蔡汝唐鄧申息胡沈浸淫秦楚之交翕引河汴營阻淮漢出入數千里土廣而民淳鬪訟簡少盜賊希闕外無蠻夷疆場之虞內無兵屯饋餉之勞爲吏者常閒暇無事然其壤地瘠薄多曠而不耕戶口寡少多惰而不力故租賦之入於他路爲最貧每歲均南饋北短長相補以給軍吏之奉故轉運使之職於它路爲最急雖然事止於自治而無外憂財止於自足而無外奉則雖貧而可以爲富雖急而可以爲佚也熙寧之初朝廷始新政令其細布在州縣而其要領轉運使無所不總政新則吏有不知事遽則人有不辦當是時也轉運使奔走於外容度於內日不遑食由是京西始判而鄭滑弁於畿內自某某若干州爲南自某某若干州爲北南治襄陽北治洛陽殿中丞陳君知儉自始更制而提舉常平旣而爲轉運判

官復爲副使以領北道始終勞瘁真功最力將刻名於石以貽厥後而顧瞻前人泚焉未紀乃按典籍以求遺故自開寶以來得若干人而君之祖考伯父三人在焉嗚呼盛哉夫若干人者遠矣其詳不可得而知然其遺風餘澤故老猶有能道之者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若夫政之去取地之合離與其人之在是者後世將有考焉是以具載於此熙寧六年十月日記

### 齊州濼源石橋記

濼水之源發於城之西南山下北流爲埭其淺可揭城之西門跨而爲橋自京師走海上者皆道於其上每歲霖雨南山水潦暴作匯於城下橋不能支輒敗熙寧六年七月不雨明年夏六月乃雨淫潦繼作橋遂大壞知歷城施君辯言於府曰水歲爲橋害請爲石橋以紓其役距城之東十五里有廢河敗堰焉其棄石鐵可取以爲用府用其言以告轉運使得錢二十七萬以具工廩之費取石於山取鐵於府取力於兵自九月至十一月而橋成民不知焉三跌二門安如丘陵驚流循道不復爲虛方其未成也太守李公日至於城上視其工之良窳與其役之勞佚而勸相

之知歷城施君實具其材兵馬都監張君用晦實董其事橋之南五里有大溝焉屬於四澗以殺暴水之怒久廢不治於是疏其埋塞築其缺而完之橋之西二十步有溝焉居民裴氏以石墜之而屋於其上水不得洩則橋受其害亦使去之皆如其舊而止又明年水復至橋遂無患從事蘇轍言曰橋之役雖小也然異時郡縣之役其利與民共者其費得量取於民法令寬簡故其功易成今法嚴於卹民一切仰給於官官不能盡辦郡縣欲有所建其功比舊實難非李公之老於爲政與二君之敏於臨事橋將不就夫橋之役雖小然其勞且難成於舊則倍不可不記也遂爲之記

光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古之循吏因民而施政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興其所欲而廢其所患苦順其風俗之宜而吾無作焉故文翁治蜀立之學官龔遂治渤海督之耕牛衛颯治桂陽教之嫁娶次充代颯誨之織履此四人者非其強民也民之所欲而莫爲之勸盼盼相視不能以致非得賢長吏以時挈持而振理之使之得其所願以相生養則民至老死不見風俗之備然而蜀之

學官施於齊魯之邦則玩渤海之耕牛試於邠郇之野則厭衛之嫁娶次之織履行之華夏之國亦未免於非且笑也故爲治者亦觀其俗乘其時使民宜之蓋無所必爲亦無所必置也弋陽郡居長淮之西地僻而事少田良而民富朝散大夫彭城曹公受命作守因俗爲政安而不擾誅其豪強而佑其善良民化服之始至訪其士民間所欲爲咸曰吾郡旣庶且富所不足者非財也而浮屠老子之官室貌象庠陋廢圯民不信嚮父兄竊議以不若四鄰爲愧而莫或先也公曰是無難也民所不欲吾不敢爲苟誠欲之不成非患也乃召其徒而語之故民勸其令相帥從事不三年而有成天慶道士治三清北極聖祖諸殿清淨嚴肅朝謁有所而開元僧明偕新其大殿趨功勩力先告工具棟楹峻峙瓦甍緻密爲佛菩薩衆像尊嚴盛麗儼若在世士女和會耄孺咸喜稽首祈福如慰如慕蓋殿始作於至道丙申而復新於元豐癸亥中間寂寥八十八年然後民獲就其志嗚呼循吏之踈闕而政之難成其又如此明偕知民之悅故以告於公請記其事而刻諸石公以書來屬余考之循吏傳以爲當書故記之不辭五月初五日記

筠州聖壽院法堂記

高安郡本豫章之屬邑居溪山之間四方舟車之所不由水有蛟蜃野有虎豹其人稼穡漁獵其利糧稻竹箭梗柗茶楮民富而無事然以其嶮且遠也士之行乎當時者不至於其間元豐三年余以罪遷焉既至幸其風氣之和飲食之良飽食而安居忽焉不知嶮遠之爲患然以有罪故法不得釋官而遊間獨取郡之圖書考其風俗人物之舊然後信其宜爲余之居也昔東晉太寧之間道士許遜與其徒十有二人散居山中能以術救民疾苦民尊而化之至今道士比它州爲多至於婦人孺子亦喜爲道士服唐儀鳳中六祖以佛法化嶺南再傳而焉祖興於江西於是洞山有价黃蘗有運真如有愚九峯有虔五峯有觀高安雖小邦而五道場在焉則諸方遊談之僧接迹於其地至於以禪名精舍者二十有四此二者皆他方之所無子乃以罪故得燕而有之余既少而多病壯而多難行年四十有二而視聽衰耗志氣消竭夫多病則與學道者宜多難行與學禪者宜既與其徒出入相從於是吐故納新引挽屈伸而病以少安照子諸妄還復本性而憂以自去洒然不知網罟之在

前與桎梏之在身孰知夫嶮遠之不爲予安而泥徙之不爲子幸也哉然郡之諸山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皆非余所得往獨聖壽者近在城東南隅每事之間輒往遊焉其僧省聰本綿竹人少治講說晚得法於浙西本禪師聽其言壺壺不劫郡人有吳智訥者治生有餘輒盡之於佛既爲僧堂之後室又爲聰治其法堂皆極壯麗凡材斲金漆皆具於智訥堂成聰以余遊之亟也求余爲記余亦喜聰之能以其法助余也遂爲記其略四年六月十七日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嶮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雙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任峯陞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一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惠遷謁余於高安



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惠遷能以其勤力新之完壯邃審非復其舊願為文以志之余聞之求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求然使其飲食得充衣服得完居處得安於以求道而無外擾則其為道也輕此古之達者所以必因山林築室廬蓄蔬米以待四方之遊者而二遷之所以實力而不懈也夫士居於塵垢之中紛紜之變日遽於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況乎深山之崖野水之垠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榮辱不接於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騁驚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沒齒余知其無以死也苟一日聞道雖即死無餘事矣故余因二遷之意而以告其來者夫豈無人乎哉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陽蘇不記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錢塘有大法師曰辯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吳越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師忻然捨去不以爲恨吳越之人涕泣而從之者如歸市天竺之衆分散四去事聞於朝明年俾復其舊

師黽俛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爭出其力以成就廢缺衆復大集無幾何師告其衆曰吾雖未嘗爭也不幸而立於爭地又居而不去使人以已是非彼非沙門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汝舍我我將老於是言已策杖而往以茅竹自覆聲動吳越人後致其所有饒嶮埤築室而奉之不期年而荒榛巖石之間臺觀飛湧丹堊炳煥如天帝釋官師自是謝事不復出入高郵秦觀太虛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潛師參寥告予爲記予聞之師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鳴如千石鐘來不失時如滄海潮故人以辯名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嘿終日葉落根榮如冬枯木風止波定如古澗水故人以訥名之雖然此非師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垢不淨不辯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樂其出而高其退喜其辯而貴其訥此衆人意也則其以名齋也亦宜系之以詞曰

以辯見我 既非見我 以訥見我 亦幾於妄  
有叩而應 時止而止 非辯非訥 如如不動  
諸佛既然 我亦如是

樂城集卷第二十三

樂城集卷第二十四

記九首

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茂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涪水患尤甚既至弊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畝斜補其圯缺闢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于一畫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且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性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任然抱關擊析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若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繫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

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通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爲大與生死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汗晞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樂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學得去獨幸歲月之乂世或哀而憐之不得歸休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爲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眉陽蘇轍記

武昌九曲亭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坡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蔽松樾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構徜徉而止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

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  
濟安三年不知其父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栢之間  
羊腸九曲而獲小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  
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騰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  
皆放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  
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  
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  
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  
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  
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  
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為之悵然後日  
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花卉拾澗實酌水  
而飲之見者以為為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  
為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  
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  
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  
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王氏清虛堂記

王君定國為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環奇瑰瑛  
之觀後有竹林陰森水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

之曰清虛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  
詠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遊於其堂者蕭  
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  
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為清虛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  
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為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為  
虛故清者以濁為汙而虛者以實為礙然而皆非物  
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  
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  
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  
王君生於世族棄其綺紈青梁之習而跌蕩於圖書  
翰墨之園沉酣縱恣洒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盧褚  
顏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雜然前陳贖之  
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與世俗遠  
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  
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  
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黜去外累而獨求諸  
內意其有真清虛者在焉而未之見也王君浮沉京  
既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達遠鶩  
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  
得於是矣熙寧十年正月八日記

吳氏浩然堂記

新喻吳君志學而工詩家有山林之樂隱居不仕名其堂曰浩然曰孟不吾師也其稱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竊喜焉而不知其說請爲我言其故余應之曰子居於江亦嘗觀於江乎秋兩時至溝澮盈滿衆水既發合而爲一汪濊淫溢充塞坑谷然後滂洋東流茂洲渚乘丘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折觸石而石隕浩然物莫能支子嘗試考之彼何以若此浩然也哉今夫水無求於深無意於行得高而渟得下而流忘已而因物不爲易勇不爲嶮怯故其發也浩然放乎四海古之君子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內無待乎外其中黃濊與天地相終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屈臨乎死生得失而不懼蓋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今余將登子之堂舉酒相屬擊槁木而歌徜徉乎萬物之外子信以爲能浩然矣乎元豐四年七月九日眉山蘇轍記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

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州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騫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譴爲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

絕整長林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觀其爲快也哉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趙郡蘇轍記

黃州師中庵記

師中姓任氏諱似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友人也故余知其爲人嘗通守齊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齊安之人知其爲吏師中平生好讀書通達大義而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故其爲吏通而不流猛而不暴所至吏民畏而安之不能欺也始爲新息令知其民之愛之買田而居新息之人亦曰此吾故君也相與事之不替及來齊安常游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以譴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於任公亭之西爲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子將館於是明年三月師中沒於遂州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庵蓋師中之去於是十餘年矣夫吏之於民有取而無子有罰而無恩去而民忘之不知所怨蓋已爲善吏矣而師中獨能使民思之於十年之後哭之皆失聲此豈徒然者哉朱仲卿爲桐鄉嗇夫有德於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知桐鄉

民旣而桐鄉祠之不絕今師中生而家於新息沒而齊安之人爲亭與庵以待之使死而有知師中其將往來於新息齊安之閒乎余不得而知也元豐四年十二月日眉山蘇轍記

南康直節堂記

南康太守聽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鉅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凜然如五卿大夫高冠長劍立於王庭有不可犯之色望始爲軍六曹吏所居杉之陰府史之所蹲伏而簿書之所填委莫知貴也君見而憐之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夫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栢之堅皆不免於此惟杉能逐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宇者與竹栢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溫良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爲瞰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觀其所說而其爲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堂成君以客飲於堂上客醉而歌曰吾欲爲曲爲曲必屈曲可爲乎吾欲爲直爲直必折直可爲乎

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何布華安而不危乎清風吹衣飛雪滿庭顏色不變君來燕嬉乎封植灌溉剪伐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廬山之民升堂見杉懷思其人其無已乎歌闕而罷元豐八年正月十四日眉山蘇轍記

洛陽李氏園池詩記

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家治園池築臺榭植草木以爲歲時遊觀之好其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高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瀝澗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其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囑青山下聽流水奇花脩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若夫李侯之園洛陽之所以一二數者也李氏家世名將大父濟州於太祖皇帝爲布衣之舊方用兵河東百戰百勝烈考寧州事章聖皇帝守雄州十有四年繕守備撫士卒精於用聞其功烈尤奇李侯以將家子結髮從仕歷踐父祖舊職勤勞慎密老而不懈實能世其家旣得謝居洛陽引水植竹求山谷之樂士大夫之在洛陽者皆喜從之遊蓋非獨爲其園也凡

將以講聞濟寧之餘烈而究觀祖宗用兵任將之遺意其方略遠矣故自朝之公卿皆因其園而贈之以詩凡若干篇仰以嘉其先人而俯以善其子孫則雖洛陽之多大家世族蓋未易以園囿相高也熙寧甲寅李侯之年旣八十有二矣而視聽不衰筋力益強日增治其園而往遊焉將列詩於石其子遵度官於濟南實從予遊以侯命求文以記予不得辭遂爲之書熙寧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記

太子少保趙公詩石記

高安太守朝請大夫毛公與資政叢大學士太子少保趙公里人也公始以老歸故鄉大夫適方家居與公出入相從爲山林之遊朝夕無間公好爲詩而大夫以詩自名遇其得意輒以詩相屬元豐三年大夫來守高安簿書期會非其意也問與客語有歸歎之歎曰要當從公於松石之間逍遙以忘吾老時又出公之詩以夸其坐人公詩清新律切筆迹勁麗蕭然如其爲人蓋老而益精不見衰憊之氣卒然觀之不知其旣老之爲也轍昔少年始見公於成都中見公於京師其容晬然以溫其氣肅然以清十年之間富貴煢煢談笑於廊廟而其所以爲公者湛然無毫髮

之異自不見公今又十餘年間而聞之公之鄉人見之公之詩書其風力骨格有加而無損亦與始見無異然後知公之所以過人者遠甚蓋人必有不可變者然皆汨沒於塵垢與物流轉而不返於是索然茫然而已大夫將刻公詩於石而屬轍為記

樂城集卷第二十五

墓表銘四首

伯父墓表

蘇氏自唐始家于眉閱五季皆不出仕蓋非獨蘇氏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于家為政于鄉皆莫肯仕者天禧中孫君堪始以進士舉未顯而亡士猶安其故莫利進取公於是時獨勤奮問學既冠中進士乙科及其為吏能據法以左右民所至號稱循良一鄉之人欣而慕之學者自是相繼輩出至于今仕者常數十百人處者常千數百人皆以公為稱首公諱渙始字公羣晚字文父曾大父諱祐妣李氏大父諱果妣宋氏考諱序以公登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妣史氏追封仙游蓬萊縣太君公少穎悟職方君自詭以家事使公得篤志于學其勤至手書司馬氏史記班氏漢書公雖少年而所與交遊皆一特長老文詞與之相上下天聖元年始就鄉賦通判州事蔣公堂就閱所為文嘆其工曰子第一人矣公曰有父兄在楊異宋輔與吾遊不願先之蔣公益以此賢公曰以子為三人以成子美名明年登科鄉人皆喜之近者百里不絕為鳳翔寶雞主簿以能選開寶

樂城集卷第二十四

監未幾移鳳州司法五蒙正爲鳳州以章獻太后姻家怙勢驕橫知公之賢屈意禮之以郡委公公雖以職事之而鄙其爲人家正嘗薦公于朝復以書抵要官論公可用公喻郡邸吏屏其奏而蔽其私書未幾蒙正敗士以此多公罷爲末康錄事參軍歲饑掌發廩粟民稱其均以太夫人憂去官起爲開封士曹雍立民有獄死者縣畏罪以疾苦告府遣吏治之閱數人不能究及公往遂直其寃夏人犯邊府當市民馬以益騎士尹以諉公馬盡得而民不擾以薦知鄆陵始至散蠶鹽吏不敢爲姦遂得其民歲大荒賊盜蜂起剽略父老驚怖相率請公自救公慰諭遣之而陰督吏士數日盡獲有兄殺弟而取其衣者弟偶不死與父皆訴之捕得公閱其窮而姦問之曰汝殺而弟知其不死而捨之者何兄喻公意曰弟死復生適有見者不敢再也由此得不死父子皆感泣及公去負任從之數千里通判閬州州苦衙前法壞爭者日至公爲立規約訟遂止雖爲政極寬而用法必當吏民畏而安之閬人鮮于侁少而好學篤行公禮之甚厚以備鄉舉侁以獲仕進其始爲吏公復以循吏許之侁仕至諫議大夫號爲名臣職方君自眉視公治喜其

能晉數月而歸會金洋兵亂閬人凶懼時方闕守公領州事陰爲之備而時卒寮吏登城縱酒民遂以安亂兵適亦敗散不及境還朝監裁造務未幾而職方君沒葬逾月芝生于墓木鄉人異焉服除選知祥符祥符多富貴家公均其繇賦而平其爭訟民便安之鄉書手張宗又爲姦利畏公託疾滿百日去而引其子爲代公曰書手法用三等入汝等第二不可宗素事權貴訴于府府爲符縣公杖之已而中貴人至府傳上旨以宗爲書手公據法不奉詔復一中貴人至曰必於法外與之公謂尹李絢曰一匹夫能亂法如此府亦不可爲矣公何不以縣不可故爭之絢愧公言明日入言之上曰此非吾意誰爲祥符今者絢以公對上稱善命內侍省推之蓋宗以賂請于温成之族不復窮治杖橋命者逐之一府皆震包孝肅公拯見公嘆曰君以一縣令能此賢於言事官遠矣公嘗出見一婦人弊衣負木顧曰此蘇士曹也公怪使人問之曰嘻我廖戶曹女流落爲人婢因泣下公惻然訪其主以錢贖之迎置縣空屋中擇婦人謹厚者視之廖君昔與公同爲府中掾公帥寮舊嫁之能知衛州未陽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爲盜公



察而疑之問尉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居人以敵公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為功尚何視佗人必此為姦訊之而伏佗日果得真盜衡人以公為神選知漣水軍未行會樞密副使孫公抃薦公擢提點利州路刑獄嘗行部至閬中民觀者如堵墻其童子皆相率環公揮之不去公謂之曰吾去此二十年矣爾何自識予皆對曰聞父祖道公為政家有公像祝公復來故爾公笑曰何至是公至逾年劾城固縣令一人妄殺人者一道震恐遂以無事嘉祐七年八月乙亥無疾暴卒吏民哭者皆失聲閬人聞之罷市相率為佛市中以報享年六十有二官都官郎中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後以二千登朝累贈太中大夫夫人楊氏累封玉城同安縣君公沒之明年六月庚辰卒治平二年二月戊申合葬于眉山末壽鄉高遷里生子三人不欺太子中舍監成都根料不疑承議郎通判嘉州公既沒相繼而亡季曰不危家居不求祿仕女四人長適進士楊薦次適進士王東美次適遂州節度推官任更李適宣德郎柳子文孫男十二人千乘千運千之千能千里千秋千經千傑千尋千億時暉女子十人曾孫男女十二

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好讀書老而不衰平居不治產業既沒無以葬善為詩得千餘篇題其編曰南麾退翁雜文書啓章奏若干卷記平生所泣歲月爵土一卷曰蘇氏懷章記其為吏長於律令而以仁愛為主故所至必治一時稱為吏師公沒二十七年不危狀公遺事以校公之從子轍曰先君既沒而二兄不淑惟小子僅存不特記錄又益散滅則不孝大矣轍生九年始識公于鄉其後見公于禮聞公之言記公之遺烈僅識其一二謹拜手稽首書于墓之碑曰轍幼與兄執侍伯父聞其言曰予少而讀書師不煩少長為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出遊於塗行中規矩入居室無惰容非獨吾爾也凡與吾遊者舉然不然轍為鄉所擯曰是何名為儒故當是時學者雖寡而不聞有過行自吾之東今將三十年歸視吾里弦歌之聲相聞儒服者於它州為多善矣爾曹才不逮人姑亦師吾之寡過為可也皆再拜曰謹受教及長觀公行事循循若無所為動以律令為師而見義輒發未嘗處人後政事審可為者力為之不疑鄭子產有言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公為政近之故其所至必有功其去必見思

思自諸父沒後生不聞老成之言無所師法而流於俗轍懼子弟之日怠也故記其所聞以警焉元祐三年歲次戊辰十二月朔日癸酉從子朝奉郎試尚書戶部侍郎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轍表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公諱奎之女也簡肅公事真宗朝所至以才名稱晚事仁宗爲叅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公剛毅守節事不苟隨朝廷賴之天下至今稱焉文忠公以文章名當世其風節尤峻蚤歲以言事不合流落于外仁宗亮其忠晚用之亦叅知政事仁宗英宗之際其所以綏靖朝廷者與丞相忠獻韓公相爲表裏蓋二公之功名士大夫舉知之夫人簡肅公之第四女母曰金城太夫人亦賢婦人也夫人高明清正而敏於事有父母之風及歸于歐陽氏治其家事文忠所以得盡力于朝而不恤其私者夫人之力也而世莫知之初簡肅見文忠公願以夫人歸焉未及而薨及文忠公貶夷陵令金城以簡肅之志嫁夫人于許州不數日從公南遷始韓國太夫人性剛嚴好禮夫人生于富貴方年二十從公涉江湖行萬里居小邑安于

窮陋未嘗有不足之色事韓國時其起居飲食寒溫節度未嘗少失其意雖寒鄉小家女有不能也夫人幼隨金城朝於禁中面賜冠帔及文忠爲樞密副使夫人入謝慈聖光獻太后一見識之曰夫人薛家女邪夫人進對明辯自是每入輒被顧問遇事陰有所補嘗待班於廊下內臣有乘間語及時事者意欲達之文忠夫人正色拒之曰此朝廷事婦人何預焉且公未嘗以國事語妻子也文忠既歸老頽上慈聖嘗幸集禧過其舊廬使人訪問夫人其後姻家有入禁中者慈聖猶使傳旨問勞文忠既薨夫人不御珠翠羅統服布素者十七年文忠平生不事家產事決於夫人率皆有法從文忠起艱難歷侍從登二府既薨盛衰之變備矣而其出入豐約皆有常度以韓國治家之法戒其諸婦以文忠行已大節厲其諸子而不責以富貴平居造次必以禮辭氣容止雖溫而莊未嘗疾言厲色而整衣冠正顏色雖寒暑疾病不改其度將終疾革言語如平日見諸子號泣曰吾年至此死其常也比爾等憂豈復預吾事邪其天性安於禮法恬於禍福如此享年七十有三元祐四年八月戊午終於京師十一月甲申祔於文忠之塋夫人始以

文忠貴封壽安縣君入遷爲仁壽郡夫人復以其子  
三遷封安康郡太夫人子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少府  
監丞奕故光祿寺丞監陳州糧料院裴朝散郎尚書  
職方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辯宣德郎監澶州河北酒  
稅其四人皆未名而卒女三人皆未及嫁而卒孫男  
六人孫陝州司戶參軍憲新授滑州章城縣主簿恕  
雄州防禦推官監西京左藏庫勣憲懋並假承務郎  
孫女七人長適權忠武軍節度判官蘇京次適承事  
郎元耆弼次適許州長社縣主簿范祖朴次適承奉  
郎王徽次適承務郎王景文次許嫁承務郎蘇迨次  
尚幼適范王氏三人皆早卒曾孫二人延世奉世若  
薛氏歐陽氏世家既具於簡肅文忠之誌轍少獲知  
於文忠公出入門下與其諸子游知夫人平生爲詳  
而子斐復以狀求銘銘曰  
簡肅文肅夫人實承之文忠之忠夫人實成之旣成  
其夫亦遺其子白髮素孺勤不忘禮貧富之交生死  
之間有以壯夫而莫克安夫人居之不懾不疑問誰  
使然簡肅之遺有立於朝文忠子孫豈獨文忠夫人  
與存

全禪塔師銘

黃檗斷除禪師之後十有九世曰道全禪師洛陽王  
氏子也生而不食熏血父母異之使事其舅廣愛演  
師十有九年而得度二十年而受具游彭城歷壽春  
受華嚴清涼說於誠法師朝授師說夕能爲其徒講  
彭城有隱士董君識師非凡人也勸遊南方問無上  
道師乃棄其舊學渡江而南始從甘露夫禪師茫無  
所見復從棲賢秀禪師秀舅於誨人示以道機迷悶  
不能入深自悔咎至嚼惡食飲惡水以自礪凡七年  
道不見舍秀遊高安事洞山文禪師五年而悟告文  
曰吾一槌打透無底藏一切瓊寶皆吾有也文喜曰  
汝得之矣自見言語偈頌發如涌泉不學而得高安  
太守請師住石臺清涼已而徙居黃檗師爲人直而  
淳信不飾外事元豐三年眉山蘇轍以罪謫高安師  
一見曰君靜而惠可以學道轍以事不能入山師每  
來見輒語終日不去六年師得疾甚苦從醫於市見  
我語不離道曰吾病宿業也殆不復起矣君無忘道  
異特見我無相忘也旣而病良愈還居山中七年轍  
蒙恩移績溪令十一月將西行意師必來別我師遂  
以病不出十二月乙丑升堂與其衆誅歸而跌坐欲  
化衆強之卧遂卧不動不復飲食明日丙寅而寂體

煖香輒凡十五日而茶毗得舍利光潔無數享年四十九臘三十明年二月十三日其徒葬之斷際塔之右其友人聰禪師與其徒思聰皆以書來績溪曰師逝矣君知之者以舍利爲信請爲銘其塔而刻諸石爲之銘曰

儲哉菩提心一切皆具足云何有不見迷悶去狂惑譬如衣中珠一見不復失假令墮塗泥以至大火坑珠性常湛然不應作異想全師大乘師晚悟最上乘身病心不病身滅心不滅西域師子師中國惠可師皆不免厄死而况其餘人疾病不能入刀兵不能攻非彼有不能乃我未常受我今爲師說智者不當疑

### 開禪師碑

開禪師者臨濟玄公九世法孫而黃龍南老嫡嗣也南老以道化江西其徒常數百人而師爲高第南每嘆曰祖師之道不墜於地斯人是賴南雖在世而學者歸之已如雲矣南旣寂一時尊宿無有居其右者熙寧年廬陵太守張公鑑請居隆慶未暮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人聞其捨龍泉也舟載而歸居隆慶之西堂事之愈篤居二年元豐四年三月十三日浴訖跌坐以偈告衆以將

入滅遂泊然而化旣化神色不變鬚髮鬢而復出廬陵守與其人來觀者如堵皆願留事真相長老利儼稟師遺言開維之薪盡火滅全身不散以油沃薪益之乃化是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碎之如金沙居士長者贖以金錢細民拾而鬻之數日不絕計其所獲幾至數斛師法名慶開福州古田卓氏子也母亭胡僧授以明珠得而吞之覺而有孕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肉年十一事建州昇山資慶長老德圓十七削髮受具二十辭師遠遊及其終也年五十三臘三十六余未嘗識師元豐七年過廬山開先見瑛禪師言及師事且曰瑛少嘗問道於開師願爲文刻石傳示久遠余許之明年遣其徒請於績溪余有善知識本出於南老將問之益信而作五月辛亥得疾寒熱癸丑益甚余正卧念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今我此疾何自而至少頃耶睡夢有告者曰如開師後何疑耶疑疾病矣余聞之覺然即於夢中作數百言詞甚篤備覺而忘之病亦稍愈乃爲之碑而系之以偈曰一切諸如來惟於一性通具足大神力或坐微塵裏而轉大法輪或於一毛端普見寶王刹

或於見在土適見一切土彼此無壞相或於見在上直上切剝官人天相還往而無有難相或令土石沙皆化爲黃金一切皆得取或令江河海皆化爲酥酪一切皆得食或近取一劫而演爲十劫或遠取百劫而促爲一劫一切無礙法河沙不可擬開師得正眼又爲僧中王及其滅度時廣作諸法事顏色不勤搓爪髮日滋長薪盡火亦滅寂然不解散益薪助以油爾乃就變滅是時人天哀大風吹陰雲發瓦折大木煙氣所及處皆得大舍利圓明如寶珠精色如真金其數千萬億是事大希有聞者以爲疑我昔忝聞道亦不免斯惑病中夢訶者閑師事何疑有疑即是病不當作是見夢中悔謝客口作數百言曾不以意作已覺不能記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復以告瑛師刻石示學人

傳二首

孟德傳

孟德者神勇之退卒也少而好山林旣爲兵不復如志嘉祐中戍秦州秦中多名山德出其妻以其子與人而逃至華山下以其衣易一刀十瓣携以入山自念吾禁軍也今至此擒亦死無食亦死遇虎狼毒蛇

亦死此三死者吾不復卹矣惟山之深者往焉食其麩旣盡取草根木實食之一日十病十愈吐利脹瀉無所不至旣數月安之如食五穀以此入山二年而不飢然遇猛獸者數矣亦輒不死德之言曰凡猛獸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號其聲震山谷德以不顧死未嘗爲動須臾奮躍如將搏焉不至十數步則止而坐遂巡弭耳而去試之前後如一後至商州不知其商州也爲候者所執德自分死矣知商州宋孝孫謂之曰吾視汝非惡人也類有道德者德具道本末乃使爲自告者置之秦州張公安道適知秦州德稱病得除兵籍爲民至今往來諸山中亦無它異能夫孟德可謂有道德者也世之君子皆有所顧故有所慕有所畏慕與畏交於胸中未必用也而其色見於面顏人望而知之故弱者見侮強者見笑未有特立於世者也今孟德其中無所顧其浩然之氣發越於外不自見而物見之矣推此道也雖列於天地可也曾何猛獸之足道哉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旣聞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已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

虎有婦人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上者有虎自山上馳下婦人倉惶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舐觸庶幾其一懼而兒寢竟不知怪意虎之食人必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施歟世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踞以爲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其氣已蓋之矣使人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不敢食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駢題

巧者趙生傳

高安丐者趙生髯衣蓬髮未嘗沐浴好飲酒醉輒毆詈其市人雖有好事時召與語生亦慢罵斥其過惡故高安之人皆謂之狂人不敢近也然其與人遇雖未嘗識皆能道其宿疾與其平生善惡以此或曰此非有道者耶元豐三年于適居高安時見之於途亦畏其狂不敢問是歲歲莫生來見予子詰之曰生未嘗求人今謁我何也生曰吾意欲見君耳既而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挽水以溉百骸經旬諸疾可去經

歲不怠雖度世可也子用其說信然惟息不能久故不能究其妙生嘗告子吾將與君夜宿于此子許之既而不至問其故曰吾將與君游於它所度君不能無驚驚或傷神故不敢予曰生游何至曰吾常至峽下所見與世說地獄同君若見此歸當不願仕矣子曰何故生曰彼多僧與官吏僧逾分吏暴物故耳子曰生能至彼彼人亦知相敬耶生曰不然吾則見彼彼不吾見也因歎曰此亦邪術非正道也君能自養使氣與性俱全則出入之際將不學而能然後爲正也子曰養氣請從生說爲之至於養性奈何生不答一日遽問曰君亦嘗夢乎子曰然亦嘗夢先公乎子曰然方其夢也亦有存沒憂樂之知乎子曰是不可常也生笑曰嘗問我養性今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矣子矍然異其言自此知生非特挾術亦知道者也生兩目皆翳視物不明然時能脫翳見瞳子碧色自臍以上骨如龜殼自心以下骨如鐔刃兩骨相值其間不令如指嘗自言生於甲寅今一百二十七年矣家本代州名吉事五臺僧不能終棄之游四方少年無行所爲多不法與楊州蔣君俱學蔣惡之以藥毒其目遂瞽然生亦非將不循理槁死無能爲也是時

子凡子瞻謫居黃州未書而往一見喜子瞻之樂易留半歲不去及子瞻北歸從之興國知軍楊繪見而晉之生喜禽鳥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居興國畜駮騾為騾所傷而死繪具棺葬之元祐元年子與子瞻皆召還京師蜀僧有法震者來見曰震沂江將謁公黃州至雲安逆旅見一丐者曰吾姓趙頃於黃州識蘇公為我謝之子驚問其狀良是時知興國軍朱彥博之子在坐歸告其父發其葬空無所有惟一杖及兩脛在子聞有道者惡人知之多以惡言穢行自悔然亦不能畫捨故德順時見於外今余觀趙生鄙拙忿隘非專自晦者也而其言時有合於道蓋於道無見則術不能神術雖已至而道未全盡雖能又生變化亦未可以語古之真人也道書屍假之下者留脚一骨生豈假者耶

叙三首

類篇叙范景仁傳

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獲其處也多而至於失其處者非多罪也無以待之則十百而亂有以待之則千萬若一今夫字書之於天下可以為多矣然而從其有聲也而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

以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其有刑也而待之以類篇天下之字以形相從者無不得也既已盡之以其聲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書之變曲盡蓋天聖中諸儒始受詔為集韻書成以為有形存而聲亡者未可以責得於集韻也於是又詔為類篇凡受詔若干年而後成夫天下之物其多而至於字書者未始有也然而多不獲其處豈其無以待之昔周公之為政登龜取龜攻臯去蛙之說無不備具而孔子之論禮至於千萬而一有者皆預為之說夫此將以應天下之無窮故待天下之物使皆有處如待字書則物無足治者凡為類篇以說文為本而其例有八一曰孛規同部而內寄異部凡同意而異形者皆兩見也二曰天一在年一在真凡同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也三曰叟之在草食之在於凡古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故也四曰察古全類也而今附兩幹古口類也而今附音凡變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也五曰壺之在口無之在林凡變古而失其真者皆從古也六曰一先之附天一生之附人凡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得特見也亡曰王之為玉朋之為朋凡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也八曰邑之加品白之加緇凡集韻

之所遺者皆載於今書也惟此八者以求其詳可得而見也凡十四篇目錄一篇文若干

古今家誡叙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爲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爲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爲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強也君之於臣也爲之號令以戒之能者子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不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洵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饋餽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而况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脩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之又集古今家戒得四十九

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嘆曰雖有悍子忿鬪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慮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轍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毋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元豐二年四月三日眉陽蘇轍叙

洞山文長老語錄叙

水流於地發爲草木鹹酸并苦皆水也火傳於薪化爲飲食飯麩羹蔬皆火也心藏於人見於百骸視聽言動皆心也古之達人推而通之大而天地山河細而秋毫微塵此心無所不在無所不見是以小中見大大中見小一爲千萬千萬爲一皆心法爾然而非有所造也故其指心法以示人也有以光明相好化人有以飲食卧具衣服有以園林臺觀虛空有以寂嘿無說無示蓋事無非法者然有聞思修法門衆生由之以入如大衢路既徑且易自達磨西來諸祖相承皆因言以曉人心地既明出語皆法譬如古木生氣條達花葉無數顛倒向背穠纖長短無一不可譬



如大海濕性融溢隨風舒卷波濤流轉充遍洲浦無一不到觀者眩曜莫測其故然至於循流返源識其終始可以拊手而笑有充文禪師幼治儒業弱冠出家求道得法於黃龍南公說法於高安諸山晚居洞山實繼悟本辯博無礙徒衆自遠而至元豐三年子以罪來南一見如舊相識既而其徒以語錄相示讀之縱橫放肆爲之茫然自失蓋余雖不能詰然知其爲證正法眼藏得遊戲三昧者也故題其篇首

樂城集卷第二十五

樂城集卷第二十六

祭文一十七首

祭歐陽少師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觀文少師贈太師九文之靈嗚呼嘉祐之初公在翰林維時先君處于西南世所莫知隱居之深作書號公曰是知予公應嗟然我明子心吾於天下交遊如林有如斯文見所未曾先君來東實始識公傾蓋之歡故舊莫隆過出所爲嘆息改容歷告在位莫此蔽蒙報國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其重鼎鍾厥聲四馳靡然向風嗟維此時文律類變奇邪譎怪不可告止剝剝珠貝綴飾耳鼻調和椒薑毒病唇齒咀嚼荆棘斥棄羨哉號茲古文不自愧耻公爲宗伯思復正始狂詞怪論見者投棄躑躅元昆與轍皆來皆試於庭羽翼病摧有鑒在上無所事稊馳詞數千適當公懷擢之衆中羣疑相厯公恬不驚衆惑徐開酒滔狂瀾中道而迴匪公之明化爲詎非公德日隆歷蹈二府轍方在艱撫視逾素納銘幽宅德逮存故終喪而還公以勞去公年未衰屢告遲莫自毫祖青迄祭而許來歸汝陰嘯傲環堵轍官在陳於頽則隣拜公門

下笑言歡欣杯酒相屬圖史紛紜辯論不衰志氣益  
振有如斯人而止斯耶書來告哀情懷酸辛報不及  
至凶訃過臻嗚呼公之於文雲漢之光昭回洞達無  
有求草學者所仰以克嚮方知者不惑昧者不狂公  
之在朝以直自遂排斥姦回罔有劇易後來相承敢  
隕故事雖庸無知亦或勉勵此風之行逾三十年朝  
廷尊嚴庶士多賢伊誰云從公導其先自公之歸忽  
焉變遷又誰使然要歸諸天天之生物各維其特朝  
賜薰風春夏是宜凍雨急雪匪寒不施時去不返雖  
強其遺矧惜斯人而不有時時既往矣公亦逝矣老  
成云亡邦國瘁矣無爲爲善善者嗟矣時實使然我  
誰慰矣哭公於堂維其悲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文與可學士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己未二月庚子朔具官蘇轍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吳興太守與可學士親家  
翁之靈嗚呼與君結交自我先人舊好不忘繼以新  
姻鄉黨之歡親友之思豈無它人君則廉之君牧吳  
興我官南京從君季子長女實行君次于陳往見姑  
章使者未反而君淪亡于何不淑以至于斯匪人所  
知神實爲之昔我愛君忠信篤實廉而不劓柔而不

屈發爲文章實似其德風雅之深追配古人翰墨之  
工世無擬倫人得其一足以自珍縱橫放肆久而疑  
神晚歲奸道朕悅至理洗濯塵翳湛然不起病革不  
亂遺書滿紙嗟乎今日見此而已我欲哭君神往身  
晉遣使往奠涕泗橫流幡絳素車歸安故丘嗚呼哀  
哉尚饗

祭永嘉郡夫人馬氏文

維元豐元年八月壬寅朔十八日己未具官姓某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永嘉郡夫人馬氏之靈惟  
夫人毓德大宗作配仁人富貴顯榮居之若無寬裕  
慈祥終身不改晚通至道游心空寂啓手即化容如  
平生登證妙果古人是似歲月遷逝歸全南野君子  
在位嗣子在列都人出祖歎歎息軾與弟轍皆遊  
門下義均親戚令德懿行夙所聞知恭致祀具禮薄  
誠至尚饗

祭王統州伯敬文

年月日具官某與弟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統州使君伯敬朝散親家翁之靈軾官吳中昔始  
識君愚不自量欲裕斯人衆目雖肝更笑迭暎君在  
其閒乃獨不然危弦急張時一弛寬我賴以全民亦

少安事之難知君以罪廢還家宋都輟適在是簿書之間往走君慮忘其厄窮笑歌譁吁夜飲不歸月墮城隅開屏僕夫與我深言今昔之故君何不聞指後將然已而信然見遠識微我不如君我遷于南一往六年歸來執手白髮侵顛遂以息女許君長子朋友惟舊親戚惟始西號之行過我都城慨然憂世不憂死生計來自西驚恨不信車過城東往奠不辰追懷平生哭于寢門清酒東脯以寄酸辛嗚呼哀哉尚饗

祭鄧內翰母郡太君文

惟靈祗服圖史肅恭蘋蘩擢芳江漢之濱齊聲尹姑之盛篤生賢子揚于帝廷北扉代言訓誥如古南宮庇職實旅有儀聯袂以朝列鼎而養織履以就方進豈惟古人剪髮以成陶公復見南國蓬期不亂子孫滿前福祿所鍾方期末世喜懼相繼八帛於廬今者卅旒告行靈舟將啓僚舊之故肴醴式陳寬而有知嘉此試意向饗

祭曹演父朝議文

我官宋都晨出南河逢公北征吏卒譏呵相揖于輿莫復違它伯氏之南見公符離傾蓋相歡執手無疑公顧我笑我猶未知逮伯遷黃公在浮光山聯川通

可跂而望有饋豚羔報之醪漿始於朋友求我婚姻數歲之間相與抱孫我雖未際而日以親我事皎然有告不祥凶計在門凄絕肝腸諸子纍纍匍匐哀荒公嗜讀書贍于文詞亦達于政實惟吏師惟人莫知而止於斯匪我知公我兄實知哭公寢門兄在禮闈嗚呼已矣寄哀此詞尚饗

祭范蜀公景仁文

維元祐四年八月十日丁未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蘇軾與弟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忠文范公之靈公之少年初以賦鳴挾策來東氣和而平微見圭角人人自驚宋氏叔仲典司衆盟見公所為徒廢以迎自毀其文以致公名士滿太學莫之敢爭公之中歲始以諫逐堯老將傳未有立子羣公欲言以目相視公獨發之自跪以死帝知其忠始怒終喜後有繼者實蹈公軌公亦自信卒老言事公之末年終以節聞國有蠹賊當之以身力言不從遂致為臣開門接士不恚不憤羣枉既消衆屈當伸有欲援之同撫我民公笑解病誓不復振凡世之人有一于是翹然自名足以為貴公有其三豈不

卓備位雖顯融有不盡志蒿隗之間頴渙之測有慮可安有田可食顧惟平生篤志鍾律既成既上疾亦告革嗚呼昔我先人公早知之白首相歡事往莫追賦方在朝公舉諫官卒以獲罪而無一言轍來自東復館于門曾患之不卹而惟義是敦今其云亡無復斯人嗚呼哀哉尚饗

祭忠獻韓公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正月二十三日己丑具官蘇轍其官趙君錫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某官韓公之靈轍等游公之門迹有戚踈長育成材公志不殊警諸草木農夫所區方其播之匪擇瘠腴既苗且實物自函徐究觀厥成功在于初公之事君社稷長爲允有膂力以執大器既安且平物賴其賜豈惟吾脩有祿與位自公云亡日月邁邁蒼然暮木過者垂涕轍與君錫偕使于遼駟車往來實出其郊顧瞻西山與公俱高使事有期當復于朝觴豆甚微懷想則勞且謁且辭契回奈何尚饗

祭姪林文

年月日從叔某以肴酒之奠祭于亡姪十六郎之靈嗚呼小宗之傳五世於是甚謹而信孔孝而悌既冠

而孤方壯而死何辜于天至此極也昔我來東恃爾於斯憂樂相知有無相資千里故鄉相視忘歸奈何忽焉去而莫追王城西原土原而溫上爾先君下爾弟昆一畝之丘三人終焉翁子僅存始行而言自今以往見此而已予撫子育日比汝後庶幾鬼神憐汝無罪昇之壽考以繼家事嗚呼哀哉尚饗

代李公儀諫議祭張丈裕侍郎文

惟公擢秀齊魯朴厚忠良自下升高勤勞四方操行之堅老而益強蒼眉皓鬚邦家之光既謝於朝偃息帝鄉高風凜然公卿是望于何不淑震悼周行喪歸于東邦人慨慷肅之於公朋好有年繼繼王事出入周旋孰云委化不告而先念昔方壯交遊滿前俯仰幾何凋落紛然富貴壽考神弗能全有如公躬十無一馬公今安歸來舉豆籩尚饗

代張公安道祭李宥侍郎文

元豐元年歲次戊午二月丙午朔二十一日丙寅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太子賓客贈工部侍郎李公之靈世稱至治咸平景德士生其間端良純一公進以文而以德稱不介不隨自然靜深推以予人怨而多矜下御史民如恐不勝晚登朝廷遠巡

自得獨立不競浮夸是律卒引而去識者歎息歸老  
濉陽環堵而終更三十年乃葬元豐世遠人亡誰復  
知公反兆東圻祖奠有時訊銘考行則猶可知沒而  
不亡雖又何悲嗚呼公乎今世之師尚饗

代南京晉守祭永嘉郡夫人馬氏文

鵲巢之風久矣其亡有德斯潛亦耀于鄉宜其家人  
退食廟堂壽考而終令問不忘有崇其丘都人所望  
其守土于茲襄事告時尊德以教惟吏之宜生有邑  
屬沒有廟祠今則不能念昔行之致是非薄惟愧矣  
夫尚饗

代張公祭蔡子正資政文

嗚呼公材甚長無適不宜公氣孔堅勇而敢爲厥初  
磐栢亦躋不顯守邊西方鋒穎乃見聲聞于朝遂付  
兵樞剔朽鉏荒許之馳驅有志不從疾病支離中道  
不行攀扶而歸嗟我與公少年相親鄉黨之遊繼以  
昏姻我老厭事求歸不能公敏而強力罔不任謂當  
敷施慰我友朋奈何不淑棄我而先遺奠有時泗涕  
何言誰實使之要以問天嗚呼哀哉尚饗

代毛筠州祭王觀文韶文二首

公學敦詩書性喜緝略奮迹儒者收功戎行千里開

疆列鼎而食豐功備烈震耀當年絳纛朱轡留連列  
郡用舍之際方共慨然存沒之來孰云止此子幼方  
仕母老在堂百口有藜藿之憂十年爲夢寐之頃士  
夫殞涕道路興嗟某比綴未姻仍叨屬部笑言未接  
涕泣長辭攀望靈輿寄哀薄奠伏惟尚饗

嗟人之生夢幻泡影短長得失何實非病惟公少年  
闕畧細行從軍西方睥睨隣境手探虎穴足踐荒梗  
遂開洮岷歸執兵柄功名赫奕富貴俄頃未安西樞  
斥就南屏磐栢武昌偃息洪井國方用兵邊鄙未靖  
謂當再駕沒齒馳騁嗚呼不淑一寐不醒老幼盈前  
饘粥誰省盛衰奄忽驚怛羣聽惟公晚年自謂見性  
死生變化其已安命世之不知奔走弔慶寄奠一篇  
孰爲悲哽尚饗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  
自西會哭于廷搢紳咨嗟復見老成太任在位成王  
在左曰子惇惇誰卹子禍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留  
相子孰左右石民公出于道民聚而呼皆曰子父歸歟  
歸歟公畏莫當逆及洛師授之宛丘實將用之公之  
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

不啻一二卿士代天幹旋事禁如絲衆比如櫛治亂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組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頌公乘安輿入見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它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于家卧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計暮聞天以兩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袞蟬冠遂以往饒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未歸既耕且糶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進毋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毋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尚嚮

代三省祭門下輔侍郎曾孫文

惟靈淵源深長才質純茂出從仕籍有聞措紳若穎方興秀而未實寵祿將至往而莫留日月有時出祖于道尊親之愛感念則深同列增嗜行路與歎精誠未民來舉一鷦嗚呼尚嚮

祝文一十六首

陳州日食禱諸廟文

年月日具官張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太昊之神呼嗚日官底日實詔天戒正陽之朔將有薄食

上心震懼側身修德誕布休命赦宥多辟凡在祀典罔不咸秩惟神聰明昭鑒誠悅消復大青導迎和氣俾我有邦享天之衷民物康阜以求保神之休無歎尚饗

陳述古舍人辭廟文二首

某來守是邦于今未幾恭承嘉惠即工南服自初始至逮茲解去兩暘時若災厲不起豈某之能繫神之功風俗淳厚獄訟稀少豈某之教繫神之舊獲免罪戾敢忘大賜誠薦俎豆匪以報也尚饗

右詳大吳廟  
某奮自諸生列位近侍凡出守之地雖駕不才所至輒繕其學官修其禮物見其學士大夫教其子弟庶幾有成以無忘夫子之業及來是邦獲再執幣爵以見於廷慨然顧瞻思繼前志而詔書來被移殿南服將以是月甲子有事於行登薦菲薄惟告不敏尚饗

右詳孔子廟

齊州祈雨雪文二首

惟神出入造化呼召風雲播灑甘澤膏潤下土今茲歷時不雨麥不得種饑饉既至疫癘將起守土之吏知任其憂而不知所為神能仁愛斯民又能作為雨雪以生育萬物是以敢告苟克有應嘉雪時降以寬

吏民之憂敢不有以報也尚饗右符龍圖

某攝守濟南適丁旱災自秋徂冬迄此春莫菽粟不登麥不得種秋田既耕種不入土公私匱竭食將不繼官吏震懼並走祠聖精誠不格報不時至暴風振揚雲合輒解噉噉相視知殞溝壑學茲耆艾稽首來告曰維此土西附岱麓蒙神之休常以有年雲興膚寸實雨天下矧伊我邦而或棄遺神不遺我我則不告是用祇具牲酒請命有神吏之不處無所逃罪民知歸神神豈棄之茲誠不妄甘雨時至迨秋有成民免於死將戴神之功展其四支以求事神無敢尚饗右符大山

徐州漢高帝廟祈晴文代子瞻

熙寧十年六月癸巳具官蘇某謹以清酒少牢之奠告于漢高皇帝之神曰此方之民以麥為命今茲歲首雨雪失候麥苗病瘁穫不償種恃秋有成庶幾無饑菽粟滿野淫雨為害豐沛庫下鞠為潴澤暑雨方作晴未可覩兩暘之間死生係之吏民相視無所控告惟神奮自茲土掃滅強暴雖宅關輔實懷故鄉俯仰千歲遺語猶在閭里告病其有不郵驅除陰雲導迎秋暘神實能之疏放流潦改種秋稼民實望之道

民之言微神之福吏實職之苟克有應敢忘其報尚饗

南京祈禱文七首

熙寧十年九月戊辰某官某謹告于某神曰今茲禾稷將登銓艾滿野陰雨為沴彌月不止德者將腐角者將落徐方大水將浸東境溝洫盈滿流潦橫至民貧無食恃穫以飽官貧無蓄恃稅以給而兩并害之公私困竭神亦將乏享吏既不職無以格神之休敢困民心以乞晴于爾有神神能掃除陰雲顯見白日使秋稼畢登宿麥咸執民免於飢吏免於罪則神之賜多矣其何以報謹告

九月甲戌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神曰民能盡力於而耕水旱之變不能知也吏能盡力於治而饑饉之憂不能為也幹旋陰陽開闔天地其職在神此吏民之所恃而依也雖然叩之而必聞號之而必應人有不能而况於神之遠而微也今者以兩病告不旋日而雨止種麥獲豆不失其時也太守不德而蒙睨自視缺然知無以堪之也酒醴潔芳肴菽備具匪以為報惟致其意也尚饗  
十二月己亥某官某謹以酒果之奠告于某神宋維

大都兵食夥繁一歲之奉仰于諸藩自河爲災千里汗漫隣邑告病我邦獨完賦稅百須所恃惟田終歲不雪麥將大乾患始于民卒迫于官神仁愛人忍坐以觀卷舒陰陽職上通天勞不崇朝雨雪紛然民食宿麥癘疫莫于久而不施莫知誰愆吏則不德而民當哀憐歸誠于神其終捨旃尚饗

元豐元年正月庚申某官某謹以肴酒之奠祭于句芒之神木氣既應田事將起肇出土牛以令早晚惟神體仁司春發生萬物時節風雨祐我農夫苟東作順叙將終歲允賴邦有舊典敢率以告尚饗

二月己未某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某來守是邦自秋徂春政事不修兩暘失候始以水告繼以旱請玩神瀆祀至于再三中心赦焉懼獲譴咎然今宿麥將槁時雨不降流亡布路倉廩莫繼與其病民寧我獲戾是用恭卜良日申禱有神其尚哀矜農夫賜以膏澤尚饗

六月十七日具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梁宋之郊頻年旱饑盜賊煩興囹圄填充粵自茲夏農獲六七流亡既去桴鼓隨息庶幾秋成民以阜安而淫雨不節水潦橫潰在茲禾黍鞠爲汗澤秋氣方始田

可更種神誠愛民錫之開晴積水時去晚稼復孰則民報神之心不在俎豆將世以奉承母有厭歎尚饗七月五日具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乃者暑雨荐至溝澮滿溢淤田棄水相繼爲虐秋稼滿野淪胥以敗民號無告吏莫之救酌酒告神庶幾哀憐曾未旋踵秋暘炳耀匪神之仁化爲凶年雖使民竭其所有無以報稱奉觴再拜惟誠而已其尚驅除陰沴以終大賜尚饗

### 績溪謁城隍文

某以不才忝臨民社謹因舊禮拜謁祠下神仁愛民恭率神意不敢不勉神亦時節風雨驅除癘疫以佑相我治謹告

### 謁孔子廟文

某結髮學問今始爲邑無由之政事而治蒲無偃之文學而治武城進謁祠下惟愧惟栗謹告

### 祭靈惠汪公文

維元豐八年歲次乙丑八月壬戌朔十六日丁丑承議郎知縣事騎都尉蘇轍謹遣男造以卮酒特羊致祭于靈惠公汪王之神神有功斯民世享廟祀某來長是邑即神舊邦蒙神之休兩暘以時稼穡大熟賦



役畢具獄訟衰少才短政拙何以復此意由僥倖以致疾癘寒熱為虐下逮兒女更相播染卧者過半迄茲瘥損自夏及秋中間禱禳神不壓濟卒保康又皆神之恩茲用恭致薄禮以謝不敏敢告驅除瘴癘時節風氣使民不告病而吏與家貺尚饗

青辭三首

齊州祈雨青辭

嗚呼民愚無知吏怠弗教鬼神不享積釁成厲旱氣充塞五種失孰饑饉既至疾疫將起禱求百神寂寥無聞民既窮瘁吏亦震恐各知咎殃將自洗濯而神怒未息膏澤不至粟粟危懼無所歸命敢因舊儀祇薦誠悃維皇天后土靡不覆燾日月宿耀靡不臨照山川岳瀆靡不容載哀矜無辜縱含有罪并包含養與道為一袂除妖孽布導和氣時播甘雨以救民命亦俾我守臣聞蒙大賜以寬憂責

南京祈晴青辭

嗟民之艱豐歲常少粵維茲夏年麥小熟飢者未飽而淫雨為沴秋稼殄瘁淪為塗潦宿藏將盡歲計莫續盜賊將起犴獄充斥民之無辜誰為此禍吏實不德得過於神胡為殃民以重吏愆今茲歸誠天地布

其腹心神仁愛人豈終病之其尚振揚清風以逐屏翳使太陽顯行后土以乾民趨于田既獲且耕亦有高廩以祀以養吏蒙其賜不知其報此亦天地之大德下民之所仰望而求也

筠州祈雨青辭

臣來是邦歲比不登去夏大水汎溢城邑繼以秋旱民食不足庶幾今歲五種歲茂以釋餘病而亢陽為災不雨彌月水泉耗竭多稼殄瘁雲物告異災火時發上下恐懼不知所措惟吏之不德無以仰當天心惟民之無良有以召致神怒雖自洗濯並走祠望而誠意淺陋靈貺不答將嘿不以告而民不可棄神亦不終棄人謹歸誠天地請命百神尚克收如焚之威以布甘雨使民得稼穡各安其居使我守土之臣亦蒙大賜

樂城集卷第二十七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林希集賢殿修撰知蘇州

勅具官林希朕歷選多士以備左右侍從之臣股肱之良禁出於此爾以文學政事有聞于時擢從右史試以書命而行已不靖遽致人言朕不忍棄才尚寵以書殿往淮吳俗思慎厥終可

楊傑知潤州

勅具官某京口江浙之會而揚楚方飢仰食隣境朕思得良吏通其有無以濟民病爾以冬官屬績用有聞而欲自詭以治民朕不汝遺其究乃心以底成效可

陳安期屯田郎中

勅具官某爾以能選積勞于工正升之文昌以勸勤吏矧司空之屬農部為上爾其益敬厥事以稱朕意可

蔡立知鄂州

勅具官某武昌控引江漢勢居上流古為重地非練達政事不以畀之以爾久於治民為論者所稱朕將觀爾干事惟寬而勿弛明而勿苛則予汝嘉可

盛南仲知衡州

勅具官某朕進退天下士大夫不惟其才惟其行蓋未有不能正身而能正人者也爾以世族之後嘗為部使者矣而不閉于家厥聲達焉法不可置往即南服尚克循省可

許中正致仕覃恩改朝議大夫

勅具官某朕嗣服之初推恩海宇矧惟耆老之士蚤陞止足之風豈無寵嘉以慰鄉黨可

虞肇知鼎州

勅具官某武陵依重湖之深嶮據五溪之走集民夷雜居剽輕易擾惟守以安靖可以官治爾昔以才舉為御史屬官久於牧民宜在此選無煩條教以便遠人可

胡田知誠州邢浩知欽州

勅具官某等欽誠為郡雖有新舊之異而民夷雜處不可一以華法治也田自欽易誠其習南越之故矣浩自環慶往亦知所以治邊之宜惟寬可以懷遠人惟廉可以服殊俗輔以明斷其罔有不濟可依前件

王存磨勛改朝散郎

勅朝廷用人惟其才而考績必以歲月用人惟其才

故政無不修考績必以歲月故官不失緒朕蕪此二柄以御羣臣故雖六事之長猶寓郎官之秩具官王存文雅足以飾吏事靖重足以鎮國俗恬於進退不為利回出入臺省人言無間司馬治兵朕已重其選矣有司奏課并欲以報其勞焉可

梁惟簡供備庫使

勅朕惟崇慶日總萬機號令所至澤遍海內况其左右侍御之臣朝夕執事之勞而有不被其賜者乎坤成之慶國有常憲尚勉忠孝思報其萬一可

張璋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知鄆州

勅昔我神考叔擢備良寔于丞弼惟茲內史之重實綜萬幾之繁朕方將圖任舊人與之裁成庶務乃者總章大享百辟在廷時予重臣獨以病告不忍賢勞之乂力求補外之安曲成其私勉遂所請具官某名臣之後風流具存儒術之英文史足用詳練政事究通物情樽俎可賴以折衝盤錯亟觀於游刃較自西臺之要付以新鄭之雄加秘殿之龍名蕪進秩之異數使郡縣識朝廷之意而官吏知卿相之賢表帥四方朕尚有賴可

趙君錫太常少卿

勅大常總禮樂之政兼伯夷后夔之業平居無事若無所為至於郊廟社稷之儀朝廷上下之分一有大議罔不青成昔叔孫通為東宮傳以習於園廟復命此職趙宗儒失不任事由卿而罷為東宮師用人之難蓋自前世具官某篤於孝悌居家可紀敏以從政臨事不煩予欲決嫌而明微蓋有取於靜慎此官職清而事少亦將便於老成往服優恩勉揚厥職可

劉絢太學博士

勅春秋之廢於今二十年矣講者不以為師而學者不以為弟子孔氏之遺書而陵遲至是朕甚閱之爾能講誦其說遭棄而不廢蓋將有見於此者夫三傳之義其得之者多矣附以啖趙無蔽於一家庶幾士有考焉可

鄧義叔主客郎中

勅國有四方賓旅之事則主客掌其享與餼牽之節其既數豐殺皆有常度遠人於是觀禮不可以不慎爾既掌其事矣以資當遷其益勉之以稱其職可

林旦侍御史權淮南運副

勅具官某淮甸之民荐饑饉饉乃者詔發倉廩賴吳楚漕以拯其急猶以乏食流徙達於朕聽朕惟救荒

之術行之略書惟得良使者因事施宜爲若可賴爾由郎官以才任御史習於楊楚之故其爲朕徃視之均挫薄餉禁暴戢姦無使斯人重被其困可

田符問淮南運判可淮南提刑

勅具官某揚楚春早秋水民艱於食漸起爲盜遂使州縣狂獄充滿朕憂之未始一日忘也聞起爾於山陽守參領漕事今又命爾督眎刑辟徒以爾習其風俗知吏民所疾苦夫察貪暴謹追擾均有無督盜賊此荒政之急也勉勤其職以稱朕意可

陳紘可倉部郎中王古可工部郎中

勅具官某等漢郎官出宰百里今部使者入治諸司其爲輕重異矣朕於是考察多士近而觀其不煩遠而觀其不惰庶幾有得以待任使以汝等久於吳越優有善狀故使紘治予廩古治予工其益敬厥事以底成績可

孫升監察御史可殿中侍御史

勅具官某朕方共默不言責成於有司正賴耳目之官別白忠邪論辨得失言而中理則予汝嘉不幸而失于不汝咎爾爲御史期年於此矣察其所爲忠愆不回以次而遷庶盡其用爾其深誠朕意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安意肆志無掉後害可

李常蔡延慶並轉朝議大夫

勅三考而議黜陟古今所同積日而叙勒勞貴賤無間矧夫內與六官之長外總連帥之權均計大之羸虛司隣邦之動靜歷年應格稽法當遷有司以言狀何敢後具官李常奮由疎遠深自刻修財賦所存綱目其舉具官蔡延慶名臣之後吏治有餘干城四方安靜不擾或以符從之選而膺股肱之良雖尺寸以遷未彰於異數而命秩之寵差慰於久勞可

徐彥孚澧州通判

勅具官某河徙而西則澧湖非復昔日之舊然國門之壯兵屯倉粟猶甲於它郡大臣言爾可用往丞守事勉竭才力以安我股肱之名郡可

章惇知揚州

勅樞臣之長出居列郡汝海之地僻在連山遞焉鄉黨之選疑失親庭之便朕方以孝治天下德緩臣鄰宜推茂恩俾易近地具官某蚤以文詞中選拔出於衆人中以功名自期被遇於先帝逮予纂服亦既期年比緣議論之差授以方州之寄澹然自守綽有安靖之風卧而治民不失緩懷之體眷楊楚之重地據

吳越之通途仰足以分子南顧之憂俛足以慰爾思歸之願體朕至意勉於裕民可

邢恕知汝州

勅其官某觀過而知其仁君子與之爾有志於特而不知力之不逮以陷於過徐察其中蓋有足矜者臨汝古郡民朴而事簡可以自養益務修省不汝終棄可

王令圖可都水使者

勅大河西流汎溢千里河朔之民以蒲葦為生與魚鼈同居朕中食而歎思得明習水事之人而與謀之具官某老於從政才力有餘出入兩河間知其得失久矣水官之職爾實宜之楊馬王延世之功朕有望焉可

王荀龍知澶州李孝純知棣州

勅其官某等治國如烹小鮮准官如製美錦以煩手烹魚則魚必潰使學者製錦則錦必傷朕知斯民之艱難擇人而養之閑閑焉若將不及以爾荀龍典刑舊德習於為政以爾孝純家世循吏屢典大邦澶淵無棟皆河朔之要擇以付爾其益勉之朝夕無怠以深副吾望可依前件

郭遠自致仕起知潞州

勅秦伯復用孟明是以能翦蜀人亟誅馬謖終亦無功朕周於用人篤於求舊雖設干羽以懷柔異類而聽輶鼓則無忘將臣豈其舊勲久廢不用具官某蚤學弓劍晚通詩書勇而有謀整且能假威名懾於西鄙柄任及於中樞南伐無成嗟伏波之遂棄退居能飯知廉頗之未衰擢從解組之餘復寄長民之任過而能改豈一青之足云竊當益堅或來功之可冀勉於圖報以稱異恩可

何正臣知梓州

勅東蜀地峻而民貧不如西蜀之厚而戎瀘被邊民夷雜居安之尤難朕方寬賦役以裕民正疆場以息衆運帥之任宜得其人具官某奮自東南權居侍從參議論於臺省布條教於方州比自長沙復臨上黨出入既久當識朝廷之心寄任愈隆切無遐邁之異務為安靖以慰遠民可

孫覽河北運副除右司郎官

勅具官某奉使北方治河而備邊任亦重矣以為未足以盡其才也召而真之都司吾之所以責任爾者可見也夫分治六官事無巨細畢陳於前若網存網

振之則舉弛則盡廢爾昔既稱治辨矣勉既厥心以觀來效可

陶世廷蜀孫弼死於縣州邢選吉子吉死於益各補二班借職

勅陶世廷等惟乃祖父以身殉職義不旋踵寵爾一命庶幾士知忠力之必報可依前件

皇兄今羽磨勤轉遙圖

勅具官某考績之法一以歲月為勞而不以親疎為異爾能靖恭於位積日當遷以環衛之崇而加團結之寵益勉忠孝無溢無驕以保祿爵之重可

張輔之入內侍省磨勤轉內殿承制

勅具官某昔文武之盛其侍御罔匪正人今余近習之臣與縉紳之士均遇以法亦無以私恩進者爾以久勞當遷往祇厥官使天下知叙法之公無內外之異可

范鎮可侍讀太一宮使

勅為國無強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朕歷選賢儔至於側微惠其德望之未充而典刑之未練舍騏驎而不御臨長道以咨嗟昔人病之子何疑者具官某文冠多士有楊雄之遺風仕歷三朝守劉向之忠節蚤事仁祖首開社稷之言晚說裕後復陳堯舜之道

自處以義歸不待年身友漁鱸已無求於當世名書簡冊恍或疑其古人茲于績服之初日思講議之益謂白首窮經之樂尚可推以與人而其祠訪道之遊足使退而養志勉狗子意毋晉所安可

吳師仁可越州司法充杭州教授尹才號州司戶田述古襄州司法蘇昞郟州司戶

勅進士某等古者舉逸民以懷天下朕以爾等皆以行義聞於鄉黨故命之一官試之行事其勉於從政以效聲聞之美可依前件

叔諱先因殺人遣官勒停已叙今叙右千牛衛將軍

勅具官某貴而犯法義不得宥過而知改思不廢叙往服恩命而知義之可畏庶勉於各可

黃履磨勤改朝請郎

勅漢孝宣帝厲精為政二千石有治理效輒增秩賜金朕追想其風欲見之於事而况積勞之久於法當遷者乎具官某頃自禁林出為方伯推其所學施於有政表賢獎善有古人之節考績應格吏以叙聞其益勉於裕民無使循吏之賞獨隆於前世可

宋彥圖轉內殿崇班再知歸信容城縣臧定

國轉西頭供奉官再任縣尉

勅具官某等疆場之吏勇者或以致寇怯者易以納侮朕方欲慎守四境以綏靖四夷求勇怯之中而有司以爾名聞各仍舊官以增新秩謹修邊政思稱朕意可依前件

張利一自真定總管移知代州

勅邊之宿將國之于城處則為民社之寄欲其不擾動則當金鼓之任貴其知變兼是二者實難其人具官某世為將家久習疆事持重有守得將吏之心善規多權知敵國之變厲門極邊蜜邇德彌朕方懷柔遠人以寧中國爾其謹守吾囿示之以信而裁之以義適寬猛之中以稱予意可依前件

莊公岳成都提刑蘇泌利州運判

勅莊公岳等守令賢否朝廷不能自知天下利病吏民不能自言宜吾德澤於下而達民情於上者部使者也朕既選用舊人而去其貪暴詔舉新進而汰其不以實者矣以爾公岳久任刺舉所至稱治以爾泌家世文雅通於吏事益利峻遠民罹荼鹽苗役之害罷察未復朕念之深矣其悉乃心謹察苛吏與民休息毋廢朕命可依前件

內臣馮景見任文思副使知父以園業賦安仁保佑夫人曾得銀帛父亡詠認園地

勅具官某以欺得罪律既重矣觀望高下情尤不可赦也奪爵一等益務循省以蓋其咎可

胡宗哲遂州張太寧漢州

勅具官胡宗哲等朕惟西南之遠弛鹽利之害議茶權之弊以寬其人矣惟是役法久而未定吏緣為姦人或告病夫因事制宜法不能盡順民施法責在守令宗哲家世公卿習於吏事太寧生長蜀漢知其風俗遂漢名郡皆東西蜀之重地苟能平心正身首治縣事以寬民力則太守之職舉矣可

李挺知唐州

勅具官某異時為郡清心潔已平政理訟期為賢太守矣朕方變役法之弊新故紛然民意未定京西俗窶役勞治之尤難以爾嘗試為郡條教不煩往宜朕意勤察貪吏使民忘繇事之勤此朕所望於二十石也可

崔全通判延州

初具官某將師治邊以軍政為重至於均賦役平獄訟實倉廩郡丞事也使者以爾才稱往貳高奴克勤庶事以分帥臣之勞可

王純通判岷州

勅具官某朝廷始復洮岷以其初附聞其憲令吏緣是為奸政事不舉今其郡縣日益完矣居其官若當以近地為比爾以選往其謹守條約毋以遠故廢職可

姚兕磨勘轉東上閤門使

勅具官某爾以勇氣聞於西垂奮身稠人致位通顯去論功而賞雖如丘山不以為重考績而遷蓋之毫毫有不能得國有常典朕弗敢私勉勤厥官以靖疆場可

丁騫太常博士

勅具官某朕方出滯淹以修庶政舉廉退以靖風俗以爾學以本原聲聞東南一時交遊皆致位通顯而循然自守浮沉管庫將二十年不以為耻奉常禮樂之地教化所從出也因其職事而施爾舊學朕將觀焉可

常安民大理寺丞

勅具官某吏習於法而不更治民聞於論報而不知為政朕疑其未能盡法之變也爾以經術進而治縣有聞考課稱最往洩丞事庶幾有補於法可

田子諒湖南運判

勅具官某天下之治緩急相矯常過其中乃者常為刻覆之正矣其弊也事從文具而民受其病今予欲以寬治民憂其未流頽弛而莫振榘予意而布之州縣部使者之事也公卿言爾才力有餘試之南方寬而不弛察而不苛則子爾嘉可

鄭佶都水監丞陳安民簿

勅具官某等朕既平政以便民民少安矣而大河以北水不潤下昏墊為虐故當今之政水事為急以爾信管丞水官練達有素以爾安民屢試民事治辨見稱其益講求本原以積厥職可

葉康弼知劍州

勅具官某朕銓綜庶工獎勵失職思使中外樂事勸功相勉以治爾昔以選任使者中以事廢盤桓不試普安蜀漢之咽賓旅之會地雜徼衍民艱於食往修厥官以稱恩命可

謝卿材河北運轉使

勅三路之重一也關中夏秋豐穰羗人款附而河朔大水人民流離比顧之憂於是為急具官某強敏而惠靖重而文風節之厚追配古人踰歷之久號稱循



吏今河決西流而堤防未立民樓丘隴而播種未期爾能相壅決之宜通有無之積以寬民力而紓吾憂此朕所以用爾於北方之意也可

蔡卞磨勘朝奉郎

勅朕俾侍從之臣出守四方試之從朕以觀其才而有司考課積勞應格國有成法非予所私且官蔡卞奮由文藝久踐臺省欲效才實之美自詭民社之政宣城古郡晉唐名臣臨長其地者風績相望也爾其勉思古人以修條教服我新命以寵吏民可

丁恂少府主簿

勅具官某古者謂少府為天子私藏朕為天下夫復何私惟是技巧之工以供禮樂之用爾以吏能掌其典籍法度之事其講明之可依前件

張構再知豐州

勅具官某爾既嘗為九原矣知其風俗而習其吏民治之為易使它吏往雖得賢者要必久而後治也使爾者既以爾言勉悉乃心緩我疆事可

呂大和中書侍郎

勅用人先於求舊為政莫如守成朕若稽祖宗之遺猷祇敬神考之近事網羅遺放而獎任勲舊崇尚寬

簡而慎守典刑茲于一時股肱之臣率皆三朝髦雋之選圖任之意炳然可知且官某器宇博深才智強敏蚤遇英祖亟聞直諫之言中事裕陵不改忠誠之節翱翔外服所臨有聲綜轄中臺百矜咸舉甚和而理處劇不煩朕方欲力行忠厚而惠其末流之情媮追復賦役而惡天下吏之侵擾思與在位同協厥中往貳西臺之隆益敦大政之本朕既開懷以用善士亦誠意以報予其克一心同底于道可

劉華右丞

勅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為丞相近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補執政昔我任祖優養正士開受直言時則有若包拯張昇之流咸以敢言獲聞大政舊俗已遠此風寂寥容悅相承亦棄不用朕追懷先正選建忠賢諤諤之聲庶幾前列具官某蚤以御史祇事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置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聞白簡之言風聲凜然國是以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夫以言責人甚易以義持已實難爾其勉之母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可

傅堯俞御史中丞

勅枉直未定決於繩墨之平是非相乘臨以法度之士比朕纘服之始羣議紛然實賴耳目之司力陳骨鯁之論逮茲閱歲浸以成風然而神明存乎其人衆正可以無咎余欲一變至道固須多士以寧具官某凜然直諫之風出於豈弟之性委爲御史議禮不阿中列諫垣言政多悟流落雖久志氣益堅俾遷侍於燕閒日有聞於禮義執法之任非爾而誰蓋政無舊新以便民爲本人無彼此以得賢爲先朕將允執厥中爾尚不牽于俗可

張端落致仕依前朝奉郎

勅具官某君子之仕進退無常惟義所在爾昔以強敏之資達於從政由病賜告未老而歸比於恬養之餘復有願仕之意朕方篤於求舊急於用人祇服前官以聽新命可

孟求和轉軍器庫副使兼翰林醫官副使

勅具官某以醫爲職生死係焉不幸而失豈專其罪比更大需其益進厥官俾精術業以答恩命可依前件

蔡卞知江寧府

勅左右近臣入備侍從出典藩服習知朝廷號令之

意灼見吏民憤爲之本此朕所以歷試在位而成就人才之道也具官某文華之美發自早年才力之優見於治郡宣城之政數月而成秣陵之徒百里而近既助于治亦安爾私勉修厥官以答恩寵可

王安禮知揚州

勅淮南天下之重鎮也俗本剽輕習吳楚之舊歲仍水旱有流亡之憂朕深念其民尤慎所付思得朝廷之舊以殿東南之衝具官某吏治有餘儒雅足用昔爲京兆休有治功其發摘姦伏明而不苛其推行惠術寬而中理遂領臺轄以秉國成方先帝屬精求治之秋有大臣進賢退姦之助久於外服稍易近邦其克爲朕舉荒政以惠民謹追晉以助治寬我南顧康此凶年可

林希知宣州

勅具官某爾名在文學之科而才兼政事之選比以具郡生齒蕃術學者如林假爾才名以重其守而僑籍所在重以親嫌飛章自陳懇求易地宣城大藩亦東南之要往蒞其治服我異恩可

王舜圭一確山縣尉直

勅具官某盜發鄰境而能率衆攻討殲其徒黨非特

武力之勝抑亦智慮有過人者矣寵以勇爵以為能吏之勸可

樂城集卷第二十八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郊宣通判未寧軍

勅具官某北邊俗淳而士武隣好輯睦日以無事爾昔嘗以才任刺舉矣久而不試往貳博野尚勉無怠可

叔攷等三十二人並除右班殿直

勅具官某男某等士勤身苦節從事於文武積累歲月僅乃祿仕以免於耕勞亦至矣今宗室之子始名而官其克孝悌於家忠信於國識吾尊祖敬宗之意以終保祿位可

王宗孟母 王宗孟南京推官母年九十二封壽昌縣大君

勅具官某母某氏年及耄期而家有壯子非有駢行不能致此福也寵之封邑不吝常典尚俾天下知貴老教孝之意可

胡宗愈吏部侍郎

勅吏部分列三銓而長貳各領其一其為權任重矣天下官吏至於其間長短有度輕重有數而猶患不得其當者吏撓之也朕敷求儁良付之流品意在是矣具官某學術之茂冠於東南操履之固不泯世俗

樂城集卷第二十七

試於封駁任職不阿方今吏員冗溢待次者無算爾其去晉難之吝寬滯積之歎毋使吏操其柄而士失其職可

### 額臨給事中

勅朕欲網羅天下之士而患知人之難唯有歷試之詳重以旋觀之又雖復堯舜何以尚之具官某樸厚之性出於自然直諒之才可備三益守道安命端靖不回二十餘年晏然一節外督漕事公議惜之維是東臺封駁之司實予萬幾出納之地宜得守法之士以爲過舉之虞爾其稽考典常附以經術令有不便知無不言使天下之人不能指摘而議則爾職舉矣可

### 范子奇司農卿

勅司農之政歸于地官則卿事寡矣然朕觀兩漢之士政事如朱邑儒學如鄭衆皆老於此官則前代用人蓋不輕矣具官某家世名臣詳練吏事出入中外治辦有稱居九卿之列修后稷之政益勉無怠以答恩命可

### 馬默河東運使

勅具官某汾晉之民儉而能勤易以術富比綠兵役

之後瘡痍未復思得靖重愛民之人爲朕伺察害政之吏以爾博學不勦從政有方文登之民至今頌其遺愛彭城之治復能首發巨姦是用賴從大農寬我西顧朕於用人無中外之閒爾於報國無終始之殊務安邊民以稱朕意可

### 岑象求利州運判何琬江西運判

勅具官某等朕爲官擇人不惟其才之雋良亦因其人之便習欲使上下相得所至即安以爾象求學有本原持心近厚昔在蜀部遠民宜之以爾琬才力敏明爲政不擾頃居江左列城賴焉徃修鄰道之政無替已成之效使西兩之人雖在遐僻千里之外咸知朝廷愛之之意可依前件

### 常安民鴻臚丞

勅具官某爾進由儒術舉以民政朕將觀爾於近以信其遠典客之職號爲優暇益勉無怠蓋將有考馬可

### 李訖自軍頭司除知忻州

勅具官某武吏當守四方以千城吾民冗於內服歷以吏事雖有才力智勇無自而見爾世本將家習於武事求試於外朕不汝違夫治兵欲整而治民欲安

能整且安則疆場之事吾無慮矣可

郝宣通判睦州

勅具官某仕官之優莫如鄉國知其吏民之態習其風俗之宜所至而安於治為易矧桐後廬之勝加以才力之優懷組而歸益勉無息可

李琬太醫丞充中嶽廟令

勅具官某爾久習禁方善救諸苦勉思賦祿之厚益勵好生之心可

王鞏通判揚州

勅具官某爾故相之孫而名臣之子也生於富貴而篤志於學勇於議論而不謀其身淮南大邦民病水旱往貳其事益試爾才

劉奉世起居郎孔文仲起居舍人

勅欲治國家當先得士頃者人物之評廢而長育之道微朕顧瞻周行惻焉興歎或盤桓又次而未用或沈伏下僚而莫知將以責成治功折衝遐邇人不素具其何賴焉具官劉奉世家世名臣才穎秀發試以治劇煩而益明具官孔文仲進以直言文史足用責之典禮守正不回斯皆一時之雋良多士之領袖方欲真之侍從益當養其才能左右史官號為要地前

後達者皆由此途手刊冊書足以明狂直之效密侍致陛足以觀進退之詳益勉自修以須不次可

胡宗炎將作少監

勅具官某官室都城責在工正朕方以恭儉自居以法度自律宜得慎靜之吏以督繕治之功爾昔居此官號為任職徃貳其事無改厥勤可

向宗良知衛州

勅具官某士生於富貴者常患其懷安佚樂怠於功名爾以外戚之懿求試治民未惟此心有足嘉歎衛雖跨河地實近輔勉脩爾政朕將觀焉可

郝觀皇太后殿管勾文士除備職

勅具官某朕恭養隆祐朝夕無違爾久此服勞適當誕慶錫爾一命無改厥勤可

曾肇中書舍人

勅朝廷以號令鼓舞四方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昔河西諸將讀邇書而知天子之聖明河北叛臣聞赦令而致武夫之涕泣故朕思得良士俾代予言知民物之至情識邦家之大體釋之久矣僅乃得之具官曾肇少知為文久益更事家傳父兄之學言有漢唐之風汗簡編年手紬金匱執筆紀事密侍丹墀比於簡

牘之餘試以絲綸之作油然不竭煥乎可觀俾卽拜於西垣將益觀其來效雖文稱蘇李未足以爲賢而事問高崔庶幾於適用勉於自竭以稱異恩可

邢恕知汝州

勅具官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此朕所以教天下之孝也爾比自漢東恩移汝海國有常典中止不行朕終念篤老之親宜得便安之養待申前命以慰慈心服我異恩益恩報稱可

李周陝西運使

勅具官某關中之民勞於征伐而弊於飢饉久矣朕旣爲之舍垢以和諸戎天維顯思助我豐歲粒米狼突法當欽藏繼出中都之泉以廣窮邊之積猶恐吏不時具而民或未寧分吾此憂責在漕吏爾忠厚之性見紀於時治辦之才屢試以事往推朕旨去蠹賊之害而督備禦之宜使疆場永安而民以無事可

劉淑蘇州胡宗哲宿州

勅具官某等姑蘇之饒冠於吳越特離之災接於徐毫因其富庶而待之以法郡乃可治乘其饑饉而濟之以惠民亦肯懷苟得其人所至而定以爾淑治郡有方吏民不擾以爾宗哲臨事必辦才力有餘往因

其民以立其政使富而不溢貧而不怨以稱朕意可  
許彥先知隨州

勅具官某隨於春秋雖號小國然觀其應接鄰敵常有賢者今以吾士大夫之多而饋無善人以爲之守乎爾蚤有文譽晚習吏治尚無菲薄其民往求所以安之可

孫諤大學博士

勅具官某士溺於專門之學而不治諸書不達前世施之於事罔焉不知朕甚患之爾博於文史不流不固往司講解思所以救其失者可

王佺通判荆南

勅具官某南郡控引江湖商賈之淵而盜賊之會也守貳之事於南方爲劇爾游官之久才力有聞往贊其治益勉毋怠可

韓玠通判河南

勅具官某爾家世公卿當識治體而西南之政俾民驚擾達於朕聽往貳西都服我恩命無怠循省可

占城國進奉判官蒲霞辛可保順郎將

勅具官某航海而至奉琛在廷心知禮義之榮身無遐邇之異特頒恩命昭示遠人可

劉攽中書舍人

勅士有博學而不文甚文而不達於政者矣朕惟人  
才之難技士之急凡所擢用惟其所長矧夫名在文  
學之科才兼政事之選釋而不用夫又何求具官某  
能讀墳典立索之書習知漢魏晉唐之故中秉直諒  
發為謀猷方其流落之中益聞豈弟之政比召遷於  
冊府將漸賓於近班適以病辭勉從所請汲黯雖安  
於卧治蕭生雅意於本朝養子侍從之華實司號令  
之本惟詳練可以彌縫庶政惟辯博可以鼓舞四方  
爾其勉盡所長朕將觀爾於是可

曹誦遙團知保州

勅具官某惟爾先臣克平吳蜀仁澤之深與江漢無  
極于今四世子孫盛大時出能者昔漢唐功臣高密  
汾陽之家傳世赫奕不殞其業予甚嘉之今爾奮於  
闕閤之中休有措紳之望練達兵事翼贊西樞獨遠  
守之須才加使名以為重子欲不遠和好之舊而得  
嚴整之稱體國承家有望於爾可

王獻可火山軍李昭叙石州

勅具官某等河東邊城俗儉而兵勁吏能守法易以  
為治爾等才稱武吏之選家本名將之裔往修厥政

以寬治民以嚴御兵思稱朕意可依前件

鄒極江西提刑何琬府界提刑

勅具官某等朕惟古之聖王不泄邇不忘遠雖在江  
湖萬里之外眎之如畿甸之間是以並擇才能以察  
奸獄以爾極出將使指入參郎曹以爾琬比在江淮  
積有歲月咸能慎所施設紀於吏民夫寬民滯訟苟  
為不察雖堂上有不能觸苟為察之雖遠何患往祇  
爾事克慎庶獄以稱朕意可依前件

業溫叟度支郎中

勅具官某朕既克已裕民凡非法之求罔不罷去而  
團之經用率如故初是以思得敏強之臣理財節用  
以羨補不足爾以儒推吏術有聞於時其能量入為  
出助成地官以濟我邦計可

吳革江西運判

勅具官某江西地薄民貧嶮而好訟頃者有司失計  
以鹽賦民愁嘆無聊困弊愈甚朕雖已弛其峻密復  
其故常而瘡痍未平念之未嘗忘也爾以才敏擢守  
廬陵知其吏民之艱究其本末之變往佐漕事忠所  
以安而養之以稱朕意可

杜常兵部郎中

勅其官某夏官掌天下兵事而邊防禁旅馬牧之政比皆隸於西樞則事益鮮矣爾以吏能久於其屬於法當遷夫以久習之吏而治益鮮之宜事其無不辦也往率乃職益勉毋怠可

榮咨道通判鎮戎軍

勅其官某被邊之地政蕪兵民武吏以奮其威文吏以治其政凡所以愛民備敵之道至矣爾頃以博學多聞試於奉常出佐疆場勉勤職事益以觀爾可

錢式三班借職

勅其官某國家廣漕東南以實中都爾董其事免於亡失錫以一命益勉無怠可

翰林醫官陳易簡六人比舊各減三官牽復勅其官某等醫如函人皆志於仁不幸失之法不可廢而情則可恕爾等奪官既久稍復其舊體予至恩益勉毋怠可

李括知洋州

勅其官某益昌諸郡莫如梁洋地通蜀漢之饒俗廉奉隴之勤每欲擇守常難其人爾頃為赤令勤勞茲久懷組過家無異鄉國服我恩寵勉恩治民可

張士澄通判定州

勅其官某君子之仕不以高下易其心爾昔以才敏嘗奉使指茲于命爾佐中山守往悉乃力益勉於事則予汝嘉可

彭次雲吏部郎中

勅其官某以資格用人所以為公也而賢不肖雜糅無以獎勸士大夫朕既命有司講求其方矣爾為地官屬以才能稱進領銓事其悉心流品思稱朕意可

章塗吏部馬琬戶部韓宗古司封吳安憲都官黃景職方郎官

勅其官某等先帝以禮樂刑政責成於文昌用人之難非它官比清曹劇部尤重其選惟能試之有漸是以用無不宜以爾案按察西南治辦不撓琬典領徒隸從容有餘宗古出入臺閣有靖慎之風安憲家世公卿有練習之譽景質性端茂學術有聞並稱一時之良為我庶政之助譬如衆輻各致其用然後大車得以運行勉悉爾心以稱朕命依可前件

盛僑國子司業

勅其官某先帝肇新辟雍以養多士於茲歷年學者雲集師儒之任比益重焉是以增命樂正之官以輔司成之教爾以老成端厚久於郎曹往祗厥職勉於



訓勵無使陽城韓愈之流專美於前世可

黃庭堅著作佐郎

勅具官某左右史記言勤之詳而宰臣紀時政之要以按東觀會而成書然後善惡之實後世得以考焉苟非其人何以取信爾孝弟之美著於閭門文史之功稱於朋友昔張衡崔駰張華束皙皆以才行又於此官朕既思見古人爾尚追配前烈可

陳侗直祕閣知梓州

勅具官某朕憂勞遠人過於畿甸以為吏之侵漁細民者遠則莫見民之呻吟疾苦者遠則莫聞是以選任守臣惟難惟慎爾以臺閣之舊出臨關陝曾未暮歲厥聲茂焉朕惟東蜀郡縣之多思得循吏鎮撫其俗進直書閣寵光西南尚無非薄其民勉修安靖之政可

晏知止成都運副秦中梓州運副

勅具官某等蜀嶮而遠民弱而畏吏失其道民始無告父而不堪或以生事故朕選任使者必先循良將使吏不為暴而民不失職以爾知止賢相之後文雅有餘以爾中治術之精前後可紀託以二蜀之重分吾千里之憂爾其急吏緩民深體朕意可

游酢太學錄

勅具官某凡有職於成均者皆士之秀也爾以學業之茂獲與茲選勉修其行使士大夫有觀焉可

張舜民監察御史

勅具官某御史之官知無不言則朝廷肅然後言則天下信嘉謨嘉猷朕之所急也用人之慎孰先於此爾以文行風節見紀於時方召寘石渠而臺以名聞往祇厥服使言必有物行必有常以稱朕命可

張績祕書省正字

勅具官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顏之行而士之所師法也爾昔以直言進流落不用十有餘年安於潛默不愠不求今予命爾於東觀將用之也其勉修所以行之者以稱朕意可

李執柔司農寺丞

勅具官某大農事歸於地官則丞事益簡然卿寺之屬皆吾養材之地也爾家世名臣業履修飭往祇厥官無墜先烈可

陳烈落致仕福州教授

勅具官某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為政爾以篤行見紀於東南雖老而不試可以無憾朕方欲推爾所為處

於鄉人其起視學校使諸生有所矜式可

龔原國子監丞

勅具官某爾昔以經術教國子矣中以罪廢而士大夫高爾之義有司薄爾之過其徃澄丞事使朝廷用人之周無善不舉可

仲龍選刺

勅具官某古者宿衛之臣勤勞于內刺舉之吏捍守于外蓋官稱其事祿視其功事功既修然後得之今朝廷以仁洽親爵秩之施舉從其厚故爾以積年為勞考課當遷然非其孝弟恭儉持身有法則亦何以及此其服我恩命勉於自修使寵祿日至而無滿盈之患以稱朕意可

吳淵西頭供奉官俞諤左侍禁

勅具官某等爾以吏事宰府又勤於職懇求補外惟廉且慎可以終荷寵祿可依前件

袁說知博州

勅具官某吏部以格用人嚴銓綜之叙雖有賢者不得獨進故使政事之臣視其才能資任而以時用之然後法不亂而才不滯爾以吏能見紀歷典劇郡河朔之民方以饑饉為憂往勤勞徠以弭沍亡之患可

閻本太學博士葉壽正

勅具官某等天下之士視成均之所趨向以為風俗朕方惠其學術之雜駁而文體之流蕩思得知本務實之士相與正之木才質端厚學有原本濤議論堅正行極純繁其徃帥多士喻以朕意可依前件

宋實深澤王孫城之次一百歲餘承務卿

勅某祖宗以來以仁率天下肆予士民皆得保其天年爾以行義之厚獨享期頤之福一鄉所重朝所尊禮歲時有束帛之寵巡守有就見之義宜加一命以成子孫祿養之美可

韓忠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

勅有唐開元之初以儒將守邊靜則詳於治民動則計而後戰邊鄙不堞號稱得人茲于祖宗阜康兆民和諸戎狄垂白之老不見兵革亦惟禮樂之士能收干城之功用人之明豈獨前世具官某元臣之後風力自將拔於周行旋付河間之重入叅法從起膺宗伯之選世有明德人無間言惟乃顯考嘗以旄節為中山守寬厚之化決於斯民整嚴之聲震於鄰國三十餘年故吏遺民猶有存者今予命爾以要職撫寧斯土爾亦益懋乃德視乃先烈使北邊之人知韓氏

有子子亦有臣豈不休哉可

劉敏知辰州

勅具官某武陵被遣舊難其守比斥廣沅溪而控扼諸夷實賴茲土爾才堪煩劇累更事任尚能持身潔廉與物安靜以循養斯民懷服異類可

龐希道復翰林醫學

勅具官某爾以醫從仕始以不驗失官終以有勞獲叙功過相除固法之所許也既復爾舊益懋乃術以答恩寵可

克勅仲營並磨勘改正任防禦使

勅唐始以防團領四方之戎事中以刺史持節兼治兵民國朝參其舊章因其爵秩以錄親報功恩禮尤重以爾具官克勅力行孝弟著於閨門具官仲營服勤詩禮信於朋友皆董司環衛兼領造州積勞之久歲月應格俾正使名之重益隆磐石之宗夫富而能約者可以保家貴而知降者可以安職服是恩命思予訓言可

蔡確改知安州

勅朕體貌大臣務全終始有善則藩飾褒顯以風勵天下有過則遷就諱避以曲全舊恩至於用法蓋不

得已具官某早以才力奮於下寮旋蒙器使致位元宰第碩不類貪冒有素而溺於私愛以廢公議曲從舉吏之請遂成贖貨之辜其驕奢淫縱之狀理無不知而涵養蒙蔽之甚殆非體國致煩言之並作雖欲宥而不能默守小邦仍視舊職往自循省尚體至恩可

呂公孺知秦州

勅秦故重鎮統制西戎乃者肇復河湟邊候浸遠雖復號稱近地而實據其本根用人之難與昔無異具官某故相之後風流未亡舊德之重出入見紀臨民有寬厚之美治兵知節制之方儼然長城可託西碩朕方包舉兵甲以懷柔異類督厲將帥以完整邊防蓋非靖重無以為安非繕治無以特久祇率朕意勉成厥功可

樂城集卷第二十八

樂城集卷第二十九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仲鸞等六人磨勘防禦使

勅狀於族屬之尊思極富貴之奉至其進秩之際必由考績之詳蓋所以示出爵之非私勉脩身於在位典章之舊朕何敢忘具官仲鸞力行孝恭閨門稱順具官仲隗服勤詩禮朋友攸嘉具官仲癸恭儉自將有縉紳之度具官仲卿脩飭匪懈號宗黨之良具官仲聘信厚之深居有聞望具官仲霜威儀之謹動無過尤皆領職遙州分董右衛旣積勞於累歲宜正命於前官尚能以約保家以謙守位服此新命思我訓言可依前件

張之諫知德順軍

勅具官某守土之臣皆欲久於其事矧夫邊吏內撫軍旅之政外御夷狄之情非習其故何以能稱爾以材勇謀略出入邊鄙安定之治綽有令聞是用就易符竹往施舊政蓋所以安靜疆場非獨便爾私也可

寇誦覃恩改朝請大夫

勅具官某朕續嗣丕業思與士大夫祇奉遺訓同濟于艱難爾久服官政有勞于位登進爵秩非予爾私

亦惟先聖之德澤不泯于下可

郭時亮通判海州

勅具某官朝廷之法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爾昔左定武百發姦謀而義不受賞歲月久矣大臣猶以為言東海名郡往貳守事益勉於政將以觀爾可

安宗說知利州

勅具官某益昌之民山居而谷飲控二蜀之要耕桑不足而商賈有餘不得安靖之吏民將有不堪命者爾昔以選用所至有聞不由吏部復典茲郡其益勉於從政以報恩命可

范子奇河北轉運使

勅具官某河決而西汗漫千里聽其西流則堤防未立郡縣受害澮水堙塞導之東徙則功費極大民殫於役水未必聽頃者議論紛紜未知適從人民流散靡所矣止朕中食嘆息思救其患以爾任寄之又才力有餘頃將北漕嘗講茲事是用申錫前命責之成功夫使水不潤下民不宅上則征賦靡弊帑廩耗竭漕事盡廢爾將何以尸此其往悉乃心博謀於眾詳究利害以時上聞朕將考而施之尚勉無忽可

吳安持司農少卿崔公度將作少監

勅具官某等朕用人之廣實惟其材上自公卿之家  
下迨山澤之雋一有可任不論其世以爾安持賢相  
之子所見者大歷試煩劇風力有餘以爾公度奮自  
東南文采自表用之諸寺職業不廢遞加進擢以慰  
勤勞或勉興九農之功或益修大匠之政朕將考察  
其實以觀成功可

王兢湖南提刑

勅具官某朕俾士大未入治省曹出按州部非特以  
寵祿厚其身也內則習知朝廷政事之體外則審察  
吏民情偽之變踐歷既久獎用亦重爾總督倉庾才  
力有聞惟是湖湘之遐民習嶮陋之故行獄所寄得  
人則安其尚悉乃心罔以內外之殊而不盡其力可

錢映知真州

勅具官某五代藩鎮之家惟吳越之後冠冕相屬豈  
惟朝廷寵綏之厚赤其子孫忠孝之篤楊子重地據  
江浙之會守土之吏未嘗不選也爾以奉使之勤選  
領其事治民之餘得以瞻望父祖之故國豈不休哉  
可

正浙知階州郭逢知德順軍

勅具官某等朕以恩信御夷狄以嚴整治邊鄙常使

我直彼曲彼亂我治庶幾兵民底于安靖凡守邊之  
吏皆當知朕此意爾等咸以才謀見紀習於疆事往  
祇厥官肅戒無怠可

蕭士元石州李昭叙忻州李說隰州

勅具官某等河東諸郡大牙相錯皆塞通鄰國有兵  
有民凡與茲選其任惟一爾等咸以謀略才勇所臨  
治辦或告親嫌許以易地將使吏卒無送迎之苦而  
邊鄙獲安靖之便各勉於事以稱朕意可

致仕馬充等以登極恩改承奉郎

勅具官某等爾以昔年知止退安丘樊顧子縑服均  
需多士進秩之寵隱顯同之往服異悉以介眉壽可

燕若濟知東明縣

勅具官某占者大邑必使學者制之矧維畿甸四方  
觀法於此大臣以爾才堪治劇命以東昏耳目所接  
得失可考可無勉哉可

陳向知楚州

勅具官某爾為部使者薦士失當以致人言朕不忍  
廢付爾山陽淮南之民若經水旱流亡未復勉修政  
事勞徠安集俾民宜爾以蓋前咎可

士縉磨勘轉右監門衛大將軍

勅具官某九子五宗之屬皆有十年之叙勤勞非在廷之比而爵祿居庶姓之右所以示親親也爾能孝恭內外無怨無惡坐閱歲月以陟門衛苟知以進秩為懼日務克已則寵祿之至何止於是可

黃好謙知濮州

勅具官某爾齒髮雖衰而風力猶在憚於朝謁亟請外官朕惟民政之難不惟其力而惟其才俾朕得循良以牧養細民俾爾得暇豫以攻治衰疾夫亦何所不可濮陽之治尚能勉以圖報可

張脩駕部郎中

勅具官某馬牧之政歸于西樞則司駕之治簡矣以爾才力之優歷使諸部亦既勞止還總車乘政之試於內服益以觀爾可

王瑜京西提刑

勅具官某官宿其業則民安其政方今吏溢于額朕雖欲行之而有所未暇以爾素刑于淮甸歷年之久民無怨言茲復命爾督視許鄆地雖不同而職事如一庶幾練習之故以無曠弛之慮祗朕新命益勉無怠可

康識權發遣郟州今落權發遣

勅具官某朝廷急於用人故士有以資未慮格進擢事者爾以才智足用擢守郟時歲月既久治辨有關俾正厥官益思所報可

楊叔備少府少監守本官致仕

勅具官某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古之仕者以之而士大夫有不能者爾起於布衣進貳列卿而能因病告休敦止足之義因其舊秩歸權鄉黨尚使子弟知所矜式可

融州歸明楊晟該等改右班殿直

勅具官某等爾等獻地築堡披山通道忠孝之心見于勤瘁不有褒顯孰云旌勸特命進秩列于廷臣祇服無恩永保疆賜可

曾肇磨勘政朝散郎

勅士大夫有常秩者皆得以叙進至於近侍之列優以三歲之典非謂從官親近而特私之也進用賢才理有當爾具官某學術精博遺詞甚工操履堅正遇事不苟比司國史煥乎筆削之華進領掖垣確然議論之正有司考績於法當遷稍陟學階增重要職勉服寵光之厚益思報稱之宜可

蕃官折師武軍恩改西頭供奉官

勅具官某朕纘承丕構推恩四海罔有內外咸進爵秩爾世在疆場有守禦之勤服吾異恩勉事忠孝可

郭知章知海州江公著通判陳州

勅某等天下之士非舉無以知其賢非試無以効其實舉之於衆而試之以事此先王所以求賢責實之方後世之所不易也爾等咸以才名薦於近臣朕信而任之使知章守東海使公著佐淮陽勉悉乃心朕將觀爾所為以知言者之非妄可

黃好謙知潁州

勅具官某汝陰民庶而事繁河通而地勝前後擇守皆用名流圖謀具存風迹未泯爾才術通敏長於治人出入勤勞又於郎省自求外服以養高年亦何愛於一邦不以成其素志益勉於治以答異恩可

霍唐臣知濠州

勅具官某士奮於布衣為列郡守有民有社可以言政爾積累勤瘁逮茲長人蒙雖小邦而民物之繁山川之勝苟洽之有道亦足以觀循良之効矣可

晁端彥吏部郎何洵直可勲郎顏復禮部郎

勅具官某等朕慎於用人進必以漸考實已試之効常懼或失其人故使端彥以功籍之明升領右選洵

直以典禮之修進直勳府復以奉常之勤擢佐春官庶幾習焉鮮有敗事爾等其明識朕旨省察姦吏剽決留事以稱吾設官之意可

辛廼太常博士韓宗文光祿丞孔平仲太僕丞

勅具官某等朕網羅雋又而分之職事以養其才能苟無曠官有進無退廼儒雅自飾藹然有聞宗文世族之良勤於厥事平仲詞學有本敏於為政皆有已試之效當吾次遷之選夫奉常三禮所在而善羞開牧朝夕之所有事也其勉悉乃心務舉其職以稱朕意可

元著寧館閣校勘換校書郎

勅具官某先帝始復圖書之府並建官屬而收校讎之職爾昔以大臣子篤志學問列於石渠終喪而來官匪其故祇服新命勉思舊學以克嗣世可

梁燾轉朝奉大夫

勅因材任人國之大柄考績進秩吏之常法乃者歷選滯淹試于侍從而有司奏課以時上聞非朕敢私法固當爾具官某早以好學召真石渠中以嘉猷入事樞府恬於榮利又此盤桓方議禮於秩宗旋納忠於西掖進對一再議論雍容歲月之遷未足為寵大

言大利將有埃焉可

張淳知長垣縣

勅具官某士欲得民而行志莫如為邑毀譽易聞榮辱易及莫如畿甸大臣言汝可辦是邑徃慎為所毋忝知者可

李清臣資政殿學士知河陽

勅朕惟先朝政事之臣與聞玉几之言常奉橋山之禮助我致治行將三年出納萬微日以詳練而乃飛章自乞誠意確然屢却不回執志莫奪止足之懼黽勉而從具官某博學冷聞蚤與直言之對高文密議中陪禁苑之遊自登丞轄之司益著公勤之効勸於機事力請近藩雖大臣體國不以中外為心而朝廷任人常敦始終之分三城重地少假賢勞祕殿隆名益旌舊德尚懷眷予之厚入告謀猷之嘉惠安小民推廣予意可

張整皇城使廣西鈐轄加遙刺再任以交人

理會地界之故

勅具官某桂林諸郡帶山並海控引裔夷比雖少安而備禦之宜常若寇至爾以才勇謀幹久於其地特加遙州之責仍領兵鈐之重勉圖方略以答恩寵可

醫官元瑞叙推易使

勅具官某爾以方技事上前以不效失官後以有勞進秩時既當叙而法非其故疑而後予古之道也祇服異恩益勉無怠可

交趾使黎鍾吏外副社英董東頭供奉官

勅具官某等梯航之勞不憚嶮遠職貢之禮克遵故常特加朝命之榮以為海邦之耀徃服恩寵無廢忠勤可

鄧忠臣祕書省正字

勅具官某爾昔以賦頌之工登圖書之府終喪來見舊學未忘徃祇厥官以卒前業可

成卓

西京左藏庫副使邕州左右江副使檢校人畫歸化州地圖致農智會乞謝明地典

勅具官某歸化近蕃與吾疆土相接爾為邊吏而致其割地以附益遠夷不任其咎罪當誰執奪爵二等

邦有常憲徃祇厥官深體寬宥可

仲決轉正任防禦使

勅朝廷篤於九族之恩許以十載之叙使其賢者有所勸勉而怠者知自修飭祖宗之舊漢唐所無有司奉行敢有加損具官某切知義訓長事禮文無膏梁



之識有措紳之譽久服勞於遠郡故正命於使職其克自修以求終譽可

曹評正任防禦使

勅曹氏為將不妄誅戮遠人安之忠厚之報集于子孫自勝衣以上皆高爵重祿而天下不以為過朕甚嘉之具官某幼蒙父祖之慶長有措紳之譽服事左右勤勞匪懈正名開禦之任以旌恪恭之懿服我休命毋忝乃祖可

熊本降授朝散大夫

勅守器不假疆場之常道啓寵納侮蠻夷之野心謀之不臧終必貽患具官某昔以近侍出守桂林眷歸化之近幕有商夷之小警不惟分上之素定輒興畫界之狂謀舉八縣之故封指三隘而為境苟幸一時之無事遂忘經世之遠圖咎既莫追罪不可赦奪官一等國有常刑思蓋徃愆爾其自訟可

張綬湖南提刑

勅具官某爾昔以常平奉使官廢而罷濟南大藩民富而多盜布政期月人亦用又荆湖之南地遠而多嶮民悍而喜訟行獄之寄惻于予哀徃祗厥官布欽慎之責蓋朕之用人惟善所在不以遠近為異爾其

勉之可

劉當時太僕簿

勅具官某朕數求篤良選世族之後惟乃顯考昔為嘉祐侍從之冠文學議論有絕倫之聲肆爾仲叔侃然自修不忘前人然于命爾僕臣之佐以修閑牧之闕毋荒失朕命以忝乃父可

張宙古尚書省都事出職改朝奉大夫

勅某任為大夫出守列郡士之力學行義有白首而不能至者矣爾名在中臺勤勞積歲坐而致此朝廷之於三省厚矣蓋將自是為吏民長惟清與慎乃能終荷斯寵可

陳遊古知沂州

勅具官某沂居齊魯之間周孔之風既遠民悍而喜寇法之所以待之者不與它郡等朕甚憐之以爾老於從政知吏民之情徃求所以安之非徒勝之而已也可

周純知號州朱陽縣

勅某縣令雖輕職要而近民苟得其人事或以濟虞詔為朝歌長施設方略使積歲之盜一朝而去吾吾士大夫之富不愧於古而獨無其人乎聞爾昔討康

恩折誠執俘纓獲渠師而以誣罔被譴功不時賞今商號之寇依阻為虐往思古人時建功名以效疇昔之勇可

宋子儀大理寺丞

勅某用人之明莫如已試崇陽之訟誣執交構更數獄吏皆不能察汝能究其本根而枝華自舉使冤者獲信死者無憾往丞廷尉推行此心要使庶獄皆如此而後可可

秦晉國安仁保佑夫人張氏

特封吳楚國安仁貞壽夫人

勅朕承懷先帝簪履之遺率皆當今官掖之費而况擁佑聖德夙夜有勞光寵極於一時始終歷於多載不有異數何以示恩具官張氏資性淑均值遇明聖躬執燥濕之役行兼保傅之賢賄致治於承平誠有功於當世封吳與楚實居四海之上游既壽且賢殆薰五福之美報號名之盛前後莫倫明發有懷匪以為賜可

彭汝礪右史

勅朝廷以科舉取人甲乙皆侍從之選然而速進有浮淺之累歷試得重慎之宜速茲稍淹士知自養望實既備用之不疑具官某蚤以詞章策名第一試之

彈奏臨事不回屢嬰權倖之鋒不為進退之慮翱翔外服龜勉歷年今朕思得忠良之士以紀言動之實顧瞻在列咸曰汝宜出入禁闥益將察汝所為長育人林亦當識子深意可

王陟臣右司郎中

勅具官某尚書萬幾所在二丞總之至於條目之煩即任其責朕既欲得清流以厭服多士又欲得能吏以肅齊庶政爾名臣之後學世其家者以藝文膺上第之選頃以強濟為天官之屬都司之任汝實宜之往祗厥官思稱朕命可

王古吏部員外郎

勅具官某晉魏之間吏部進退天下士而世不以為嫌今茲以格用人動輒有法苟能清心奉公宜無不治以爾名相之後奉使諸道號稱良能勉佐天官繩晉難之吏寬滯積之士以求稱吾意可

張詢浙憲

勅具官某地官掌財賦之出納而辦其登耗爾佐其事累年于茲亦已勞矣吳越之人文巧好利犴獄多有汝長於其鄉而知其情偽往將典憲鉏其豪強而紓其無告以致于欽卹之意可



沈季長少府少監

勅具官某天惟無私故物無不生朕於用人惟其可者從而舉之爾昔以事廢於朝周旋於外久矣朕棄其過而收其所長擢為九卿貳爾亦深識朕意勉修厥職以答休命可

林英大理少卿

勅具官某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然後民知不犯有司今朕既省事以安眾棄利以厚民而决獄之煩動以千數豈其聽讞之吏不能推行服意以至於是哉爾以儒者過於吏道尚能以經術緣飾法律先民有言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朕夙夜庶幾天下之吏能服斯訓以助予治矧於廷尉安可不勉可

樂城集卷第二十九

樂城集卷第三十

西掖告詞五十九首

姚勳宗正丞

勅具官某進取之士志於功名不得廉退靖重之人以鎮之則往而不返流以成俗朕方博求賢雋以助成治道聞爾淡於榮利未老而歸宴居立園稱道不亂是以擢丞宗正以風勵天下勉從弓旌之命使士大夫知篤行之貴可

林希湖州周之純宣州沈季長秀州

勅具官某等江浙之間山川民物之勝有唐臺省之士求守其地有不可得者矣今茲士大夫重內而輕外胙之千里之社或缺然不滿其意此豈朕不泄邇不忘遠之意哉以邇希蚤與從官文學足用之純昔嘗奉使才幹有聞季長久於滯淹風力不替朕惟吳郡宣城嘉禾三郡之富思得才者付之吏民勉究乃心毋以內外為高下之意民苟安汝朕不汝遺可

李傑梓州提刑陳鵬運判

勅具官某等東蜀諸郡頃以西南夷之亂輸輓供億民不堪命朕既寬而養之疲瘵未復而春夏繼早有艱食之憂是以刺舉之吏其選尤急以爾傑項參使

事又勞于職習知其故以爾鵬生於其鄉長為之吏詳其得失故使傑察其刑鵬佐其漕朕於遠人所以念之者至矣推予此心各勉於治可

呂陶京西運副上官均比部員外郎

勅具官某等士任言責則無官守以言取人而不試以事朕以為未也昔漢宣帝以諫大夫通政者補都國守相而唐世御史與尚書即相出入也蓋前世之所以用人者至矣今陶由殿中擢與七人之列而均以監察遷為副端之重其為朕明是非辨邪正者多矣其以陶刺舉許洛諸郡而以均按計出納諸籍苟試之以事而人無間言焉則才可見矣可

史宗範知涇州

勅具官某安定雖非極邊而聚糧訓兵為疆場之重所賴者多矣爾歷試諸郡治辨之聲達於朝廷是以召之江而優佚之邦付之金革備禦之地勉修厥政緩懷兵民而撫循將佐以稱予選任之意可

黃慶基鴻臚丞

勅具官某鴻臚之於諸寺號為少事矣然皆朝廷所以長育人材之地未嘗妄授也爾通守南邦蓋未嘗求而選擢自至其克自奮勵使天下信吾用人之公

非苟然而已也可

張岫戶部員外郎錢長卿刑部員外郎

勅具官某等六卿之屬其切於民事者地官制其衣食而秋官治其生死有非其人或受其病以爾岫將漕右輔民不告勞長卿司計中臺事不失統是用以特進之俾佐二部夫職日以高則責日以重惟能以遷為憂而不以為嘉則職事舉矣可

大名府驍武第一指揮都虞候楊政等七人

可並左右侍禁

勅具官某等承平既久貔虎之士以歲月為勞坐致好爵既登仕籍後從吏治惟廉與慎可以安受寵祿可

韓維守本官資正殿學士知鄆州

勅朕承祖宗之不業訪求黎老與共國事矧復裕陵藩邸之舊父兄世臣之餘民望所依朕何敢後然而華髮在御有賢勞之嗟放力既愆以出守為樂退之際禮義存焉具官某湏以耆艾恬於燕閒召真邇英賴其勸講之助擢居黃閣付以議論之權任寄方深歲月未幾惟廊廟有日吳之務而方州存卧治之風眷南陽之大邦本故鄉之近地仍還舊職以示往

恩尚俾中外之臣知子終始之意思永終譽克綏厥心可

李士京將作丞余中軍器丞

勅具官某等匠事之不可廢與戎備之不可忘其職均耳以親為嫌法所尚避往祇新命率職無怠可

劉務誠三班奉職

勅具官某吏自宣猷改隸奉常歲月茲久勤亦至矣錫爾好爵勉於廉節以安寵祿可

王衮知袁州

勅具官某吏道以律令為師然讀其書誦其數而不知所以行之未足與言治也爾明習三尺出守列郡臨長吏民知弛張之方有循良之譽急於親養來請鄉邦朕不爾遠以勸能吏祇服休命益勉無怠可

馮宗道遙郡刺史

勅朕嚴內外之分飭左右之戒是以近習之臣雖才智敏強見於內廷而外無知者具官某蚤蒙器使若經事任出入諸道靖而不煩比緣積勞之久擢參後省之祕而重慎祇肅有加於前宜因寄資之崇益以閱月之效佩之郡印以寵貂冠勵爾在公清我禁闈可

胡田州先以合龍副使知誠州改為軍機知誠州

勅某沅誠皆南邊新郡而誠之於沅地不能半官吏兵丁餽餉勞止比因有司之請易以軍壘之稱爾因領舊治以撫遠民均為長吏毋以名號之殊為輕重之意可

陳安石知襄州

勅襄陽古都會也山河雄勝居楚越之上游風俗剽悍蕪雍洛之餘習在戰國為用武之地方承平為無事之國牧守之勝圖謀具在具官某起自世族華髮一心試之中外清節可紀比者解印西土持節南陽坐席未溫捧詔入覲眷荆州之重地方守臣之關人匪為爾私將適氏望勉圖安靜之術思繼循良之風可

孫懷用知寧化軍郝逢知奇嵐軍

勅具官某等嵐谷固軍皆樓煩之故地民事雖簡而逸政為重守土之吏必慎所付爾等咸以選任習於疆場之政惟恩與信可以附吾民而服隣國勉思訓言無怠於事可

王愈光祿丞

勅某政無大小以得人為重雖復膳羞之未足效才

否之實爾又試於外而來居此勉修厥職毋忝朕命

姚勛秘書丞

勅具官某爾以清節懿行聞於鄉黨公御譽者交至於前乃者權丞宗正實刊玉牒顧惟東觀之重號為衆材之委往服厥職益懋乃德以稱予待爾之意可

蒲宗閔知興元府史宗範知廬州

勅具官某等漢中蜀之大都而合肥楚之奧壤守臣之選不在有司以爾宗閔入治郎曹出將使指以爾宗範踐歷藩屏宜於吏民因其已試之效付以共理之柄往祗厥服俾二郡之民被豈第之政以助予治可

林顏權知泉州

勅某祿廩之給官有常日爾奉使于外而取逾於法以致人言將何以率厲群吏責之廉節乎宜罷所領假守方州祗服寬憲修省無怠可

孔平仲大常博士

勅具官某刑政之得失衆人知之然其所興壞止於其事而已禮樂之得失視之未必見也而治忽之端或自是起故朕於奉常之官擇之必慎用之亦速爾

以儒術精博吏治通敏以在茲選其克為朕別嫌明徵以詔爾長俾上下內外不愆于舊章則爾職舉矣可

西蕃首領溫溪心年欽禮二人並降化外州團練

勅具官某等天之於人善惡必報朕上法天道以爵命四方有能忠勤必保富貴爾等才雄諸部心奉本朝審於禍福之原明於逆順之理團兵寵秩蓋旌守節之堅絕等異恩當埃成功之報可

鄭佺知單州

勅某公卿之世有列於朝不患不用而患不立爾名臣之後以詞藝自奮入佐卿寺出典藩服由河內領單父恩亦厚矣毋忝乃祖勉思所以報者可

孫之敏知雍丘楊瓌寶知咸平

勅某等畿邑大夫古所謂內諸侯也仰有朝廷俯有吏民善惡之妨朝夕可見以爾之敏家世名臣才穎自著以爾瓌寶宦學歷歲志節不回試以鄉遂之民將觀政事之實在邦必達爾尚勉之可

許懋右司郎中

勅某萬幾出納萃於中臺詔刺稽停文案壅滯自唐

正觀之盛而患之矣矧今俗弊政煩實倍前世雖上有管轄而郎不得人罔與共濟以爾奮自周行亟更劇務強敏樂易所至有成是以召自南服遷領右部尚能體余不決之舉勉盡匪躬之節虛位以俟爾其欽哉可

陳軒主客郎中

勅其春官之屬皆郎之清選也爾昔以文藝發身名在甲乙中以靖退補外安於遐迹還朝已久素守不渝今典祠溢員而司蕃虛位祇服朕命往勤厥官可

豐稷殿中侍御史

勅其官某孔子稱有德者必有言德之無素而言以爲責則言有失當而聽者惑矣爾昔爲御史不得其言而去出使諸道入居郎曹端良之聲子有聞焉其尚一乃心時以德言來告俾予一人獲聽德之助可

陳知晦蔡州發判

勅其官某五世舊臣百年遺老求之於時蓋無幾矣今其子弟官於四方左右莫與爲養大臣來告惻焉疚懷以爾篤於孝弟服勤無數雖從事汝南疑於左遷而朝夕之奉實惟汝志可

向宗旦司農少卿

勅其官某司農掌倉庾委積舟楫苑囿之政合以時行視吏卒因其勤惰而正其黜陟蓋亦勞矣異時二卿共事猶或不給今萃于一安得不告勞乎爾以世家之盛薰外戚之寵而仕由科舉官有風述往爲之少俾羣司競勸衆務咸舉以稱朕命可

侯利建京東漕并亮采河東漕

勅其官某等齊魯之富甲於四方而連歲水旱民艱於食盜賊將起汾晉之貧甚於西邊而逮秋豐成粒米狼戾收歛爲急朕思得良使者以濟二方之宜以爾利建忠節強勁安靖不擾以爾亮米才力敏濟察舉有方卓然已試之效庶幾諸道之選往祇厥服使民食無匱而邊儲有繼此予所以命汝意也可

馬城湖北憲

勅其爾轉漕汾晉之間以羨補不足歷年于茲亦既勞矣荆楚雖遠而庶獄之治方漕爲簡其克清心慎聽使江漢之間無冤愬之民以荅恩寵可

林積知福州

勅其長樂大藩七閩之冠衣冠之盛甲于東南工商之統利盡山海然以地狹故民多不足俗巧故吏或不稱爾既生於其鄉長習爲政歷試列郡服勞諸卿



今予命爾懷組而歸非獨觀榮於故鄉蓋將責實於來効可

朱服擢發遣泉州

勅某爾昔嘗備左右史矣出涖京口干茲在甚朕比以常法遷爾長樂而有司言爾事親不謹為吏不職朕方以恕臨物不忍究也清源大府徃為假守內飭孝弟之行外循律令之禁日夜不忘庶免來咎可

林頰知濠州

勅某汝奉使閩越不聞令譽而臨財弗慎以致煩言朕因其悔過待以寬憲而公議不置封章繼聞濠雖小邦有民與社服我恩貸勿忘省循可

令髦以率府率講書授通直郎

勅某先皇帝厚於宗室勉以為善有能通於經術率常試以吏事爾誦習典謨明其義訓徃服通籍之寵以為維城之勸可

張宏古知登州

勅某文登濱海有邊防之責上出守其地非選不授爾服勤南宮以積勞而徃勉自修飭無忝明命可

高遵易改知全州

勅某黔南雜遠而任寄為重爾以親徃憚於嶮艱改

命清湘以安祿養孝治之篤豈惟爾私可

何琬工部郎中

勅某漢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至于技巧工匠器械元成之間鮮復能及未維熙寧元豐之政其微見於百工之事與漢宣比朕雖繼之以恭儉而至於練精之功其可忘之爾歷使諸道吏能有聞入替冬官厲精庶務勉循舊章以毋失其故可

崔公度知潁州

勅某汝陰土沃民夥有魚稻之饒而訟訴之煩亦倍它郡守得其人則湖山之勝足以為樂苟非其人狂獄煩多日不遑給爾蚤以文詞備選更踐吏事亦云久矣勉勤政事毋為穎俗所撓以稱朕命可

黃洵知賓州錢師孟知橫州

勅具官某等嶺南諸郡土曠民稀而密通夷落以疆場之政為重故守土之吏常選於右府以爾洵仕至通籍而帥臣任以軍政以爾師孟雖為勇爵而習於文法之治安敏寧浦有民有兵其先為安靖以待外侮知予所以命爾之意可

石景畧可宜德郎

勅具官某朝廷因唐之故以大曹寺監綱紀百執事

之治凡祖宗法令之舊合散出入有司有不能知者是以分命近臣條祈爲書於茲歷年爾與有勞焉功雖未究而考應於格舉自縣令實之通階毋郡邑之勞而被斯寵爾其勉之可

范純禮發運副使

勅具官某慶曆名臣莫如文正之賢者朕訪其後人冀之於朝如見遺老以爾慎靖而文肅恪而通能世其家是以擢於文昌之要付以禮樂之事而乃畏避權寵自嫌閑闕東南漕事國用之根本任人之重朝廷難之均通有無以實中都非特私請之便實亦當今之急也可

張汝賢右司郎中

勅某東南都漕出納財賦幾半天下左右都司綜執綱紀與開治要雖有內外之異而用人之慎其選維均爾比自文昌出總饋運治辦之稱朕用嘉之還爾舊司益勉毋怠以稱朕委寄之重可

韓宗道太府卿朱光庭太常少卿

勅某等西漢之治以九卿爲重隋唐以來政在中臺則寺監之事蓋無幾矣然至於奉常司府禮樂財賦之所在用人之慎初無間焉宗道奮於世族之良練

建政治之要光庭比自諫諍之列出佐綱轄之司而皆敦朴自守才力有聞擢居二寺之重益觀歷試之效深自勉勵以究成功可

李之純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

勅蜀雖嶮遠而民習禮義易與爲善難與爲非一遇循良懷之沒齒少加虐政病不自申昔張詠出守方兵革之後撫之以義民欣戴之趙抃奉使方泰修之餘節之以禮民安樂之及其後來吏民驩呼唯恐其去得失之效昭然著明具官某性本靖深政實寬厚處東南苗役之際簡以易從當西南征伐之衝安而弗擾遺澤猶在父老知之是以改重職於西清付遺黎於右蜀勉因舊治追繼前人毋使張趙之賢獨專巴漢之譽可

廖正一祕書省正字

勅某朕登延簡良策之翰林爾推言往古以及當世挺然不回朕甚嘉之東觀圖書之府挾冊考義游於其間者皆士之選也爾性講習道藝長育才幹敦業以待舉吾於養士亦厚矣勉於問學思所以成之可

劉舜卿加選郡團練馬軍都虞候

勅朕臨御華夷不求功伐本欲屈己以安衆故務柔

遠而息民蠢披鬻羗風號連寇誘陷思立得罪先朝置而不誅冀其改過乃敢結連西夏攻圍南川竊據邊城窺伺便利天奪其鬼無復畏忌之心人嫉其姦思致殄殲之勇時子良帥集此庸公且官其學通詩書才任斧鉞靜而知變勇且有謀至則避其銳鋒去則攻其不備臨洮堅壘破不崇朝講珠長橋殘於一炬元惡受首種羗震驚折馘執俘恩既均於諸將發蹤指示賞不可以逾時宜錫州團之名仍遷軍候之職河湟遺種未忘反側之心惟懼深謀當審恩威之用勉思全勝以究前功可

游師雄改奉議軍陝西運判賜緋

勅其伐叛桑服朝廷之大義避實擊虛將帥之成筭爾出使西鄙灼知虜情能宣朝論之詳以助元戎之決縛致首惡壞其密謀諸羗震驚邊吏增氣遂以文史之舊與有矛戈之功增秩易章未足為寵奉使將漕益觀厥成予欲戢兵固所望於爾者兵利乘隙豈可以為常哉可

廖正古通判滄州

勅具官某景城負海帶河為一都會養兵備邊仕蒸將帥當得才士往為之佐爾昔為小官疾姦除惡以

能名聞祇服寵命勉思所以為報可

龐元英鴻臚少卿

勅其朕嘉祖宗將相之臣有德于朝有勞于邊訪其後人長育成就以勸勵百辟矧爾風力強濟出入有聞養導國容職高而事寡茲朕所以追寵先正之意爾往勉之可

張琬知秀州

勅某有司進退多士必以資考為之銓次爾入官雖久而法當為邑擢守嘉禾出於異恩其克臨民以寬勿為苛亟馭吏以嚴勿為姑恩思所以答獎用之意可

曾孝序通判莫州

勅某河決而西北方並塞之地頻年水災民艱於食爾以才選往貳守事其思所以均通有無疏導埋塞使吾邊民免於流徙之患則吾爾嘉可

劉言可內殿崇班

勅某爾章獻外家子生於統緒而能勉自飭勵以成淑均之行選與宗姻既綠華族特增美秩茲有舊章益務自脩以末終譽可

張岫戶部員外郎改戶部郎中

勅具官某爾既出使近部入贊民曹其為屬任均矣然猶以資考之異別中外之民用人之慎國有常典益勉於事以觀成功可

韓緒等 西賊攻圍鎮戎軍南川寨等處韓緒等官務守有勞或復傷中韓緒韓運韓二官務

勅韓緒等夏戎背恩侵我疆場犬羊之羣遍滿川谷諸將戮力清野以須或斬賊酋豪折其凶氣或堅完壁壘保我悉徒雖矢刃夷傷而忠節彌壯遂使醜類奪氣引兵遁還得不償費無以復令其下論功行賞國有舊章疇其勞能增其爵秩朕既無德不報爾尚勉於立功可

蕃官党令征攬哥趙合景覃恩改官

勅某等朕嗣守丕業九在臣庶罔有內外咸欲先之以恩而後賞其所報爾等守在蕃服世篤忠勤朕以遠故遣爾增秩賜邑與朝臣比勉爾勉以答恩寵可

額臨再授給事中

勅朕歷觀多士惟有實者可以久用而不見其效若夫無實之人朝為端良而莫入於邪具官某質重而文不阿世俗比從將漕權寘東臺封駁之風震竦朝聽旋以河漳之害出使趙魏之衝面直聲在人公議

所惜因其入奏俾復舊司勿改平日之心審察未行之政朕有過舉不憚改為苟無布於四方害及民物則朕為有知人之哲爾亦有常德之譽矣可無勉哉可

孔文仲中書舍人

勅政令之出公卿為朕行之而臺諫為朕言之方其未行內史舍人得聞其議與其既行而後言孰與未行而議之哉具官某蚤以直言鋪陳治要流落雖久氣節不衰比自右史遷長諫列朕審聽其言未嘗吐剛茹柔慨然有仲山之節是以擢真西掖試以代言夫文墨雍容既爾舊學論思密勿毋替前勞可

張頴待制河非都運

勅河決累年隄防未立西山諸水汗漫無歸屬此秋霖鞠為汗澤朕比顧之念寤寐不忘雖振廩已行而宿麥未廣欲使斯民無艱食流亡之患要在使者有受人惻恒之誠具官某蚤分刺舉之權旋委方州之重以勤勞久次之選居出納右部之繁趙魏之憂宜任其責農桑之政勉盡所宜特加延閣之華以重外臺之寄可

樂城集卷第三十

樂城集卷第三十一

西掖告詞五十一首

太皇太后三代

曾祖瓊魏王

勅朕祇事東朝朝夕咨焉以從政乃者躬見上帝升  
俯神考克以眇躬率行盛禮思所以仰報於  
慈訓謂莫如追竊其先人太皇太后曾祖某蚤事章  
聖蔚為名臣智勇冠時忠勤沒世決策瀘淵之役平  
致匈奴之和勲列鼎彝慶鍾任姒賦政惟恆澤被海  
隅家傳異姓之王誓堅帶礪恩加千里之國昭示子  
孫其尚有知服此休命可

曾祖母李氏燕國

勅朕嗣守鴻圖初見上帝推行天澤丕冒海涯矧惟  
文母之家尊為外戚之冠恩自近始寵無與倫太皇  
太后曾祖母某氏積藻之儀敬而不瀆珩璜之節動  
必以時作嬪大家肇錫餘慶宜新湯沐之奉以追窈  
窕之榮音徽永存尚克嘉此可

曾祖母李氏韓國

勅和熹之慶兆自高宥外奮武功中篤淳行闈門之  
風比隆儒者維我聖母鍾慶烈武積累之厚追配古

人宜其室家並受光寵太皇太后曾祖母某氏夙被  
女訓有鶴巢之風能使君子成羔羊之行德配圖史  
福流子孫肆子熙事之成宜錫大邦之寵服我新命  
育爾舊肝可

祖繼隆楚王

勅朕惟祖宗功臣能父子相繼勲業不墜者惟曹氏  
高氏克顯於世而皆篤生聖女輔成二宗之內治今  
予神母實親庶政均覆內外是用寵其先人以慰慈  
心太皇太后祖某武力自奮家聲益茂出擁旄節入  
董環衛與漢辛氏武賢慶忌唐李氏西平大涼較長  
學大罔有慙德茲予大享于合官思與懿戚共享其  
福大邦名城爾實宜之肇封荆楚以福爾後可

祖母康氏魯國

勅古之命婦貴從其夫維克有後則以其子矧予天  
下之母內極三世之壽可無追崇助我孝治太皇太  
后祖母某氏育德名族作嬪大邦象服之盛配德於  
山河形管之嚴比繫於圭壁比列荆河之壤追賚九  
泉徒封少吳之墟益彰異數追遠之厚予何吝焉可

祖母郭氏豫國

勅朕於舊勲之家無所不厚矧維坤德之重恩何以

加內禪孝敬之深心庶幾慈仁之一喜比緣大養思極追榮太皇太后祖母某氏保傳丕勳宗族稱善姑章安其能養子孫法之不忘茲用推惠澤於總章易隆名於大國漏泉之慶尚克享之可

### 祖母全氏秦國

勅朕篤於奉天禮極嚴父思其志意莫如念母之深寵其祖先尚有追封之典太皇太后祖母某氏婦德成於早歲母儀著於當年宜其室家施及宗黨鳴鳩懷均一之性鸞翟見委蛇之容沒而不忘易舊封於西土傳之罔極告新命於宗祧可

### 父遵甫唐王

勅高密之仁其報在訓汾陽之功其報在晚雖其子孫不能專有其福寔生聖女以母天下漢唐之盛曠無與倫太皇太后父遵甫魏王之孫而楚王之子也生而富貴動由禮義才甚高而不試德雖隱而自彰命之不融中道而殞祚我神母實代天工厚德載於三朝貴名高於十亂仁民愛物每以生靈而為心克已復禮深惡外家之太盛臨御恭歲遂安四方和熹才有餘而德不充懿安福至厚而功不著欲報之德不知所從茲子祀帝於總章大需龐恩於海寓追崇

之典所不敢忘改封堯都增寵家廟可

### 母曹氏吳國

勅朕以四海之富為二宮之養猶朝夕歎然以為未足推予此心以知聖母追遠之念罔有窮已謂將成就其美莫如褒顯其先太皇太后母某氏生於功臣之家綽有女士之德恭儉廉退孝友慈祥實生太任作合英祖方其造舟以迎于涓教成而結其禱母育四方二紀于是君臨百辟暮年有成推迹本源安可忘報改封南國以黃九泉庶乎有知服我新命可

### 母李氏秦漢國

勅尊之而欲其貴愛之而欲其富聖人非私其親也情之所厚禮有必然春予外戚之小君蚤與唐國之內治恩寵之異中外莫先太皇太后母某氏奕世簪裳生知法度鵲巢無愧於居有麟趾自致於多賢愛均七子之仁養及中宮之貴迨此臨軒之日方其授几之辰化被族人貴震海內疏封二國蓋近世之罕聞壽考百年均本朝之多福可

### 皇太后三代

### 曾祖敏申王

勅昔我皇祖尤宅天下求賢以自輔一時公相皆世

之豪傑子孫顯融歷世不墜篤生淑女作配皇極究  
觀本源蓋非一日之積也皇太后曾祖某光大篤實  
真漢相之風官貴壽考有天人之福畫象原廟銘功  
太常方均慶於合宮宜易封於成國服我休命祚爾  
後昆可

曾祖母梁氏魏國

勅朕親祀合宮仰以陟配昭考追文王之典俛以大  
賚臣工侈上帝之福眷子母族之重實居戚里之崇  
豈無異恩以廣慈念皇太后曾祖母某氏靜而守禮  
存江漢之風動必之儀儼山河之象德洽宗黨慶流  
子孫疏封有唐于今歷歲肇新畢萬之國以寵向氏  
之桃可

曾祖母張氏魯國

勅昔向氏之祖位列丞弼世方平寧在位正直有羔  
羊之風退食委蛇太鵠巢之致積是懿德逮其曾孫  
嬪于有虞遂母天下寵光所被中外莫加皇太后曾  
祖母某氏躬服孝慈動由禮義其歸以百兩之象其  
貴有六珈之儀壽維正於中身慶寶鍾於來裔推予  
享帝之賚錫以保魯之封尚克有知服此休命可

曾祖母宋楚氏國

勅朕躬享昊天升侑神考外推嚴父之教內懷將母  
之誠厚撫其家追玉厥祖下迨闔牖之懿咸加封爵  
之崇躬孝帥民朕無所愧皇太后曾祖母某氏嚴於  
正家動必由禮采繁以共公侯之事親祭以致袞冕  
之華藹然令猷克光來葉肇新封於荆楚告休命於  
丕嘗尚克有知膺此異數可

曾祖母王氏陳國

勅朕尊尊以教敬親親以教愛非子戚里之舊孰能  
蕪受斯禮皇后太曾祖母某氏統德柔嘉執禮嚴靖  
服膺保傳之教究知臣妾之勤內無怨言家有餘慶  
循致坤元之福遂正母儀之尊方忠祀於總章既大  
齊於寰海易爾句踐之國錫以太昊之墟恩寵有加  
永世無墜可

祖傅亮榮王

勅爵為上公周制也王以異姓漢法也朕蕪采周漢  
之舊以寵親賢之家因大享之告成錫異恩而追遠  
皇太后祖某故相之子生而顯榮躬蹈儒者之風行  
無世祿之過積累之厚下迨子孫褒寵之優肇建邦  
邑因其奄受比國之命寵以劍立南面之尊朕將以  
慰毋心爾亦世享廟祀可

祖母吳氏越國

勅申王諸子皆列貴仕榮國不耀中止郎官潛德之深其報在後及孫而顯母儀天下德澤流衍室家光榮皇太后祖母某氏珪璋之行著於族人蘋藻之恭宜于祖考貴始封邑恩錫有邦茲因總章之祀推廣隆祐之孝裂會稽之與壤增湯沐之舊封尚克有知服我休命可

父經周王

勅申伯之德參於周召之間褚公之賢載於王謝之列恩非專於戚里名自顯於搢紳今于外家庶幾前烈皇太后父某絕出世胄交友儒林休聲藹然多福自至卧淮陽之近輔表東海之雄藩清淨不煩得承流之要忠悃深至有入告之常壽止中身慶在隆祐茲因嚴父之際起于念母之心大啓周南之封以慰官中之孝國有常典匪予所私可

母李氏豫國

勅先皇帝刑于室家以御于天下非獨外有輔佐而中官之懿實與有勞煥乎四德之充豈惟一世之積皇太后母某氏敦閱圖史服勞組紉肅雍娣妙之間祇敬姑章之奉誕生淑女之淵穆不及君子之榮華

初建長秋闋追榮之已遠繼開隆祐知餘慶之方遐乃者熙事告成龐恩廣被肇錫荆河之國以新脂澤之田賁于九原嘉此休命可

母張氏冀國

勅朕聞後庭以德進則外戚以福終周之任姒既克保其國而漢之寶薄亦能全其家至哉坤元實相內治宜爾外家之慶抑同帝室之休皇太后毋某氏性稟淑均德推靖慎因豫國治家之遺迹追慈徽毓德於妙年命之不蝟乃止中壽比綠慈祀啓湯沐於堯都錫以命書貴承嘗於家廟漏泉之澤奕世不忘可皇伯世儔贈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奉

化郡公

勅唐之藩郡以晉後為重周之列國以諸公為貴國朝兼用古制外以待將帥之功內以優宗室之懿非此二者未嘗授焉具官某貴而能降富而不盈孝弟之美著於親黨嚴恪之容見於朝會沒身不試遺範不忘寵加兩使之貳優以五等之貴鬼而有知嘉此休命可

越國資惠長公主追封大長公主

勅王姬之貴而能執婦道以成肅雍之美朕嘗聞召



南唐棟之詩矣求惟皇祖之慶篤生淑女之賢賦命不融中道而沒哀榮之典茲何敢忘故越國賢惠長公主襲寵宮庭生知禮義儀降王后有車服之崇德配君子稱室家之懿速茲享帝之澤惟子尊祖之誠大長之稱寵榮斯極追錫成命以賁九泉追

世繁贈安武軍留後追封信都郡公

勅留後之權均於元帥郡公之爵貴於諸侯國朝蕪米用唐之舊官以為親賢之異數慎終追遠斯極哀榮具官某生於富貴之中綽有縉紳之度行以禮好善不表朕篤於合族之仁嘉爾終身之善錫之好爵胙以大邦仰增族黨之華俯為窀穸之耀可

唐僖入選漢籍於廣州隨軍參

勅具官某乃者師征瀘戎爾與在行瘡痍為虐往而不返朝廷追錄勤勞不遺細大特加督郵之贈以易購布之禮孝子之請予何忍違可

克賢贈奉國軍兩使晉後封奉化郡公

勅生於富貴而成於禮義克自抑畏以沒其身不有寵榮何以為勸具官某宗黨稱孝朝廷所賢肅雍右衛之華悍禦廷州之重賦命不淑中道云亡芻匄之恩情何極已哀榮之典國有故常可

士觀贈左領軍衛將軍

勅具官某宗室之良生而不試沒而無述則為善者何勸焉爾以孝弟忠信紀於族黨贈之諸衛之秩以表平生之賢蒐而有知嘉此休命可

安燾三代妻

曾祖

勅朕方恭默思道垂拱責成乃者大享合宮陟配聖考躬執珪幣敬逆神休奉璋峨峨皆先朝之舊降福簡簡告純嘏之豐朕弗敢專用廣其施具官某曾祖某懷抱美志浮沉人間孝弟篤於父兄忠信驗於朋友天道不誥報在子孫人爵自高寵極師保朕命不替世世賴之可

曾祖母

勅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膏及物以廣上帝之仁顧于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肅雝顯相之助既寵榮其祖禰復追登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某氏頌繁之儀敬而不瀆珩璫之節動必以時休聲藹然後世追誦宜錫召公之社以寵安氏之祧尚克有知服我休命可

祖

勅天之於人無德不報凡今卿士大夫有立於朝尊寵於世者皆其先人積累之厚然朕既奉神考以配上帝尊親之極誠禮兼盡思與群公推廣斯義以致其孝具官某祖某才甚長而不試德久晦而自彰身雖屈於當年善終表於來世三師極品混耀縉紳之間九原有知寵綬存沒之地可

祖母李氏

勅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于本兵之地實總發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官相于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李氏性木柔嘉行稱純潔婦德成於雍穆母儀備於慈仁肱以少天之墟易其叔鐸之土服我休命宜爾後人可

祖母齊氏

勅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于本兵之地實總機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官相于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齊氏恭順以惠女師慈儉以奉君子闔門從而有禮子孫賴以多賢上蔡之封歷年於是大名之壤關國惟新寵以密章實爾家廟可

父

勅士之修身行義不顯於國必顯於鄉黨故其乘時得志不任其身必在其子孫謂天難忱於事可考其官某父某樂於潛晦不求聞知推良心以與人袍長才而不試安輿就養遍歷於方州西府宴閑葺移於歲月錫之好爵以裕子心服我寵章益介眉壽可

母張氏

勅士大夫義隆於顯親恩深於念母追劬勞之罔極悼寵祿之無施茲予愍祀於總章大需龐恩於海縣思廣吾孝以卽爾心具官某母張氏靖而有禮勤於治家空傳四德之名不待千鍾之養寵加異數以慰終天爵無異於生榮地莫加於轉樂服我休命子孫不忘可

母王氏

勅朕惟左右之臣家有父母之養自公退食朝夕侍側以盡人子之願者方今一人而已總章之慶恩被遐逮封爵之厚子何愛焉具官某母王氏居不忘敬行必由禮手治蕪薄躬執組紉老而不衰足以爲法宜錫三秦之壤以爲一族之華壽考且寧祇服朕命可

妻

勅朕初見上帝嚴配文考公卿駿奔來相熙事工祝致告均錫純休朕不敢專恩以追下非獨身享其報亦使家被其榮具官某妻某氏少長名家輔佐吉士烝嘗之敬先祖是安膳服之宜宗族咸喜仁厚見於麟趾正直發於羔羊宜增湯沐之封益耀笄珈之寵服我新命宜爾家人可

李清臣三代妻

曾祖

勅朕方崇默思道垂拱責成乃者大享合宮陟配聖考躬執珪斝敬逆神休奉璋峨峨皆先朝之舊降福簡簡告純嘏之豐朕弗敢專用廣其施具官某曾祖某迹晦鄉黨德如珪璋力行於方寸之間責報於百年之後子孫之盛縉紳窄聞保傳之尊德義為允服我休命宜爾後昆可

曾祖母尹氏

勅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膏及物以廣上帝之仁顧予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肅雝顯相之助既寵榮其祖禰復追賚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及其良人咸有淳行孝敬稱於宗族福祿迨其子孫策名儁科與我近輔肇啓伯禽之邑以為家廟之華其尚

有知服寵無數可

曾祖母周氏

勅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膏及物以廣上帝之仁顧予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肅雝顯相之助既寵榮其祖禰復追賚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周氏珪璋之行著于族人蘋藻之恭竭于嘗禘貴始封邑恩錫有邦肇從申伯之封改食潞子之國服我休命以資宗祧可

祖

勅天之於人無德不報凡今卿士大夫有立於朝尊寵於世者皆其先人積累之厚茲朕既奉神考以配上帝尊親之極誠禮蕪盡思與群公推廣斯義以致其孝具官某祖某修身正家而聲被於鄉黨居約履順而福流於子孫世有英才與聞大政寵列三師之貴祚隆十世之餘錫之閔章以賁幽陔可

祖母

勅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余中臺之轄實總萬機之煩乃者大享合宮相予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某氏服勞組紉敦閱圖史祇敬姑章之奉肅雍娣姒之歡中饋之儀風猷

未嘗東之國贈寵數有加賜之密章實爾廟祐可

父

勅士之脩身行義不顯於國必顯於鄉黨故其乘時得志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謂天難忱於事可攷具官其父某隱而不試久則自彰孝弟隆於父兄忠信驗於朋友是亦為政人無間言由其教子之嚴為我得臣之助比推恩於秋享增峻秩於師垣追賁九原尚克嘉此可

母

勅士大夫義隆於顯親恩深於念母追劬勞之罔極悼寵祿之無施茲予恭祀於總章大儒龐恩於海縣思廣吾孝以慰爾心具官某母某氏山河之容江漢其行風被女訓有鵲巢之風能使君子成羔羊之德宜卽鄉邦之典禮以為封國之美名服我寵章祚爾後嗣可

妻

勅朕登用儁傑委任責成非獨厚以爵秩之華亦將盡其室家之願乃者躬祀帝考大賚臣工封國迨於闈闈世祿通於子第朕於卿士實無愛焉具官某妻某氏生於名儒之家綽有女士之德愛均諸子比鴈

鳩之仁貴以良人備豐程之服肇錫山河之廣寵增湯沐之封宜其家人服我休命可

范純仁三代

曾祖

勅朕方恭默思道垂拱責成乃者大享合官陟配聖考躬執珪幣敬迎神休奉璋峨岷皆先朝之舊降福簡簡告純嘏之豐朕弗敢專用廣其施具官某曾祖某潛德不耀餘慶自彰仁義之報不及其身功名之實灼見於後極三師之貴既錫於寵名慰九原之知肇建於成國可

曾祖母

勅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菁及物以廣上帝之仁顧予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肅雝顯相之助既寵榮其祖禰復追賚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幽閑之中率禮不越其儉之素御家有常報在子孫世篤功烈肇錫韓侯之邑以為家廟之華其尚有加服寵無數可

祖

勅天之於人無德不報今卿士大夫有立於朝尊寵於世者皆其先人積累之厚茲朕既奉神考以配

上帝尊親之極誠禮兼盡思與群公推廣斯義以致其孝具官某祖某種德之深稼而不勸發源之遠流則愈長備哉元子之賢繼以諸孫之盛廟食之久蓋未可量鄉國之封肇新其舊可

祖母

勅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予本兵之要實總機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宮相子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某氏徽柔靖恭信順慈孝天道不諂報在後昆人壽自高祚以封國易宛丘之故地錫全楚之大邦尚克有知服我新命可

祖母

勅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余本兵之要實總機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宮相子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某氏服勞組紉敬治頽藻祇率祖考之舊循致子孫之賢中饋之儀風猷未替西國之贈寵數有加賜之密章以嚴廟祀可

父

勅昔我皇祖仁宗博求多士以綏靖四方天惟眷祐賚之正人既以克和羗戎又以燮治區夏出入中外實燕文武之烈今予嗣守丕業選任大吏亦拔

西帥以臨中樞匪伊畢人惟父惟子愧焉具官某父某秉德不貳好謀而成始無不言中為將帥靖而能勇卒以功業

予懷想風烈用建爾仲子嘉其緇衣之德錫以召祖之命惟師保之貴既無以加故河漳之封益大其寵可

母

勅士大夫義隆於顯親恩深於念母追劬勞之罔極悼寵祿之無施茲予誌祀於總章大需龐恩於海縣思廣吾孝以慰爾心具官某母某氏山河之容江漢其行其君子正直有羔羊之德其後世信厚有麟趾之風宜錫寵榮以慰存沒乃祖唐相實啓衛國之封眷予樞臣願為密章之贈賚于幽壤尚克嘉之可

中丞劉擊父

勅朕臨聽百官寄耳目於中執法乃者季秋大享駁奔在廷迄于熙事之成繫其正色之助方均行於惠澤宜特先於庶工且官某父某種德之深終身不顯教忠之篤沒世乃彰挺然司直良美哉有子之慶不有錫命孰知其賢宜加四品之崇以為九原之慰可

樂城集卷第三十一

樂城集卷第三十二

西掖告詞四十九首

苗貴妃三代

曾祖

勅昔我仁祖刑于室家以御于邦國下追嬪御化其德風罔不實淑迄茲三世獨有著舊儀于六宮故其祖考曰益尊顯貴妃苗氏曾祖祚落德不耀久而後彰至于曾孫寵託官掖茲因大享祗率舊章命為上公封以成國九原有知尚克嘉此可

曾祖母

勅天之報施昭然不誣世之顯榮皆有由始而況迨事皇祖流澤私親夫豈偶然而至於貴妃苗氏曾祖母馮氏柔嘉之德見紀於族人慈儉之風有聞於後世乃眷曾孫之貴親承大享之休易湯沐之舊封為窀穸之新寵服我成命世世不忘可

祖

勅朕嗣守鴻圖初見上帝推行天澤丕冒海隅矧惟先朝舊人外家通貴恩自近始宜無與先貴妃苗氏祖仁恭隱約之中操修以禮被寵光於來裔知報施之不誣官為上公已極人臣之貴地分全楚復推列

國之雄錫是閔章以貫幽壤可

祖母

勅朝廷寵綏臣庶褒顯其先惟有四輔之崇乃錫三世之命其於禁掖殆無幾人貴妃苗氏祖母袁氏容德之修著於宗黨福祿之盛及其子孫方子熙事之終昨以成國之賦賞爾廟祀世世保之可

父

勅於赫皇祖仁覆四方求懷弓劍之遙不忘眷愛之舊而況逮事左右今為老成宜其尊親特被休寵貴妃苗氏父某躬有懿行篤生淑人既壽且康允仁而信荐經元祀之慶每極追崇之榮肇錫大名以配隆爵密章之賜澤及九泉可

母

勅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矧吾三朝之人獨享百年之福眷爾近戚予何可忘貴妃苗氏母裴氏徽柔靖恭幽閑肅敬行應家人之美慶鍾女子之祥茲予大享之成肇易新邦之寵漏泉之澤存沒兼榮可

文臣升朝封父母妻

父

勅具官某父某朕茲祀總章陟配神考子大夫奔走

厥服咸與有勞推予嚴父之心為爾顯親之慶錫命之寵壽考不忘可

母

勅具官某母某氏慈惠有以宜家肅敬可以教子乃者大享之禮百執成事朕寵綏忠孝之心推本源流之自疏爾爵邑以榮子孫可

妻

勅具官某妻某氏士大夫出仕于朝能以恭儉正直成羔羊之美必有淑女以治其私用能退食委蛇無內顧之慮朕方推帝澤於天下其何愛一邑不以寵其家人可

文臣升朝追封父母妻

父

勅朕具官某父某合官之享義存嚴父朕惟天下之士追養之誠上下無間是用推予錫命之寵旌爾教忠之勤九原有知尚服休命可

母

勅具官某母某氏生能正家沒有良子欲盡劬勞之報莫如爵命之隆方大登於總章宜肇新其湯沐服我休命世世不忘可

妻

勅具官某妻某氏恭事君子宜其家人勤勞則同而寵榮莫及存沒之念終身惻焉方予慶賜之行肇加脂澤之奉賁于窀穸尚克嘉之可

范鎮父

勅士有歷事三世秉持一心志懷金石之堅言為社稷之計耄期不亂清靜無求訪之古人殆亦無幾朕既復命以位思見其人旋觀德業之崇知有源流之自具官某父某隱居閭巷名出搢紳以孝弟為傳家之資以詩書為教子之實自修於方寸之內責報於百年之間子孫勃興冠冕相繼方予大享之慶錫以追崇之榮開府之儀比隆於三事漏泉之澤少慰於終天可

鮮于侁父

勅朕既得直謀多聞之士而真之禮樂之司擢之諫諍之列矣乃者總章大享來相于庭因子嚴父之心成爾顯親之願具官某父某懷抱美志博通古文上自河圖洛書下及天文地理無有不綜庶幾古人卷懷而歸以遺後嗣金章紫綬雖不及其平生寔印閱書示追榮於泉壤可

母

勅婦人之賢室家所賴上能使其君子有羔羊正直之行下能政其後世有麟趾信厚之風詩人所嘉於今猶信朕既得其子以知其親具官某母趙氏江漢之行山河其容手執詩書親教子弟雖負來而養自有孝弟之歡而列鼎以祠莫盡劬勞之報宜易脂田之奉仍加榆程榮追賁九原以慰存役可

陳曼父閨

曼任登州錄事父閨年九十一以故封承務郎

勅具官某父某總章之慶凡通籍之士皆獲爵命其親朕惟子大夫沉於下僚家有耄期之養而寵榮不及念之俱焉錫爾一命以綏子孫之志可

錢勛父母

父

勅錢氏舉國內附俾吳越之人免兵革之亂子孫受封帶河礪山藏盟府矧其後世賢傑間出赫奕相望其於追崇安可復後具官某父某貫穿墳史練達典章博辯有文絕出倫輩父子兄弟進以直言譽喧一時望以卿相中道而隕報在後昆儼然侍從之輩與我總章之祀寵之開府載是閔書九原有知服命無教可

母

勅婦人之貴當從其夫禮變古今義均存沒肆子大享之慶俾極追封之榮具官某母某氏育德高門作嬪大族生知圖史之樂不煩保傅之箴餘慶在其子孫清風播於宗黨肇封成國光有翟衣錫此密章寵爾廟祐可

李瑋三代

曾祖

勅昔我仁祖敦睦九族以和萬邦顧惟念母之深特厚外家之禮往事雖遠此思未移具官李瑋曾祖具懷抱美志浮沉人間孝弟篤於父兄忠信驗於朋友天道不諂報在子孫人爵自高寵極師保肆于大享之慶肇易三秦之封九泉有知服我休命可

祖

勅成王之母邑姜齊侯世受其祉宣王之母申后申伯亦賴其寵矧我皇祖之聖重以李氏之賢子孫相承冠冕日盛追崇之典國有舊章具官李璋祖某隱約之中操修以禮克有淑女篤生聖人寵雖不逮於平生澤尚可加於來裔比因秋享肇易國封錫是閔書以寵廟祀可



父

勅朕深惟仁祖之意寵綏元舅之家申錫婚姻以固恩禮乃眷冀邦之嗣來相合官之祠熙事告成鴻恩先及具官李璿父某貴而能降富而不驕諸子之賢迭為將帥大邦之寵更王齊秦肇新錫命之書以慰終天之感可

王堅父

勅朕惟景德祥符之間治定功成庶幾三代時維丞相魏公左右厥辟同底于道於穆清廟卒配丞享至於慶曆嘉祐之際克有賢子不墜厥家出入中外允文允武兹子季秋大享追念先正之後有能在朝相我熙事宜有褒寵以勸百官具官某父某始以諫諍名聞朝廷終以將帥威加戎狄父錫子成厥功故雖富貴顯融赫奕再世而天下之議不以為過生為大官之長沒加三事之榮匪子爾私惟德之報可

曾布父

勅曾氏系出東魯淵源師友本於孔氏譜牒詳具雖遠而明子孫盛大繼顯於世具官某父某文學之美肖其先人議論之長信於來世仕而不過志存於書沒而愈彰慶鍾厥子屬詞比事粲然有古人之風理

財禦遼卓然有當世之具才智競爽爵秩同升其於措紳殆無一二朕既任以事思寵其先今兹大享告成顯親沛澤追錫崇階之贈以慰九原之知可

蔡確父

勅位極三師而爵封大國雖元勳盛德有不能至者矣而將相大臣欲顯其親者得之吳是以知積善之為難而有子之為貴也具官某父某潛於下僚不求聞達躬有懿行父乃發揚美哉中子之賢任子元宰之事父厥穢務退守便藩深念教忠之勞求易直茅之賜大名與壤雖為甸服之雄全楚新邦願即故鄉之近九原未泯尚克嘉之可

母

勅貴以其子而爵從其夫此婦人之禮也時予舊相之寵告我念母之誠亦何愛於大邦不以成其純孝具官某母某氏仁以逮下嚴於治家禮先中饋之勤恩遍外姻之廣命之不淑沒有餘哀肇易脂田之封求保荆人之國寵爾廟室以利後人可

秦晉國安仁保佑夫人張氏

祖

勅具官某祖某朕追懷弓劍之遙不遺簪履之舊矧

功存於保護而寵極於平生宜因大事之恩成其尊祖之念寵加列衛追賁九臬可

祖母

勅具官某祖母某氏朕祇祀合官嚴配聖考思其志意愜焉如存是以推廣舊恩施及幽遠肇易脂田之奉以申追遠之誠可

父

勅具官某父某朕孝愛之深無德不報永惟保育之舊風著劬勞之恩方大事之告成宜顯親之施及諸衛之責存沒兼榮可

母

勅具官某母某氏爾蚤以息女之良功存藩邸之養報已隆於貴顯恩宜逮於存亡肇新湯沐之封以爲幽冥之慰可

世采母李氏安康郡太君世智母何氏永昌

郡太君

勅嚴父配天國之大禮也以子貴母三代之舊章也茲予大齊之慶澤被含生之倫矧於近親志切追遠錫命之典其何可忘具官某母某氏承上克恭臨下以禮生著御家之法沒聞有子之賢賜湯沐於大邦

爲宦窳之餘寵九原未泯尚克嘉之可

李端愿父

勅富而好禮貴而不驕勢憑戚里之榮躬被儒者之節昔聞其語未見其人具官某父爵某本傳家親職築館進退以禮無世祿之非交友多賢盡當時之傑被遇前聖流芳後來有子而賢父列東宮之貴開府以贈仍因西土之封錫是閱章賁爾幽隧可

母

勅帝乙歸妹而交泰之功著王姬之車而肅雝之禮成風化所由恩禮當異具官某母某氏淵源之盛當世莫倫禮義之隆至今傳誦儼若姑章之奉穆然閭壺之風車服下於王后而不以驕人子孫衆如螽斯而要於守法故能奕世不墜休聲愈隆茲予大享之成因爾故封之廣閱書密印寵數不渝可

張方平祖

勅朝廷優二府之臣列三世之贈眷我耆舊退處鄉閭方大享之告成宜申錫於休命賁及祖朝進封大邦具官某祖某修身正家而聲被於宗黨居約嫌順而福流於子孫力行於方寸之間得報於百年之後朝之大老惟爾元孫肇新洪輿之封增寵師臣之貴

告于幽隧服此優恩可

父

勅士之懷抱志節老於山林不求聞知者何可勝數  
永惟公卿之貴本由父祖之賢行義絕倫聲聞不著  
特緣有子得列於朝追想風猷不忘嘉歎具官某父  
某性本靜重行極高明宴坐一室之間心遊萬物之  
表澹然自守寡笑與言遂以絕人之姿深積傳家之  
慶柱石之奇嘗參二府之崇几杖之儀又已十年之  
久比緣昭配許以侍祠宜因均福之恩懋錫追崇之  
典地分全魏爵列上公九原有知服我休命可

富紹庭母

勅朕追懷先正之臣建功當年流澤後世時惟丞相  
臨淄公以耳盤之舊股肱太平丞相輔公以魏丙之  
賢翼亮數世風流水遠家事落然比因大享之成重  
興追遠之念具官某母某氏臨淄公之子而韓公之  
配也幼服圖史之訓晚同忠義之勤有德有年五福  
兼備奄從淪謝中外咨嗟茲用不忘舊勳寵加新命  
因其封國之故以明有子之良賁爾宗祧世世無斁  
可

蔡滕父挺贈開府儀同三司

勅昔我皇考分命守將鎮撫四夷時惟西羌弗克靖  
順實賴良帥是震是服遂以顯績進登西極命之不  
融中道而殞聲蹟之美于今不志具官某父某謀猷  
靖深勳業崇茂治邊之略紀于一時經遠之功著于  
來世比緣陟配之享永懷先正之良追錫崇階比儀  
三事有子之慶奕世嘉之可

劉放母

勅婦人之賢著於麟趾贈禮之盛極於葦衣朕親享  
合宮加惠百辟矧復從官之列來告念母之誠可無  
異恩以示追遠具官某母某氏篤生大族作配名儒  
環佩之聲動必由禮蘋藻之薦舉不失時追懷令猷  
尚有諸子守道不倚則漢中壘尉博學不倦則唐居  
巢侯美哉有子之良為我得臣之助祚之大郡慰爾  
九原可

奉議郎任斯年祖母黃氏以母封回  
後宋靜君

勅朕親享合宮均慶多士以寵榮其親推而上之又  
及其祖其於親親尊祖之義備矣美名大邑介爾眉  
壽子孫不忘益勉忠孝可

張玳父昇追封韓公

勅朕追懷祖宗下逮先正聞嘉祐治平之盛宗臣大

老相望於朝求思其人如見風采具官某父某始以直氣振於中司終以令德長於西府歷事二祖懇款一節歸老蒿少追迹松喬殂謝未幾風烈猶在比綠合宮之祀嘉其有子之慶卽封鄉國以責私祧九原有知服此休命可

安燾知樞密院贈三代

曾祖

勅樞臣之長戎政出焉內則張皇六師以禦外侮外則綏懷四夷以安中國又虛之位歷試以庸特推三世之恩以示百官之勸具官安燾曾祖某處躬甚厚與世無求人莫能知而天相其善身隱不仕而世承其休逮爾曾孫之良冠于西府之列折衝之效偃革可期斯用錫帝傳之隆名責私祧之常祀九原未泯百世不忘可

祖

勅古之賢君有帥臣之義朕臨御百辟想見其人眷子宥密之賢風承祖考之烈積德之厚獲報甚隆寵之上公以見予意具官某祖某賦性端慤終身退藏孝弟發於自然忠信驗於來世松生於谷閱歲不衰泉發於山造平而大啓良心於嗣子疇多福於元孫

歸乎家廟之隆數致閱書之賜賁于幽隧宜爾後昆可

父

勅子之能任父教之忠率循孝弟之風施及邦家之廣朕旣用其子不忘其親荐錫崇階之榮以寵退食之養具官某父某實性淳篤旣慎靖以安貧操行堅強亦恭儉以居富一變替裳之盛親見廊廟之崇循致承平旣股肱之允賴報之寵祿宜命數之超升壽考且寧訓教無怠可

王汝舟祖毋胡氏封嘉興縣太君汝舟配以妻

勅某合宮之慶士得以其親及其室家之封封其大父母今汝舟願以妻之叙而加其祖母恩從其厚將以極尊祖貴老之義而已綏爾眉壽服寵無斁可

皇兄令擢等所生母贈縣太君

勅某毋某氏合宮之慶澤被存沒爾篤生令人當以子貴肇錫湯沐之奉以慰怵惕之感寬而有知嘉此休命可

富弼贈太師

勅應曆之盛朝多偉人維范與富才業名位實相先後海內稱誦見於聲詩比之夔契經涉險阻繼以存

亡惟天所佑克享全福歷相三世配食清廟肆予大  
享加寵先正亦克有子列于在廷具官其父某德及  
夷夏功載史冊出盟德禱復結二國之歡入秉陶鈞  
首開萬世之議性本直諒終身不回心樂虛閑超世  
自得音容未遠風烈可追錫以上公之章明我師臣  
之意告于幽隧慰爾後昆可

劉沆追封秦國公

勅生而秉鈞顯名於世沒而有子通籍于朝家存舊  
德之餘國有世臣之盛比綠大享之慶來告顯親之  
誠勳舊既隆恩寵亦異具官某父某奮身南國致位  
中台風蹟之優効見於民政勤勞之義聲載於圖書  
頃自告終奄更三世爵極師保之重國分吳會之雄  
宜錫社於秦亭示追崇於家廟九原未泯服此鴻恩  
可

盧政贈司空

勅祖宗懷柔四方兵革不試雖有貔虎之士擁旄鉞  
之寄皆老死侍衛之間不見才武之效然其聲績未  
泯子孫在廷追遠之恩國有常典具官某父某弓劍  
之任推雄萬夫韜略之賢著稱當世卒能保寵以沒  
其身蓋大享於合官示追崇於列辟宜錫冬官之印

以增家廟之榮寬而有知服寵無數可

王存妻胡氏齊安郡夫人

勅朕敷求哲人容以大政知其有孝恭祖考之義則  
爵其三世以禮其私祧知其有慈愛室家之心則封  
之大郡以助其內治凡所以深慰其情而優為之禮  
者亦已至矣具官某妻某氏舉無失中言必由禮起  
於糟糠而善處窮約逮其富貴而不聞驕奢茲使君  
子綽有成德遂登丞轄之位率由夙夜之佐是用望  
郡以為湯沐翟幣以與會朝勉修令猷答此休命可

楊王第三女封安定郡主

勅朕有懷二宗思見文武之盛念我叔父亦配間平  
之賢粵維禮命之優蓋有朝廷之舊女既及笄而字  
爵當裂土而封恩禮之隆孝敬斯在楊王第三女幼  
而好禮姆教不煩長而知方婦德已備茲擇良士亦  
惟外親將修繡屬之儀肇錫湯沐之奉惟恭且儉可  
以保是美名惟孝與和可以安於二姓風化之首其  
尚勉之可

樂城集卷第三十三

北門書詔五十四首

麻制十三首

除苗授保康軍節度知潞州制

門下上將之任本智略以為先萬夫所望亦材武之  
 蕙尚惟擢拜之未幾亟辭疾以告勞言念悃誠式敷  
 明命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黔州管内觀察  
 處置等使持節黔州諸軍事黔州刺史上柱國濟南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苗授蚤  
 讀兵法有志事功久踐戎行自奮邊鄙人參環列既  
 被過於先朝累積歲勞適謀選於元帥遂分旄節之  
 寄克諧辛乘之權宿衛逾年勤勩為請愍獨賢於煩  
 使俾覽佚於近藩疊加貴名邑衍真食潞子之舊俗  
 武而淳守土之臣事簡且暇於戲建纛而出知寵數  
 之不移勿藥有瘳幸年歲之夫暮卧理非壯士之節  
 力疾有忠臣之風勉竣安平起就勲業可特授檢校  
 司空持節房州諸軍事房州刺史充保康軍節度房  
 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知潞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  
 使兼提舉澤晉絳慈遂州威勝軍屯駐駐泊就糧本  
 城兵馬巡檢公事替韓宗古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劉昌祚武康軍節度殿前副都指揮使制

門下多畜衛兵莫如國朝之盛次補元帥蓋本祖宗  
 之常願惟萬騎之選師重以千盧之嚴徵欲衆心之  
 素服非宿將而莫當誕告在延咸聽朕命侍衛親軍  
 步軍副都指揮使冀州管内觀察使持節冀州諸軍  
 事冀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  
 戶食實封一百戶劉昌祚奮由弓劍資以緡鈴整於  
 治軍才出邊將之右勇於對敵聲著隴山之西乃者  
 取其先朝指蹤之餘授以平涼總護之貴種羗久困  
 旣款塞以來庭環尹適虛歸釋甲而御衆爰加旄節  
 之重以壯轅門之觀旌旆不移什伍如故當使少加  
 號令自益精明於戲仁足附東則六師不擾威能克  
 愛則萬夫可齊亦俾貌貅之旄咸知忠孝之節勉矣  
 來效往其欽哉可特授持節洋州諸軍事洋州刺史  
 充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洋州管内觀察處  
 置等使勳封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明堂呂大防加恩制

門下昔吾祖宗革五季之遺復三王之舊皇祐之盛  
 始寓總章於外朝元豐之隆載嚴上帝之定位物有

成憲敷遺後人朕因而循之罔有失墜乃辛巳之吉躬被冕服秩帥羣工禮成不遺神貺昭答誕降多福均昇在廷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燕門下侍郎上柱國汝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九百戶食實封六百戶呂大防篤實而文寬厚而栗在英祖時納忠不回為名御史在神考時宣力不懈為賢守臣逮茲繼承即與丞弼既全付之鈞軸遂能任我棟梁正顏色而誠意宜出詞氣而忠邪辦左右三載咸又四方民無煩苛羗率舊職稼穡茂遂神人燕安俾我釐事告成舊章不墜雖荷帝祉時惟乃功宜因賜胙之恩遂行進律之典增大國邑衍食真封疇爾茂勲勸我多士於戲公爾忘私非獨得君亦以獲祐於帝寬而有制非獨善始亦以克要厥終及茲休成同底至道可待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勲封如故主者施行

皇伯祖宗暉加恩制

門下宗祀配天所以教諸侯之孝加地進律所以廣上帝之恩矧維天屬之尊世奉濮園之享相子肆祀綏我思成躬率父兄之和以致天人之應用敷大號昭告治朝皇伯祖鎮南軍節度洪州管内觀察處置

等使檢校司徒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洪州刺史上柱國嗣濮王食邑一萬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三千七戶宗暉爵封世王名冠屬籍真而能降富而不驕孝弟肅恭率本天姿之懿威儀問學蚤承師訓之良同我繁齋獻於饋熟進退和於禮節升降比於樂章逮此休成宜均多福益衍舊封之廣仍加重食之優於戲承安懿之後思繼前人之令猷兼將相之隆勉圖夾輔之休烈茲因受爵之寵益起循牆之恭庶無閒然克有終譽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勲如故主者施行

皇叔祖宗祐加恩制

門下朕出欵原廟之嚴入謁總章之秘師臣外帥多士以靖吾國宗卿內帥諸父以正吾家親賢既和天人咸若膺受多福施及四方矧惟族屬之尊宜有寵光之異皇叔祖寧遠軍節度容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便持節容州諸軍事容州刺史上柱國鞏國公食邑五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六百戶宗祐耻為富貴之習動由禮義之中祇順父兄親近師友肅若闔門之治穆然朝謁之容秉旄鉞而四方之志行錫茅土而諸侯之禮備遠鎮容管近殿洛師處之若無久而益

慎爰推大賚之澤益彰有德之榮增衍故封懋錫真  
食於戲考之晉人則安平之於武帝求之唐室財元  
嘉之於高宗皆以德重屬高恩隆禮異往祇服於明  
命思無愧於古人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七百萬  
食實封二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叔祖宗楚加恩制

門下漢封同姓之國勢遂疏於本朝唐任宗室之隆  
用毋雜於它族祖宗酌古今之典篤兄弟之親雖極  
茅土之封常居朝謁之地眷禮特異前世莫倫皇叔  
祖建武軍節度邕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持節邕州  
諸軍事邕州刺史上柱國隕國公食邑五千八百戶  
食實封一千六百戶宗族孝友根心文藝飾性居處  
恭故不聞過行室家理故可以蒞官師保不煩朋友  
稱信乃者顯相原廟之祀齋宿總章之迂醜假無言  
賢明成禮顧惟大賚之澤宜處羣臣之先益衍  
故封陪敦真食於戲宗祀之典所以教孝於諸侯賜  
昨之恩所以均福於上帝誠觀禮以知義尚修身而  
保終祗服寵光未有燕譽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  
七百萬食實封二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帝徽宗加恩制

門下朕惟成王尚幼而紹文武任似之業特其諸弟  
之貴則有邢晉應韓之封皆克保邦以輔王室合于  
仲叔之衆咸訓祖考之謀方宗祀于文人以陟配于  
上帝禮成弗越孝思無窮爰因降福之多以均同氣  
之盛皇弟鎮寧軍節度澶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檢  
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持節澶州諸軍事澶州刺史  
上柱國遂寧郡王食邑六千戶食實封一千九百戶  
名得天之粹克孝于家典學之初弗煩于傳觀其率  
禮之意既有成人之風受冊苴茅已賜盟於如礪備  
儀出閣終有賴於維城朕方推神之休布澤于下豈  
茲貴介而有忽遺宜增多戶之封并衍真食之賜於  
戲富而知稼穡之事則富可保貴而知君臣之節則  
貴可全受爵既先於四方修已豈後於群辟祗服明  
訓其末有詞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一千戶食實  
封三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弟似加恩制

門下朕明發而興有懷文武之烈孝愛之廣施及兄  
弟之親茲擇季秋之良躬展總章之祀升侑烈考昭  
配昊天執幣以前愾然如在念遺意之所屬願同氣  
之當先皇弟集慶軍節度亳州管内觀察處直河堤



等使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持節亳州諸軍事亳州刺史上柱國普寧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似幼有岐嶷之姿長見肅雝之美克勤朝夕既已無遺於家日親詩書知其有志于學爵分茅土之責任蕪將相之榮身能處之不驕人亦期之可久宜益舊封之廣仍加真食之多於戲顯宗之於東平下腰腹之詔明皇之於隆慶歎羽翼之詩朕既無間於伯仲之間爾亦無忘於孝友之行外以事國內以顯親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勲如故主者施行

皇弟愷加恩制

門下古者教成於家治定於國九族既睦萬邦咸和今予季弟之親未逮就傳之禮追先帝眷懷之深意推東朝鞠育之異恩錫命之隆可後於衆皇弟武成軍節度滑州管内觀察處置河堤等使檢校太尉持節滑州諸軍事滑州刺史上柱國祁國公食邑三千七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愷生而敦大長則惠和氣稟清明有室家君王之善心懷徇達知師保教訓之方乃者擇季秋之良修宗祀之禮事天所以報本嚴父所以顯親整海宇之人孰非付託之重念天倫

之戚未懷願屬之隆宜因慶賜之行并衍封食之賜於戲父兄皆萬乘之富豈其患貧爵秩既五等之尊貴於能降罔侍得之之易當念守之之艱滿而懼傾高則不墜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勲如故主者施行

馮京加恩制

門下世臣之於故國增望實之隆老成之於典刑有諮謀之益眷吾嘉祐侍從之列實惟朝廷心膂之臣迨今所存數人而已乃者合宮肆祀百辟駿奔願瞻舊人方在外服懷想風聲之懿豈忘需澤之加保寧軍節度婺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持節婺州諸軍事婺州刺史上柱國始平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戶馮京敦大敏明肅恭和惠名冠多士徧居臺省之高華德合前人遂攬兵政之微密納之煩劇而不亂溷於渾濁而不緇心與善人望推前輩丙吉雖病以陰德而復全蕭傳出藩懷本朝之雅意頃膺旄節之重以當趙魏之衝坐使中朝不勞比顧宜衍大邦之履仍加真食之封於戲身歷四朝屢夷嶮而一致心通庶事閱義理者尤多豈以中外之殊而廢謀猷之告介爾眉壽左右皇家可特授依前官

職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劉昌祚加恩制

門下朕因路寢之正舉合宮之祠禮樂法商周之隆車服薰漢唐之盛出款原廟還享上穹職貢充庭工師優位兵衛如植旌旆不煩實惟有人以克成禮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洋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洋州諸軍事洋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劉昌祚天資鷲勇性本忠良結髮征羗號馬上之飛將授鉞臨塞皆關中之要區方西鄙之須材會中軍之謀帥昇之旌節之重付之貔虎之師歸閑浹旬旋聞輯睦逮此熙成之慶賴其宿衛之勤既增封爵之崇仍加真食之厚於戲古之明主立賞以待有功古之賢將有功而耻自列服子濡澤之異勉爾勳名之思貴當益恭老當益壯可特授依前官職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除文彥博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制

門下周公未嘗之魯老亦居豐晉侯晚雖強食終不任事蓋委寄之重初無間然而止足之風所不敢廢

惟我耆舊歷事祖宗纘服之初復命以佐維師保之地優佚不煩而立樊之心朝夕以請布告在位俾聞高風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潞國公食邑二萬八千一百戶食實封一萬一千八百戶文彥博克孝而忠允文且武其在師旅有方召之勳其在朝廷有崇景之業士民視其去就夷狄震其威名時更四朝躬蹈一節先皇帝愍勞以事既許其歸越予訪落之年凜有涉淵之志起之既老待以仰成出入五年終始全德進而論道日聞與訓之言倚以折衝卒靖邊防之警委成功而不處指莫景以求安勤請屢聞誠心莫奪顧瞻閭井近在洛師郭氏有求巷之嚴裝公有綠野之勝豈以簪紱之累久致形氣之勞責極上公既無復加之爵秩分領全晉仍畀久遷之節旄增廣舊封益衍真食殫盡人臣之寵歸從父老之游於戲音聲不遐尚有就問之禮几杖以俟復期親祀之陪勿以進退之殊而廢謨猷之告式燕且譽俾壽而康可特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大原尹充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致仕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勳封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除馮京彰德軍節度使制

門下備河禦胡固天下之要地建都置守皆前世之重臣雖中外之無虞實根本之所在非其人則視若虛邑得所付則坐為長城是用敷告外廷復任舊老保寧軍節度婺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節婺州諸軍事婺州刺史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事畿內勸農使充大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上柱國始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一百戶馮京名冠多士望高累朝和而不同性有鹽梅之德磨而不磷志懷金石之堅入則參領萬幾出則蕃再四國頃加旄鉞之寵俾臨趙魏之衝宜民宜人靖重而不擾無怨無惡樂易而可親朕不忍奪民所安故命易節而處升視冬卿之秩併加邑戶之封蓋官宿其業則事無不知民習其上則信而易使方今河流所出近在都城之西故道已堙而歲有衍溢之虞北流既駛而方患隄防之缺介衆所利卿靡弗聞舊德所臨朕亦何慮於戲兵民細故責之將佐而可為邦國大猷非吾耆老而誰聽勉盡白首之節以寬北顧之憂可特授檢校司空持節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克彰德軍節度相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再任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事畿內勸農使充大名府

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仍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詔勅四十一首

尚書左丞韓忠彥免第嘉彥尚主不許詔

勅忠彥覽所劄子奏伏聞聖恩宣召臣弟嘉彥赴禁中引見欲令尚主伏望以長主之貴更加慎擇事具悉惟先正魏公光輔三世有勞宗祧雖沒元身其報在後先皇帝追懷忠厚之德許以婚媾之親逮茲奉行實出遺旨雖卿以惡盈為戒深欲固辭而朝廷謂無德不酬莫回成命謙冲之意嘉歎不忘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同上條

昔王導以輔政之業郭子儀以專征之功肆其後人皆聯戚里衣冠之盛晉唐所稱未聞其子孫以盈滿為言而朝廷聽辭避之請也今子先正實配前人築館之恩報功斯在蓋便蕃之寵屬於乃父而事不在卿選擇之命出於先朝而朕不敢易體茲至意罔或固辭所請宜不允

門下侍郎孫固乞致仕不允仍給寬假詔

勅孫固省所劄子奏春中以被病危重乞一致仕名

目聖恩深厚未忍遽從今氣血益以羸耗在假已二十日坤成聖節不能勉強趨赴伏望聖慈容臣出於至誠曲成其志事具悉朕以篤老之臣於國有肝膽之親而命以位非責其趨走之勞也卿以垂白之年許朕以股肱之用而受其託非徒爲朝謁之勤也今者眷倚之厚朕方未怠聞望之隆人亦無間徒以壽日方迫疾勢未平不能造朝遂欲謝事既非朕所以待卿之本意亦非卿所以事朕之素心人其謂何朕實未諭既命賜告以自養卿其少安而勿違所請宜不允仍給寬假將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韓忠彥乞外任不許詔

勅忠彥覽所劄子奏兄爲執政第爲駙馬未有似此體例不若自求罷免伏望許解近司處之外任事具悉魏公之功沒而不朽先帝之命久而不忘吾有懷舊勳擢卿於六官之貴繼因遺旨屬嘉彥以副車之姻推吾此心蓋非一日本將并錄其子以寵其父豈欲獨收其第而棄其兄比因力辭嘗已臨諭有唐故事非獨一家本朝已行亦存近比尚茲勸請殊失眷懷吾欲伯仲相望於朝以示國家不替舊德起視乃職周復煩言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同上條

勅忠彥省所劄子奏兄爲執政第爲駙馬未有似此體例不若自求罷免伏望許解近司處之外任事具悉君臣之間以誠意相遇則事無不可以形迹爲務則理或難通朕惟魏公歷事三朝咸有一德功存社稷澤及子孫追懷茂勳述行先志以卿性資忠良久更事任可以寄股肱之託以嘉彥業履純絜方及冠歲可以與姻親之選各隨材分以答勲勞由義而言略無嫌疑之可避顧卿何慮特假形邇以爲辭况考之古今亦有成例祇服朕訓何卹人言其同復辭以安厥位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勅孫固省所上劄子奏乞致仕事具悉卿以疾辭位義也而朕以事番卿亦義也既皆爲義則卿之所執雖未爲過而朕之所設亦豈遽非乎尚何力辭以廢成命今者四方無虞廟堂之上非有艱難之慮緩急之政也卿疾雖未復而勢已有閒日雖稍久而事則無損誠能得告以養疾疾愈而造朝宜若於體無害也治疾以安身身強而圖報宜若於國有補也尚何所疑而辭之不巳乎勉徇前命無復煩請所請宜

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趙君錫免刑部侍郎不允

勅君錫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以卿仁恕不苛必能哀矜有罪寬乎盡下可以詳究微文矧在東臺速茲累歲觀封駁之無避知廉直之有餘衆言既孚朕志亦定往祗成命罔復固辭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呂公孺免戶部尚書不允詔

勅公孺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方今賦有常供無暴歛之入用循故事有不給之虞朕眷求長材委以足用虛位以埃累月于茲卿家本世臣早更事任頃涖京邑亦既又勞辭而不居誰使任事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太皇太后明堂禮成罷賀賜門下手詔

勅門下皇帝臨御海內晏安五經季秋再講宗祀克有君德以享天心顧吾何功獲被斯福今有司因天聖之故事修會慶之盛禮將俾文武稱慶于廷吾自臨决萬機日懷祗畏豈以菲薄之德自比章獻之明矧復皇帝致賀于禁中羣臣奉表于闈左禮文既具夫又何求前朝舊儀吾不敢受將來明堂禮畢更不

受賀百官並內東門拜表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

勅彥博覽所劄子奏陳乞致仕事具悉吾之用卿本以公義卿之事人亦非私意起於既謝凡以為民矧於陟降之間未覺筋力之德苟誠在愛民則愈老而民不厭誠在許國則愈久而君益親卿既以道深結於朝而欲以私自便而去義有未可非吾所知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同上條

勅彥博省所劄子奏陳乞致仕事具悉繁去就之分屬廉耻之風此新進之士立名於世者之所為也以朝廷為家以社稷為悅此老成之臣竭忠於國之者所志也卿昔以八十之年不卹小廉出徇朝命既得之矣歲月未幾體力猶康遽欲告歸朕所未喻豈以老成之望而蹈新進之為謂宜少安卒輔子治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文彥博致仕甫免兩鎮不許詔

勅彥博覽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乞只以河東一鎮致仕貼麻處分事具悉朝廷數以兩鎮命卿而卿率以固辭復免抑有由也或特恩之橫被或謝事而

得休歷考前後所加猶是公相常禮今者老而復起起而後歸率自帝師之隆未見前人之比兼持旄節夫豈過哉已却封章姑止可也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 同上條

勅彥博省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乞只以河東一鎮致仕貼麻處分事具悉命由君出禮以義起豈必皆有故事然後得以奉行卿有德有年在朝不見其比或出或處自昔未聞其人矧復兩鎮之異恩既有先朝之成命蓋昔日之勲未若今日之盛則今日之受豈必前日之非勉聽朕言祇受冊禮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文彥博三免兩鎮不許詔

勅彥博覽所三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止授河東一鎮致仕事具悉卿股肱四朝而為二帝師求之古今未見倫擬得謝而去在禮宜殊佩相印持將鉞以為未足故并付以蒲中漢中之象所以華國非特以為卿寵也今辭之不已深所未喻吾志先定卿其勿辭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 同上條

勅彥博省所三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止授河東一鎮致仕事具悉朝廷之命審而後發非力辭之所得免也卿親對便坐繼三上章詞已竭矣而朕之素心終不可易日卿兩以師臣歸第前無其比而後繼雖兼擁二節孰以為非者哉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文彥博免兩鎮許詔

勅彥博覽所累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乞祇帶河東一鎮致仕事具悉恩之不勝義舊矣卿既告老而吾以至恩授卿二鎮朝有成命而卿以大養執節固辭雖欲不聽其如義何况卿所陳關國之體以謂宗室之故不當施於羣臣而非法所加亦難行於治世辭之以禮衆實謂宜吾豈以一時之恩而廢天下之義哉勉從所請還卿舊節再惟誠悃不忘嘉歎特依所請換授依舊領河東節度使致仕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允詔 同上條

勅彥博省所累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乞祇帶河東一鎮致仕事具悉朕惟先朝嘗以兩鎮寵綬大臣者惟魏國忠獻韓公與卿為二忠獻既已一辭於前

而卿亦嘗再辭於後先帝亮其至意為改冊書天下既頌先帝之明後嘉二臣之義今朕嗣守成憲率而行之以卿累章稽之故事實無違者古之君子愛人以德朕豈忘斯義而廢卿言特依所請換授依舊領河東節度使致仕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河東官吏軍民示諭勅書

勅河東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朕以文彥博四朝舊臣一時耆德起於既老之後輔予纘服之初奏章屢陳歸意莫奪師臣之貴爵無復加將鉞之崇恩俾還舊矧爾故鄉之父老安於前尹之威懷比聞冊書想多歡慰今特授文彥博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充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致仕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勳封如故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將士等各得平安好叅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並存問之遺書指不多及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勅孫固省所劄子奏自去年正月未涉夏兩次重病蒙聖恩寬假得遂生全然臣一年飲食減少氣力羸乏仰于天聽以祈矜憫許臣休致事具悉朕屬任耆老本非旅力之求卿被遇股肱豈可一朝而去雖自

以羸瘠為苦朝謁多艱然而遇事不廢思慮之明進對每有諮謀之益何損於政速當告歸矧今邊防無異域之虞宥府有同寮之助勉親藥餌仰徇邦家神之聽之介以壽考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韓忠彥免同知樞密院不允詔

勅忠彥省所劄子奏伏觀除同知樞密院伏望追改新命事具悉朕以西樞總領兵要綏御邊防事有失於須臾或貽於久遠是用輟卿左轄之要付卿右武之權分職雖殊柄用則一易地而已力辭謂何矧復親黨之微嫌豈為腹心之深累勉起視事尚體眷懷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蘇頌免尚書左丞不許詔

勅蘇頌覽所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家世名臣少小篤學在昔圖史包括無遺本朝典章指陳可數中以直道廢於一時終守金石之姿不為燥濕所變白首在列丹心甚明進轄中臺斷自吾意服勉休命勿為固辭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同上條

勅蘇頌省所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日奉寶訓進讀金華詞氣裕然進退以禮朕既已熟聞講解之

益抑又究觀業履之詳臺中紀綱責任丞轄卿其以平昔舊聞施於政事朕亦以所參庶政驗卿前言母爲固辭當取成效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蘇頌再免左丞不許詔

勅蘇頌覽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昔在仁祖之朝已預石渠之選一特同列于今幾人結髮翰墨之場白首忠信之節議論如故志意不衰擢任柄臣蓋旌耆德辭至于再殊匪吾懷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同上條

勅蘇頌省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二轄之司萬幾所萃不明故事政或失於紛更不達當今用或病於膠固朕以卿誦習典章而不厭更閱義禮者尤多擢實左右之職實求咨訪之益雖力辭之不已顧成命之難回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知樞密院孫固乞避親不允詔

勅孫固省所劄子奏伏親除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緣臣有女嫁忠彥之弟純彥有此親嫌理合迴避伏望罷臣知樞密院事獲遂休退事具悉朕惟先朝同秉樞機之臣有以近親不許避免之比是以並建長

貳之懿不取形迹之嫌今卿以謂無他同寮諸循著命雖祖宗舊法不可遂忘而君臣同德故爾無害豈以纖芥之故遽爲退老之謀再閱謙詞徒用嘉歎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周尹進興龍節無量壽佛勅書

勅周尹省所進奉興龍節無量壽佛一軸事具悉佛心無爲佛壽無量有能繪其真相俾來獻於誕辰勉我以清淨之風祝我以期頤之福忠勤深至嘉歎不忘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遺書指不及

范百祿免侍讀不允詔

勅百祿省所上表蒙恩除蕪侍讀伏望特寢誤恩事具悉卿秉心直諒臨事莊栗頃貳憲部持法寬平不屈於權要及領選曹馭吏詳察不撓於煩劇其達於吏治朕既知之矣至於通經博古慨然正論昔由此進今以是老朕竊竊格言而獨未聞焉挾策進讀其勿復避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趙君錫免吏部侍郎不允詔

勅君錫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孝友慈祥可以施於有政寬栗柔立可以命之有家適從議識之勞遷領銓綜之重蓋因已試之效非有躐等之嫌選劇



務繁不可久曠勉力思報賢於固辭所請宜不允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

文彥博免孫男康世章服不允詔

勅彥博省所劄子奏辭免孫男康世章服事具悉御  
以耆老給扶子孫以進見授服前後既異豈以重復  
為疑奏牘上聞何其畏慎之過已頒成命罔復重辭  
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孫因乞致仕不允詔

勅孫因省所劄子奏以老病情迫累乞休致未賜開  
可緣年齒晚暮疾病侵陵今日筋骸困憊至此無復  
安全之理伏望哀憐早降俞旨事具悉卿逮事聖考  
於潛宮與關先朝之大政貴老求舊屬任之意方隆  
引疾告歸退避之言已甚君臣同德夫豈當然體力  
雖衰姑復自勉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宰相呂大防等為旱乞退不允詔

勅大防等省所劄子奏時雨不足乞罷免職任事具  
悉歷時告旱歲事可虞精禱未孚神貺猶嗇朕側身  
思咎終夕靡遑卿等躬任燮和志同憂患雖引義自  
責大臣之體則然而釋位求安有國之計何賴尚講  
救荒之攻以助憂民之誠苟能使旱不為炎則朕復

何咎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太皇太后以旱賜門下詔

勅門下吾母臨四方親決萬務清心克已凡以為民  
而天意弗或歷時災旱宿麥幾盡秋稼未立饑饉既  
至疫癘將起齋祠雖切漠然弗應吾則不德民實何  
罪中自循省寢食皆廢豈政治失當事之害物者尚  
多上下否塞情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稱其罪用或  
不當其人有一于斯皆足以上拂天心下擾民聽循  
致斯旱咎實在吾皇帝遇災恐懼不敢自佚既命有  
司降食避殿罷五月朔朝吾亦自合月二十三日後  
減常膳側身念咎固無吝於改為協德濟民尚有求  
於列位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帝以旱賜門下詔

勅門下朕奉承統業于今五年臨御崇高未達庶政  
夙夜祇懼若涉淵冰常恐德之弗類無以卜慰民望  
上當天心今者冬雪不效春雨弗若逮此孟夏旱災  
如焚麥不允食未未出土歲事凜凜民且狼顧雖禱  
祠備至而神莫之答惟循省自克則災或可消意者  
政令寬弛吏或為害而莫懲賦役失當民病於事  
而莫察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才有抑而未用歟念

之雖勤行則未至昭明恐懼之誠意庶幾陰陽之不  
遠可自今月二十三日後減常膳不御前殿及將來  
五月一日罷文德殿視朝朕上奉東朝深愧常珍之  
日缺下臨庶尹猶冀嘉言之上聞苟利於人其無不  
可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鄧溫伯免翰林承旨不許詔

勅溫伯覽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以文史足用又  
在禁林俱靖寡尤首承密旨雖云新命率皆前官尚  
此盤桓固未引避既遠朝廷號令之信徒有道路進  
退之嫌其尚亟前勿爲煩請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夏熟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不允詔同上條

勅溫伯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翰林以議論爲官  
而承旨以年德爲選茲所以歷求多士復用舊人卿  
既久在朝廷當識朕意遷延退託雖多長者之風號  
令文詞宜得宿儒之用成命不反固辭實難所請宜  
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熟卿比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呂大防等再爲早乞退不允詔

勅大防等省所再上劄子奏近以旱曠爲沴乞罷職

任伏蒙詔命不從所請伏望早賜施行事具悉常賜  
爲災民瘠已甚朕爲之父母而卿等爲朕股肱相與  
憂之固其任也然至於求罷職事則匪朕心朕既自  
以失德爲疑卿等姑復以批政爲念因民情而圖救  
脩早備以防微既能夙夜在公豈必遠巡去位朕志  
如是卿其少安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彰德軍官吏軍民示諭勅書

勅彰德軍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朕以魏都要地宇  
難其人馮京名臣姑易其節假爾鄴城之重壯我晉  
鑰之聲矧旄鉞之得賢抑吏民之增氣已頒大號想  
愾輿情今特授馮京檢校司空持節相州諸軍事相  
州刺史充彰德軍節度相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再  
任知大名府燕北京留守司公事畿內勸農使充大  
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仍加食邑五百戶食  
實封二百戶勳封如故故茲示諭悉宜知悉將士等  
各得平安好叅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並存問之  
遺書指不多及

馮京免彰德軍節鉞不許詔

勅馮京覽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老臣所在衆志  
皎邊鄙震其威名吏民習於條教事可坐定政無更

張是用因魏都之舊疆換鄴城之新節乎號既布僉謀畢同方慶得人之難遽覽飛章之請吾命惟允卿其勿違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

不允詔 同上條

勅馮京省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魏博重鎮舊用老臣旌節寵章制存易地朕以卿著稱多士既歷三朝卧治此邦於今再歲復欲借君以為重蓋亦因民之所安豈其固辭而可得免祇服成命未綏北郊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

文彥博免致仕合得五人恩澤詔

勅彥博省所劄子奏今來致仕依條合得五人恩澤乞賜寢罷事具悉朝廷以恩遇老臣無所不厚而卿以禮自免辭不敢居卿既能見得思義以律貪夫朕豈不能成人之美以明晚節蓋知損之為益是以高而不危所請宜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

范百祿免翰林學士不允詔

勅百祿省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卿蚤以直言預

英祖之選中以直道干神考之知侃然立朝老而益劭朕欲訪經籍討論之助求文章潤色之工既已真卿金華之中竝又擢卿玉堂之上矧復班六曹之首無躡等之嫌繼仲父之賢有位家之慶朝有成命勢不可違時方須才義亦難奪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樂城集第卷三十三

續城集卷第三十四

北門書詔祈祝九十首

批答四十四首

門下侍郎孫固乞致仕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不出帷幄臨御家邦實賴股肱之良以持綱紀之要於其進退顧可輕聽之哉卿頃自近藩擢貳東省本以年德之故非有筋力之求若夫正顏色出詞氣使人望之而忠誠可信鄙倍自遠斯可矣豈以一病未能造朝遂欲舍而去哉誠請雖勤於義未也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卿事先帝於東宮覽兵要於西府忠厚之節始終不渝朕敷求舊人所得無幾親之信之以為手足導之重之以為著龜非有大故不可棄也豈以一病而輕去哉雖會朝之常儀與坤成之大慶未能自力蓋亦何疑尚寧乃心終輔予治所請宜不允

劉昌祚免殿前副都指揮使不許不允批答

二首

覽表具之衛兵虛帥累月于茲召節亟還辭章繼人既匪眷懷之素復稽總護之宜與其飾說以固辭孰若勤職而圖報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卿結髮兵間著績境外臨總環衛本以次遷想避節施再形謙請願成命之不反宜就職以無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文彥博乞致仕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卿以衛武之年踐呂尚之位安然無作則功名自隆默然無言則卿尹自化當以至靖之德坐鎮羣動之樞不勞施為以億筋力今者初舉元祀遽聞告歸幾務多閑朝謁非病屬任既重披閱為疑方假百年之令猷以觀庶尹之成效來請雖切殊匪吾心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老而謝事古之禮也而勢未可去蓋有不  
得謝者矣卿元豐之間引年而歸隆知足之風元祐之初承詔而起敦急病之義既進退之兩得謂始終之不渝方朝廷政事之優閑而卿志氣之康裕雍容師保之地儀刑卿士之前朕之望卿意未有艾誠請雖至義不可從所請宜不允

呂大防免明堂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吾聽政九重逮今四載觀孝孫之致享奉文子以配天神人既和禮樂備舉終事如素執尸厥功顧惟元臣宜與有慶往服休命其勿復辭所請宜

不許

省表具之朕臨御諸夏俛仰四年格茲秋成躬致裡祝爽和鎮撫卿與有勞豈惟一朝顯相之勤實賴同德贊襄之益固有成憲時錫寵章其罔復辭勉服休命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寵至而辭抑惟常禮義當而受顧亦何疑末言宗祀之嚴實賴顯相之助加惠百辟罔遺一人豈其股肱之良而無封邑之寵成命不易祇受勿違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奉祀合宮祇見上帝諸侯致享邇臣侍祠凡執豆蓬咸被慶賜矧予元宰實代天工獨執謙言孰先多士勉膺成命罔復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皇伯祖宗暉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季秋致享羣后在廷卿奉祀濮園首帥宗子相我熙事不忘肅雍逮茲禮成宜受帝祉矧朝廷之寵數皆祖宗之舊章雖執謙辭吳回成命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推廣帝澤暨及海涯惟英祖伯仲之親與濮園烝嘗之奉顯膺異數實先諸臣矧茲均福之

餘本綠升侑之慶祇服成命其又何辭所請宜不允覽表具之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古之道也總章之祀成于顯相雖駿奔走執豆簋皆被其澤矣而況於王乎雖復固辭難遂來懇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屬尊則禮必異親近則寵必先國之舊章朕何敢廢矧惟合宮之祀實賴顯相之勤雖欲不居懼失常典載嘉誠請難徇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皇叔祖宗祐宗楚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吾祇命元孫躬饗上帝父兄在列君臣肅然熙事告成大需時舉宜因休命之降以為群臣之先執謙而辭殊匪吾意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躬享上帝陟配文考事天事親一舉而得既受帝祉懼不敢專恩與父兄共享其福若尊屬懿親辭而不有謂羣臣何其聽朕命服此休寵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祭祀之澤神所昭臨祖宗之舊吾無加損卿侍祀夙夜終事肅雍既同百僚咸被光寵宜獨絮已固陳謙詞懇請雖堅成命莫改所請宜不許仍斷

來章

省表具之朕既有事于明堂凡執事之臣咸與有慶矧諸父兄之責朕所尊禮而祖宗之所顧享者耶辭至于再深所未諭尚體至意無復煩請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皇弟佶似憊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吾奉承先緒成就諸孫宗祀合宮茲見元良之盛大霈寰寓特先伸叔之賢率特舊章錫以休命體我眷厚其勿謙辭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兄弟之義譬如手足憂喜同之朕有事于合宮徵福于上帝中外臣庶咸被其澤豈子諸弟之親而不適者乎朕命惟允其勿辭可也所請宜不允覽表具之席父兄之責居王公之尊典禮既行爵命自至茲以廣愛豈將期驕與其被命而力辭執若居寵而知畏祇服異數毋忘益恭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此周禮也議于諸儒歷世不決逮我聖考一言而定朕奉而行之罔有增損至於禮樂之文赦宥之澤咸有成法非朕所私豈子諸弟之賢弗迪前人之訓祇服寵命其勿固辭所

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劉昌祚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卿國之虎臣帥我爪士總章大祀宿衛有勞宜為六軍之先以承大賚之慶辭而不有殊匪吾心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卿為環列之尹職在訓齊方總章之祠勞於宿衛禮成加惠國有舊章上自將帥之聯下逮什伯之長咸錫休命罔遺一夫苟將獨辭何以率眾所宜請不允

覽表具之朝廷治安將帥閑暇因慶推賞或疑無名孰知養之之優蓋由責之之重鎮靖吏士折衝變夷苟誠能之向有大者往服成命毋復固辭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三歲親祠百辟來助因上尊之降福察好爵以廣恩非徇爾私尚將何避若夫閭外之寄師中之權朕既不以私假人卿亦宜以功受祿今此成命其勿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中書侍郎劉摯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雙日而朝勤勞政事四歲之久庶幾成功幸斯民之小康見合宮之再享豈伊寡德實賴羣

公荷天下之信安夫何賞之不可大賚之慶胡以辭為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歷三歲以親祠整四海之來祭雖祖考之德足以致此而左右之助豈其無人卿夙夜在公直諒不倚成我熙事爾勞居多惠澤之均率由舊典已行之命其罔因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尚書右丞許將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祭有大澤惠及庶工凡自通籍之臣莫不指日而待卿位在丞轄手執紀綱辭而不居衆或未喻矧成命之不及宜勉受以勿違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祇見吳寧嚴奉文考卿蚤以儒術用於先朝蓋圖任有求舊之心而顯相有逮事之感實先多士推霑渥恩其勿因辭往服成命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文彥博致仕免兩鎮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凡自一命告老于朝考之舊章必加以爵蓋所以敦始終之義礪廉退之風國之故常吾敢失聖卿自祖宗之世蒸將相之擢得謝神考之朝既履師臣之貴老而後起功成告歸豈以上公之尊不如

命士之寵兼鎮之重故事可推雖曰非常之恩執是元臣之比勉膺成命毋煩固辭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越自冲年嗣承大統念昔師臣之美起卿謝事之餘元老在朝國勢增重誨言時至典學日新方當問道之秋遽聞歸老之告留之不可爵之無加推考舊章以錫成命因有餘而戒得雖嘉乃心念不足於報功亦伸朕志所請宜不允

韓忠彥免同知樞密院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以二三大臣分領兵政庶務雖職之煩簡或異而事之緩急略殊然而屬任惟均出入無間卿既與聞國論豈不明吾此心安有總轄中臺則足以參幾微之決至於論議西府則不能處軍旅之尚體春懷母後謙請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惟乃先正歷事累朝經國論道有賢相之規治兵禦戎得名將之略風績猶在子孫不忘今朕舉以試卿意卿得其遺意勉膺成命其勿煩請上可以幹國之憂下可以信父之志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蘇頌免尚書左丞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國方治安典章文物可以御世朝有耆老

風采議論足以服人吾以卿夙守名節練達故事舉而用之豈苟而已勉起就職毋廢成命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若稽古訓况於祖宗之法何所不考思得良士達於今昔之故明以來詔以卿立朝滋久稱道不亂權實綱轄之地以爲先後之寄明體茲意毋復來請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呂大防等乞御正殿復常膳不許不允批答  
二首

覽表具之吾勉而臨政志切爲仁凡克己以濟民肯力行而不悔矧今及早傷稼憂在阻飢豈以非食逾旬指爲難事而卿等因是微澤率然上章雖嘉乃誠殊匪吾意夫旱災之後荒政之所備者尚煩秋種雖生終歲之可虞者非一與其君臣釋然而忘患執若上下相傲以圖安姑存降食之文以示畏天之實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歷時不兩天之告戒已深因早責躬朕之誠意未忘今雖小兩繼至而二麥已傷饑饉有已見之形未忝無必獲之理卿等遽陳誠請復求故常朕仰畏天威下念民瘼深愧治朝之盛未知肉味之甘

矧後神母愛民憂心如昨朕獨何意過舉舊章須臾事之有成與天意而皆後所請宜不允

第二表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性本恭儉居不求豐時方旱災懼若無措是用側身念咎貶食以其上將答於天下心以慰於民望今者膏澤既至黍稷可期此則上帝仁愛之深斯民深寡之幸在吾祗懼何敢弭忘卿等備位股肱亮此誠意豈可因風雨之微順忽陰陽之乂愆方歲事之多虞姑復少埃荷民食之既足吾亦何辭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復守丕基未習師保之訓不有善政以干陰陽之和去冬以來時雨弗若謹告之久逮今半歲有餘戒懼之誠豈以一兩而足未惟朝會之禮百辟具來膳飲之常庶珍咸在方斯民之未裕朕意之所存卿等寄在腹心志同憂樂奉我以黼裘之盛不若處我於無過之中厚我以玉食之華不若助我以蒸濟之善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第三表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乃者寧而得兩牟麥既傷田雖可耕禾黍猶病吾惟農夫之不易歲事之多艱未忘戒懼之誠



不違口體之養今者時雨既至秋稼稍蘇卿等遽與  
庶官求倍首請吾將推先王菲食之意以終斯民豐  
歲之祈行之雖久而不謂勞卿其姑止以成吾志所  
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庶政不明常賜為譴奔走祠望降黜典  
常亦既逾時僅而復雨未惟天意之難復民食之未  
充庶幾終歲之登成未免放心之休暢虛治朝之列  
位預內饗之常蓋於朕心猶曰未安而卿等遽以為  
請昔成湯自省以六事楚莊常懼於無災朕既嘉前  
王之小心豈以一雨而遂懈所請宜不允

第四表許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聞天之降異本以仁愛人君君知畏天  
乃克保有邦國故旱雖傷稼而恐懼修政則變或可  
消雨雖應祈而息忽忘災則歲未可必頃者膏澤荐  
至羣言上聞吾夙興念此降食如故今勤請繼至屢  
却弗回惟衆意之不可重違故事之不可終廢膳羞  
之設雖勉強以復常修省之心終頃刻而不去尚賴  
多士同致此誠所請宜許

省表具之畏天卹民本朕躬平日之志避殿損膳抑  
祖宗故事之常乃者亢陽為災其澤未適朕祇率舊

典以行本心茲因屢請之勤審知時雨之足苟毋憂  
於民食豈必廢於邦常朕既川食言正坐食珍不改  
國朝之舊卿等亦廣吾意修政謹備常若水旱之來  
所請宜允

書九首

皇帝明堂宿齋第一次問太皇太后聖體答

書

太皇太后致書于皇帝祇事總章竭誠齋宿上承天  
以報本內嚴父以顯親克慎多儀未膺繁祉

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致書于皇帝國有舊章禮嚴宗祀被齋殺牲  
之祕和調玉食之精益慎孝思以逆純嘏

皇太妃答書

皇太妃致書于皇帝齋居外朝躬承太祀穆然重室  
之燿煥乎右坐之嚴祇率舊章以承天貺

第二次太皇太后答書

太皇太后致書于皇帝祀嚴三歲卜告中辛既結佩  
以齋心將奠玉而致享克勤陟降以接明靈

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致書于皇帝講禮合宮祇事上帝將儀式於

文考以教孝於諸侯尚慎威儀以承佑享

皇太妃皇書

皇太妃致于書皇帝上帝降衷文考升侑精誠盡於齋宿進退比於樂文罔之告勞以頌降福

皇帝謝禮畢太皇太后答書

太皇太后致書于皇帝奉承天休繼嗣先烈四及季秋之吉再款合宮之嚴禮成不違神貺昭答益懋仁孝之本以格天人之和

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致書于皇帝秋物豐成克致榮盛之奉群心祇若式觀職貢之來內畫紀誠外殫庶物遂與多儀之盛何慙累聖之隆降福孔多克勤無斁

皇太妃答書

皇太妃致書于皇帝繁齋居外有夙夜之勤旋辟致恭盡禮樂之變仰以報功於上帝俛以祈福於斯民及此休成蓋亦勞止永膺福祚以保家邦

祝文十二首

北京南開二股河祭河清星辰祝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月朔日嗣天子名謹遣承議郎行太常博士充祕閣校理武騎尉劉唐老敢昭告

于尾宿星乃者暑雨過常河流東溢因有司之來告請以時而決疏兵役暴興冀明靈之垂祐民心苟利幸開塞之協宜尚饗

景靈宮安鐵水窓祝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十六日癸丑皇帝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內侍神班管勾景靈宮趙世長致祭于里域真官伏以靈宇遠嚴周渠捍密有司繕故以時易新既命消神敢告經始尚饗

後苑祈晴祝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二十二日己未皇帝遣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後苑譚表等請僧三七人於後苑華景亭開啓祈晴道場伏以秋稼方登淫雨作沴矧合宮之大禮迫季月之近期塗潦為憂寢食幾廢仰祈法力之勝時欽積雨之祥開示秋暘以成歲事下慰勤農之念上全享帝之誠謹言

大廟整漏奏告宣祖皇帝祝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六日癸酉奉曾孫嗣皇帝臣名謹遣朝請大夫守太常少卿直龍圖閣柱國賜紫金魚袋臣李周敢昭告于宣祖昭武康

聖皇帝伏以廟室久安霖雨乘隙飾工繕治選日告虔棟宇益堅威靈無竦尚饗

後苑粉壇祈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四月丙申朔皇帝遣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後苑譚象等請僧三七人於後苑華景亭開啓粉壇祈雨道場伏以自冬常暘涉夏未雨四方千里二麥一空惕焉不德之慙貽我烝民之病爰假佛乘之妙力大啓天竺之淨壇庶使鍾梵既交作雲雷於清晝膏澤普潤復禾黍於有秋豈獨徵衷之私實亦衆志之願謹言

五岳四瀆祈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左朝散郎充集賢校理守尚書禮部郎中崔公度敢昭薦于東嶽天齊仁聖帝伏以君德不修天澤弗應自冬涉夏困於常暘失麥與禾何以卒歲率土之廣匪神孰依雖或政令之失宜嗟彼烝庶之何罪尚祈甘雨充昇豐年衆之所同神罔終棄尚饗

謝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左朝散郎充集賢校理守尚書禮部郎中崔公度敢昭薦于

東嶽天齊仁聖帝伏以自冬歷春雨雪弗效由近及遠麥禾可憂懼成凶年病我赤子神明昭答膏澤普加力回大旱之餘卒致有秋之喜不腆之薦誠意斯存尚饗

鳳翔府太平宮修殿告遷太宗神御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孝曾孫嗣皇帝臣名謹遣臣某敢昭告于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伏以終南積高神明是宅仙廟風設容御攸存屬富圖新敢告遷寓少祈安妥旋復故常尚饗

奏告五星祈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四月丙申朔八日癸卯祠天子名謹遣左奉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趙訛敢昭告于東方歲星伏以清澤不時咎在邦政烝庶何罪橫罹深災惟神聰明實司造化尚需甘雨卒成豐年衆所共祈神豈弗答尚饗

天地社稷宗廟謝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五月乙丑朔十三日丁丑祠天子臣名謹遣中大夫守門下侍郎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劉

攀敢昭賽于昊天上帝伏以早始于冬半麥既病勢  
延于夏禾黍亦傷憂心如焚靡神不舉雖責躬而何  
益賴靈德之好生甘澤霽流羣槁後作民有望於鍾  
甯國無廢於崇盛仰止鴻私莫知所報尚饗

神廟寺觀謝兩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五月乙丑朔十三日丁丑皇  
帝謹遣左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胡宗回敢昭賽  
于護國顯應公伏以民以食爲生神以民爲主亢陽  
爲厲碩多匪德之愍靈雨既周終賴無私之施釋三  
農之憔悴復九穀於登成利澤無窮恩德何報尚饗

嶽瀆謝兩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某官某  
敢昭賽于東嶽天齊仁聖帝乃者歲方常暘民既艱  
食振倉廩而何救殫零樂而莫聞鍾饋閔雨之誠願  
乏應天之實是以並走羣望靡神不宗神惟不終棄  
民國亦因以受賜油雲屢作甘雨俄均禾黍復生麻  
菽可藪民旣勤止朝夕耘耔之間神終相之時節風  
雨之至尚饗

青詞十二首

福寧殿開啓明堂頌告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十三日庚戌嗣  
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十七人於福寧殿開啓明堂道  
場一月罷散日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  
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嗣  
守丕業于今四年躬祀總章方期再見講魯之舊當  
先事于泮宮稽國之常亦預祈千中禁後除祕毀祇  
埃真游降福儲祥望璇霄而非遠奉珪真幣冀釐事  
之有成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罷散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十三日庚辰嗣  
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十七人於福寧殿罷散明堂道  
場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  
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將款合宮祇見  
上帝遵道家之秘錄先被不祥企真馭於太虛罔遠  
誠悃錫於社福昇我休成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北京南開二股河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月朔日嗣天子臣名謹遣承  
議郎行太常博士文秘閣校理武騎尉臣劉唐老請  
道士二十七人爲開二股河開啓道場七晝夜罷散日  
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

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大河西行已見歷年之乂漲水東溢疑還故道之流兵役亟興民力重困顧河朔災傷之未復惟天心惻怛以無私式遏橫流少安北道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中太一宮祈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二十二日己未嗣天子臣名謹遣入內侍省內侍高品臣楊偁請道士三七人於太一宮真室殿開啓祈晴道場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多稼如雲淫雨若注勢逾三日害及百嘉求惟刑政之失中顧念蒼黔之何罪矧復宗祀有日百執致功泥濘塞途中外告病仰惟真聖之妙實司陰陽之權廓清繁雲煥發朝日屈伸俄頃變化無方使民獲收歛之功而國遂齋祠之禮末望霄極祗薦勤誠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明堂禮畢福寧殿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十四日辛巳嗣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十七人於福寧殿開啓明堂禮畢道場一七日罷散日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伏以因聽政之堂修饗帝之祀陟配文考大賚四方禮成不違神貺昭答念非寡德之致顧依妙道文餘祗被禁塗遠逆真馭誠心上達微供獲陳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罷散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十日丁亥嗣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十七人於福寧殿罷散明堂禮畢道場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饗帝合宮獲成嚴父之志薦誠秘殿復陳終事之儀靈科既修真貺斯格肅若神光之下恍然誠意之通明德甚微愧天心之博應神功莫測保邦祚於無疆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景靈宮預告稚飾聖祖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嗣皇帝臣名謹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班管句景靈宮臣趙世長請道士二十七人於景靈宮天與殿開啓稚飾預告道場三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二百四十分位謹上啓聖祖上靈道高九天可命保生天尊大帝伏以威神在天像設有位稍經歲月寢

失光儀輒因靈科以告增飾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裝飾聖祖御容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十日丁亥嗣皇帝臣名謹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班臣趙世長謹上啓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伏以真聖所依宜極華煥歲月既久必有增嚴茲因卜日之良敢告飭工之始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雅飾了畢開啓奉安聖祖真容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十七日甲午嗣皇帝臣名謹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班管旬景靈宮臣趙世長請道士二十七人於景靈宮天輿殿開啓奉安道場三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二百四十分位謹上啓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伏以靈德常新威顏有耀儼若斯民之望恍然真馭之臨肇自殊庭即安珍館稽首延佇降福無疆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西嶽謝雨青詞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入內內侍省內閣啓謝雨道場晝夜設醮分位恭獻于

金天順聖帝伏以靈雨愆期農民驚顛精禱既格神應不違年麥復存禾黍可望末惟千里之澤豈獨一人之私尚終降休迄有豐歲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中太一宮祈雨青詞二首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二月丙申朔二日丁酉嗣天子臣名謹遣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臣李永言請道士三七人於中太一宮真室殿開啓祈雨道場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冬雪不效春雨過期雲族屢興風災輒至牟麥既病秋種未入嗟民何罪籲天不聞惟側身念咎之誠不敢自放而絜齋祈福之舊亦莫少愆庶見膏澤之滂流尚俾飢民之粒食懇禱斯極真聖所臨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五月朔日嗣天子名謹遣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三館秘閣臣李永言請道士三七人於中太一宮真室殿開啓祈雨道場謹尚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常暘為雪夏以及中精禱未浮雨不逾尺麥雖粗入未足以充入口之飢禾則始生猶當埃三日之澤人謀竭矣天意謂何惟至道之密微運元化於

俄頃慈闈眾庶覆護邦家召呼風雲廣施千里之潤  
勃興黍稷終致百室之盈求與斯民同仰靈德無任  
懇倒之至謹詞

朱表七首

福寧殿罷散明堂預告道場朱表

臣名言繁誠致享近在 外朝先事告誠 祗校中禁企  
聖真於璇極嚴科式於靈場 忽恍攸通福祥來暨冀  
奠玉而神享迄升煙而禮成 終始莫違上下蒙慶臣  
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 臣名誠惶誠  
懼頓首頓首謹言

北京開二股河罷散日道場朱表

臣名言秋水滂至河流灌盪溢於北都之南 敎有東  
行之漸亟興兵役永念民勞 仰祈幽贊之功式遏橫  
流之勢浮議一定疲俗再安 覲洪造之無私庶微表  
之不昧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 臣  
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明堂禮畢福寧殿罷散道場朱表

臣名言親祠之重每三歲而後成 陟配之隆及中辛  
而既舉願非薄之何有 賴真聖以焉依祗按靈科繁  
齋秘毀仙游降格神祝 普存上保邦家之休下祈民

物之定眇然微悃過此何求 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  
謹奉表奏告以聞 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景靈宮奏告雅飾聖祖罷散道場朱表

臣名言於赫皇祖數祐下民 眷真宇之靚深儼粹容  
之肅穆雖道存不變而體有從 將既祗薦於科儀期  
求安於像設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  
聞 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景靈宮奉安聖祖真宗御容罷散道場朱表

臣名言真源未久福千世以無疆 邃宇穆清延萬靈  
之景從肇新遺像祗薦薄誠 庶資法會之功敷錫烝  
民之祉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 臣  
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西嶽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臣名言歷時不兩千里同憂 顧民何知惟帝是賴精  
禱既應多稼復存饒粥之餘 倉廩攸實仰憑道供少  
答神休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 臣  
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諸宮觀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臣名言生靈多罪丁早曠以知 窮真聖至仁視疾苦  
而能救不嫌屢請之黷薄 施甘澤之滋禾黍復生園

倉可望仰企霄漢莫報恩私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  
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表五首

泥飾諸陵神臺奏告表

臣名言伏以威神如在陵寢無疆風雨侵尋塗丹脫  
落時加新飾以謹故封敢因良辰式告安宅臣無任  
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泥飾永裕陵神臺等奏告表

臣名言伏以陵臺鞏固殿瓦峻嚴雨澤浸淫丹粉墮  
落恭擇良日以命衆工彩飾再完威神不踈臣無任  
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明堂禮畢內中奏謝諸佛表

伏以躬薦徵誠克終大典致周公嚴父之志達聖人  
享帝之能顧菲薄之何功賴饗真之垂祐歸依靡極  
荷戴不忘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  
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露香表

伏以大享告成舊章不墜祇答昊穹之貺升脩文考

之靈精意潛通多福荐至敢因清夜躬薦薄誠臣無  
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  
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永裕陵添修屋宇奏告表

臣名言伏以宮寢崇深廊廡缺圯敢涓良日祇命衆  
工庶復從新以資永固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  
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  
謹言

樂城集卷第三十四



樂城集卷第三十五

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奏乞外任狀附

轍項者誤蒙聖恩得備官屬受命以來於今五月雖勉強從事而才力寡薄無所建明至於措置大方多所未諭每獻在替輒成異同退加考詳未免疑惑是以不虞僭冒聊復一言竊見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農田水利與徃役利害以為方今職司守令無可信用欲有興作當別遣使愚陋不達竊以為國家養材如林治民之官棋布海內興利除害豈待他人今始有事輒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使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議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實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謂功效可以立成人懷此心誰肯徒返為國生事漸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佞饋之煩民受更張勞擾之弊得不補失將安用之朝廷必欲興事以利民轍以為職司守令足矣蓋勢有所便眾有所安今以職司治民雖其賢不肖不可知而眾所素服於勢為順稍加選擇足以有為是以古之賢君聞選用職司以責成功未聞遣使以代職司治事者也蓋自近世政失其舊均稅寬郵每事遣使冠蓋相



望而卒無絲毫之益謗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異此至於遣使條目亦所未安何者勸課農桑墾闢田野人存則舉非有成法誠使職司得人守令各舉其事罷非時無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賦不奪其力不傷其財使人知農之可樂則將不勸而自勵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將使使者何從施之議皆皆謂方今農事不修故經界可興農官可置某觀職司以下勸農之號何異於農官嘉祐以來方田之令何異於經界行之歷年未聞有益此農田之說轍所以未論也天下水利雖有未興然而民之勞佚不同國之貧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國之富以興水利則其利可待因民之勞而乘國之貧以興水利則其害先見苟誠知生民之勞佚與國用之貧富則水利之廢興可以一言定矣而况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將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實無可告者不得於官吏必求於民不得於民其勢將求於中野興事至此蓋已甚勞此水利之說轍所以未論也徃役之事議者甚多或欲使鄉戶助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與齊民並

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捨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輒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今國家設捕盜之吏有巡檢有縣尉然較其所獲縣尉常密巡檢常疎非巡檢則愚縣尉則智蓋弓手鄉戶之人與屯駐客軍異耳今將使縣人捕盜則與獨任巡檢不殊盜賊縱橫必自此始輒觀近歲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令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鄉戶舊法革去無餘雇人之責官所自任且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太歷十四年應于賦欵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欲取庸蓋天下郡縣上戶常少下戶常多少者徭役頻多者徭役簡是以中下之戶每得休閒今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戶則便下戶實難顛倒失宜未見其可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力於耕轍觀三代之間務農最切而戰陣田獵皆出於農苟以徭役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人戶雖號蕪弁然而緩急

之際郡縣所賴饑饉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方今雖天下無事而三路芻粟之費多取京師銀絹之餘配賣之民皆在城郭苟復充役將何以濟故不如稍加寬假使得休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本末徒聞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欲使衣冠之人與編戶齊役夫一歲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雇不過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後自公卿以下無得免者以三大戶之役而較之三日之更則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復加哉蓋自古太平之世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以爲貴之以學而奪其力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難蕪是以不取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且州縣差役之法皆以丁口爲之高下今已去鄉從官則丁口登降其勢難詳將使差役之際以何爲據必用丁則州縣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則官戶之役比民爲重今朝廷所以條約官戶如租佃田宅斷買坊場廢舉貨財與衆爭利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與民皆役則昔之所禁皆當廢罷能之則其弊必甚不罷則不

如爲民此徭役之說轍所以未論也轍又聞發運之職今將改爲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爲青苗愚鄙之人亦所未達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而法術不正吏緣爲姦措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世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歛之臣才智方畧未見桑羊之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惟利是嗜以轍觀之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說甚美徒言徒貴就賤用近易遂苟誠止於此則似亦可爲然而假以財貨許置官吏事體既大人皆疑之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以變易矣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敗折亦不可期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祿廩爲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然則商賈之利何

緣可得徒使謗議騰沸商旅不行議者不知慮此至欲捐數百萬緡以爲均輸之法但恐此錢一出不可復還且今欲用忠實之人則患其拘滯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則患其出沒難考委任之際允難得人此均輸之說轍所以未論也常平條勅纖悉具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舊制不週以特歛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末歛散既得物價自平貴賤之間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爲提舉別立賞罰以督增虧法度紛紜何至如此而况錢布於外荒水旱有不可知歛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賴此青苗之說轍所以未論也凡此數事皆議者之所詳論明公之所深究而轍以才性朴拙學問空疎用意不同動成違忤雖欲勉勵自効其勢無由苟明公見寬諒其不逮特賜敷奏使轍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選賢舉能以備僚佐兩獲所欲幸執厚焉

條例司乞外任奏狀

右臣近蒙聖恩召對便殿賜差使仍奉德音不許辭避伏自受命於五月雖日夜勉強而才性朴拙議論迂踈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伏惟陛下創

置此苟將以講求財利循致太平宜得同心協力之人以備官屬而臣獨以愚鄙固執偏見雖欲自效其勢無由臣已有狀中本司具述所論不同事件苟陛下閱臣孤危未賜誅譴伏乞除臣一合入差遣使得展力州郡敢不策勵驚鈍以酬恩私臣無任瞻天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而奉德音以為大臣之義皆當為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為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旬餘生求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一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為陛下叅之官吏下為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

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費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卹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弟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徑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紀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里閭陛下優游無為而天下已治矣為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觀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難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為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又有功則可大嚮使陛下推行此道始終不變則臣以為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大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

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冠讎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置之條例司以講求天下之遺利已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爲常平青苗再出而爲揀兵併營三出而爲出錢雇役四出而爲保甲殺閔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爭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爲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爲怨最深爲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匆匆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爲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患惟陛下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誥勅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舉而萬全

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微勸受屈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已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爲是邪非邪陛下犯逆衆心力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儉而不可侮者隣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隣國矣夫犯兵侮隣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而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爲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也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燻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

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憾之民奮爲羣盜侵淫蔓延城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後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勦孰與今日之多悔恨日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卽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爲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讜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捨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智廢置自我而獨爲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議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爲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其與國同憂樂無

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况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代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踈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陛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內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爲天下之事可得徐陳過舉指顧而定矣既而誤蒙恩澤之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臣竊疑之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具其於謀慮措置曾何足云然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嘆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爲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屢發英斷廢置大吏數其罪愆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

共疾惡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厭苦者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啓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踴躍思覩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父飢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爲陛下恨也陛下自即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舊術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之所以爲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飢困盜賊滿野疆場未寧軍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餽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已爲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邦臣聞人主之德如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謂虛矣然至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穀奮起民復粒食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無疑也如使密雲而不雨旣雨而中止遲疑猶豫又而不忍則天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陛下誠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惡

如棄塵垢遷善如救飢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青苗之既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既團者存其舊籍而不任事後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廢市易之令行之暮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臣請伏罔上之誅以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慙之不忍將終身慙乎惟陛下爲社稷籌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憑之誠干犯天威伏俟鐵鉞臣輒誠惶誠恐昧死上書

畫一狀

謹案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得失最爲易見上自中外臣寮下至田父野老無有一不知者但以朝廷所行言其是則有功言其非則有罪是以畏避緝默不敢正言臣今謹采衆議人所共知灼然可見者畫一開坐如後

一議者皆謂富民假貸貧民坐收倍稱之息是以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今官散青苗取息二分收富人并蕪之權而濟貧民緩急之求貸不異於民間而息不至於倍稱公私皆利莫便

於此然公家之貸其實與私貸不同私家雖取利或多然人情相通別無條法今歲不足而取償於來歲米粟不給而繼之以芻蕘雞豚狗彘皆可以還債也無歲月之期無給納之費出入間里不廢農作欲取耶取願還耶還非如公家動有違礙故雖或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今官貸青苗貴以見錢催隨二稅隣里相保結狀請錢一家不至九家坐赴城市糜費百端一有逋竄均

相迨要以皆斃而後已朝廷雖

救其失而其實無益也

一議者又謂平時差役破壞民家一夫爲役舉家失業故使逐戶出錢官爲顧人謂之免役出錢雖多而民免於破家之患以此爲說行之不疑然不知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專以錢近世因其有無各聽其便有力而無財者使効其力有財而無力者皆得顧人人各致其所有是以不勞而具今也棄其自有之力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得効也於是賣田宅伐桑柘鬻牛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人病

矣且夫錢者官之所米爲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故無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而惟錢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至如京師百司郡縣刑法之吏無祿而役爲日久矣周制庶人在官雖曰有祿而事簡吏少勢或易供井如今時員數猥多不可供億况三代兵出於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仰給若又兼舉大費爲力實難然議者以爲給之以祿然後可責之以廉蓋朝廷選吏之精必不如擇官之慎祿吏之厚必不如祿官之多今慎擇多祿之官猶不免於貪而况於吏人乎且昔之爲法也計贓得罪無祿者減等今用倉法則吏之得罪反重於官顧倒失宜充爲未可若朝廷誠患吏貪但使官得其人則吏之受賂自有分限若猶未也則雖重祿深法不能禁矣

一議者又謂三代之盛兵出於農故團結伍保以寓軍令朝廷喜其近古亦謂可行然而三代之民受田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



爲兵而無怨今民買田以耕而後得食官之  
所以養之者薄而欲資其爲兵其勢不可得  
矣蓋自唐以來民以租庸調與官而免於爲  
兵今租庸調變而爲兩稅則兩稅之中兵費  
具矣且又有甚者民之納錢免役也以爲終  
身不復爲役矣今也旣已免役而於捕盜則  
用爲耆長壯丁於催稅則用爲戶長里正於  
巡防則用爲巡兵弓手一人而三役具焉民  
將何以堪之且其爲巡兵弓手也一保甲之  
中丁壯旣出老弱守舍盜賊乘間如入無人  
之境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旬日坐作進退  
未能知也代者旣至相率而反往來道路勞  
弊何益至使盜賊縱橫官吏蒙責嘯聚羣黨  
攻剽州縣未必不由此也古之循吏使民賣  
劔買牛今也使之棄其農具而置兵器小民  
無知緣以爲惡良民之畏事者一入而終身  
不得脫姦民之好權者一補而終身不得免  
其爲患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議者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少則貨賈以取  
贏多則賤買以要利利有所墮商賈難通於

是置市易之官以平貴賤有司誠守此議不  
更別有所營則雖繁碎難行然亦未有深害  
今自置市易無物不買無利不籠命官遣人  
販賣南北放債取利公行不疑杜絕利源不  
與民共觀其指趣非復制其有無權其輕重  
而已也徒使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專利  
之名實失商稅之利國體卑辱海內離心魏  
巍盛朝何苦於此况復小民好利頓無遠見  
爭取官債以救目前欺謾父兄妄引抵當期  
限旣迫逃竄無所婦子離散行路咨嗟奈何  
爲此陷弄誘而納之也至於姦民巨賈竊伺  
間隙取利則多或輸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  
錢或指殘破無用之屋以餘實貨巧智百出  
難以具言有司蒙蔽指以爲利泉幣一散汗  
漫難收官之所藏徒文具而已竊聞朝廷近  
日將議窮究然而旣弊之法施行未已買賣  
百貨猶且如故譬如舍茹毒藥喉舌破敗胃  
腹脹滿知其非矣然且閉口不吐安坐切脉  
廣求方書其於速愈之術疎矣

右臣所陳畫一事件皆是耳目所接衆庶共知朝廷

清明豈有不察若誠有意改易非復難行但朝出一  
紙詔書四弊夕去非如前代積弊或在列國或在四  
夷欲議改更恐其動搖海內故且維持含養苟自使  
安今事在朝廷出命則已聚所系望勢難文晉而私  
自顧戀遲遲不決以失天下之心臣竊不取也愚忝  
之人志在憂國言詞激切干犯典刑區區寸誠其埃  
誅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樂城集卷第三十五

樂城集卷三十六

右司諫論時事七首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元祐元年之

右臣伏見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祚太皇太  
后陛下以聰明睿智親攬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  
會未蕃歲而故事稍去寬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  
離之患蒙更生之福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  
甚伏惟陛下恭勤祗畏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羣臣增  
廣諫員求直言以自助天下之士聞風相慶臣實何  
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  
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爲善風俗一敗中  
人以上皆自棄而爲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  
衆多易與爲治中人自棄於惡則臣下朋黨蕃殖易  
以爲非蓋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昔真  
宗皇帝臨馭羣下獎用正人一時賢雋爭自記於明  
主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旣以諫諍顯名則忠  
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  
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惡而無與同惡  
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淵嘿不自可否  
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脩余靖之

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旣行士耻以鉗口失職當時執政人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輒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旣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無一人復正言者天佑皇室啓迪聖德臨政未幾而以言路爲急天下踈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闕廷聞臺諫對事一切晉中不出玩不施行又不黜責臣不勝憂疑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三事言當則行不賞則黜其所上封事除事于畿密人主所當獨聞須至晉中外並須降出行遣止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無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無負公議若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且廉耻道廢風俗喪陋國將從之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群臣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不晉神省察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又旱乞放民間積欠

右臣伏見陛下以久旱憂勞禱請勤至自冬歷春天意未若宿麥枯瘁災害廣遠民自近歲皆苦於重斂儲積空匱若此月不雨飢饉必至盜賊必起保甲之餘民習武事猖狂嘯裏爲患必甚而陛下所以應天動民未有其實臣竊見去年赦書蠲免積欠止於殘零兩稅至於官本債負出限役錢皆不得除放民有破蕩家產父子流離衣食不繼有死而不可得者買撲酒坊先因實封投狀爭氣務勝競設高價旣得之後利入微細不能出辨遠限不納加以罰錢至於藉沒家產扭械生蟻虱而不得脫臣願陛下降哀痛之書應今日已前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民除放使民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朝廷增弃必不可得之債以收民心民心悅附其澤可致雖使天道幽遠兩不時應而仁澤流溢亦可以化服強暴消止盜賊臣謹按漢書文景宣元之間憂民之疲病每歲輒施租稅減筭賦自損以厚下民戴其澤中遭王莽之變皆謳吟思漢漢已絕而復續夫漢世平安之日獨蠲必得之常賦以惠民而况當今旱勢未止災害

方作前件欠負皆勢不可得奈何靳而不與哉伏願陛下斷自聖心特降手詔無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廢格聖澤則天人不遠宜有善應謹錄奏聞伏攸勅旨

貼黃臣竊見近年貪刻之吏習以成風上有毫髮之意則下有丘山之取上有滂沛之澤則下有涓滴之施如先帝向時為瀘南用兵

兩川應副疲極特放五等人戶稅賦而東川路轉運司公行格沮只放三等以下緣累經

大赦不敢論列如此之類朝廷雖累行戒訪終恐不改若行臣此奏即乞痛賜約束如監

司敢有違戾許州縣官吏具事田實封奏聞論罷免役錢行差役法狀十六

右臣伏見門下侍郎司馬光奏乞罷免役錢復行差役舊法奉聖旨依奏施行臣竊謂近歲所行新法利害較然其間免役所系尤重朝廷自去秋已來改更略盡惟此一事遲留不決民間傾聽想聞德音臣竊利此事既行民間鼓舞相慶如飢得食如旱得雨比之去年罷導洛市易鹽鐵等事具喜十倍非至仁至聖至明至斷誰能行此然臣有愚慮蓋朝廷自行免役至今僅二十年官私久已習慣今初行差役不免

有少齟齬不齊譬如人有重病不治必死醫者用藥攻療必有瞑眩不寧要須病去藥消然後乃得安樂今中外用事臣寮多因新法進用既見朝廷革去宿敵心不自安必因差役之始民間少有不便指以為言眩惑聖聰敗亂仁政庶臣竊觀司馬光前件劄子條陳差役事件大綱已得允當然其間不免踈略及小有差誤執政大臣豈有不知若公心共濟即合據光所請推行大意修完小節然後行下今但備錄劄子前坐光姓名後坐聖旨依奏其意可知自今以往其必有人借中外異同之論以撻動大議臣願陛下但思祖宗以來差役法行民間有何患害近歲既行免役民間之蔽耳目厭聞即差役可行免役可罷不待思慮而決矣伏乞將臣此奏留中不出時賜省覽苟大法既正縱有少害隨事更張年歲之間法度自備臣踈遠小臣初蒙擢用輒此深言罪在不赦但念臣初無左右之助諫垣之命出自聖意不敢自同它人更存形迹冒昧陳聞惟陛下裁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竊詳差役利害條目不一全在有司節央修完近則半年遠亦不過一年必有成

法至於鄉戶不可不差役錢不可不罷此兩事可以一言而決况所在役錢寬剩一二年間必未至闕用從今放免理在不疑前來司馬光文字雖有役錢一切並罷之文又却委自州縣監司看詳有無妨礙臣竊慮諸路爲見有此指揮未敢便行放罷依舊催理則凶歲疲民無所從出或致生事欲乞特降手詔大略云先帝役法本是一時權宜指揮施行歲久民間難得見錢已詔有司依舊差役所有役錢除坊郭單下女戶官戶寺觀依舊外其餘限詔到日並與出榜放免其去年已前見欠役具數錢聞奏未得崔理聽候指揮

論蜀茶五害狀四叶

右臣伏見朝廷近罷市易事不與商賈爭利四民各得其業欣戴聖德無有窮已准有益利奉鳳熙河等路茶場司以買賣茶虐害四路生靈又以茶去影蔽市易販賣百物州縣監司不敢何問爲害不細而朝廷未知禁止臣聞五代之際孟氏竊據蜀土國用褊狹始有權茶之法及藝祖平蜀之後放罷一功橫歛茶遂無禁民間便之其後淳化之間牟利之臣始議

指取大盜王小波李順等因販茶失職窮爲剽劫凶姪一翦兩蜀之民肝腦塗地久而後定自後朝迂始因民間販賣量行收稅所取雖不甚多而商賈流行爲利自廣近歲李祝初立茶法一切禁止民間私買然猶所收之息止以四十萬貫爲額供億熙河至劉佐蒲宗閔提舉茶事取息太重立法太嚴遠人始病是時知彭州呂陶奏乞改法只行長引令民自販茶每茶一貫出長引錢一百更不得取息得旨依奏民間聞之方有息肩之望又却差孫廻李稷入川相度始議極力指取因建言乞許茶價隨時增減茶法既有增減之文則取息依舊由是息錢長引二說並行而民間轉不易矣而稷等又益以販鹽布乃能增額及六十萬貫及李稷引陸師問共事又增額至一百萬貫師問近歲又乞於額外以一百萬貫爲獻朝廷許之於是奏乞於成都府置都茶場客旅無見錢買茶許以金銀諸貨折博遂以折博爲名多違公人牙人公行拘攔民間物貨入場賤買貴賣其害過於市易又以本錢質典諸物公違條法欺罔朝廷蓋茶法始行至今法度凡四變矣每變收利益深民益困弊然供億熙河止於四十萬貫其餘以供給官吏及非

理進獻希求恩賞而害民之餘辱國傷教又有甚者夫逐州通判本以按察吏民諸縣令佐亦以撫字百姓而計算息錢均與牙僧分利至於監茶之官發茶萬馱即轉一官知縣亦減三年磨勘國之名器輕以與人遂使貪冒滋章廉耻不立深可痛惜又案盜賊之法贓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賞五貫今民有以錢八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出賞三十貫又遞鋪文字事于軍機及非常盜賊急脚遞日行四百里馬遞日行三百里遞二日止徒一年今茶遞往還日行四百里遠一日輒徒一年立法太深苟以自便不顧輕重之宜蓋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但以速民無由伸訴而他司畏憚不敢辨理是以公行不道自始至今十餘年矣臣竊聞朝廷近日察知其弊差官體量然猶恐未知其詳臣今訪聞稍得其實謹具條件五害如左

其一曰益利路所在有茶其間叩蜀彭漢綿雅洋等州興元府三泉縣人戶以種茶為生自官權茶以來以重法脅制不許私賣抑勒等第高秤低估遞年減價見今止得舊價之半乞委所差官取權茶至今遞年所估價例對定即見的實茶官又於每歲秋成糴

米高估米價強儀茶戶謂之茶水假令米石八百錢即作一貫支儀仍勒出息二分春茶既發茶戶納茶又例抑半價兼壓以大秤所損又半謂之青苗茶條園戶茶一百斤許收十斤市例內一半八官一半用錢潤客條今逐場一百斤有收至二十餘斤出剩者往往却偽作園戶中茶虛旁支出官錢入己近年州官有此款又有見出剩數多明與客旅商量納夥不賞者教及至賣茶本法止許收息一分今多作名目如牙錢打角錢之類至收五分以上買茶商旅其勢必不肯多出價錢皆是減價虧損園戶以求易售又昔日官未權茶園戶例收晚茶謂之秋老黃茶不限早晚隨時即賣權茶之後官買止於六月晚茶入官依條毀棄官既不收園戶須至私賣以陷重禁此園戶之害一也

其二曰川茶本法止於官自販茶其法已陋今官吏緣法為姦遂又販布販大窰鹽販菴器等物并因販茶還脚販解鹽入蜀所販解鹽仍分配州縣多方變賣及折博雜物貨為害不一及近歲立都茶場緣折博之法拘欄百貨出賣收息其間紗羅皆販入陝西奪商賈之利至於買賣之餘則又加以質當去年八月間為成都買撲酒坊人李安典糯米一萬貫每斗出息八錢半年未贖仍更出息二分其它非法類

皆如此今四方蒙賴聖恩罷去市易抵當之弊而蜀中茶官獨因緣茶法潛行二事使西南之民獨不蒙惠澤此平民之害二也

其三曰昔官未榷茶陝西商旅皆以解鹽及藥物等入蜀販茶所過州軍已出一重稅錢及販茶出蜀兼帶蜀貨公路又復納稅以此省稅增羨今官自販茶所至雖量出稅錢比舊十不及一縱有商旅與販諸處稅務畏憚茶官又利於分取息錢例多欺詐以稅為息由此省稅益耗假有作稅錢上厝歲終又不撥還轉運司但添作茶官歲課公行欺罔訪聞元豐七年閏八月陸帥利內有一項係茶稅錢又茶官違法販賣百物商旅不行非唯稅虧蕪害酒課蜀中舊使交子唯有茶山交易最為浩瀚今官自買茶交子因此價賤田日蜀子之輕便一夫有賣一夫一此省課之害三也

其四曰蜀道行於溪山之間最號險惡般茶至陝西鋪般運不一二年死亡略盡茶官遂令州縣和雇人夫和雇不行即差稅戶其為搔擾不可勝言列序知有洋州般茶人以販勞不堪告訴序令取狀在案判云候本府雇人般茶日呈後來永興既不雇人後遂添置遞鋪十五里輒立一鋪招兵五十人起屋

六十間官破錢一百五十六貫益以民力僅乃得成今已置百餘鋪矣若二百鋪皆成則是添兵萬人衣糧歲費二十萬貫見招填不足旋貼諸州廂軍逐州闕人百事不集又茶近一人日般四駄計四百餘斤回車却載解鹽往還山行六十里稍鴉泥潦人力不支逃匿求死嗟怨滿道至去年八九月間劍州劔陽一鋪人全然走盡公路號茶鋪為納命場此遞鋪之害四也

其五曰郊西民間所用食茶蓋有定數茶官貪求羨息般運過多出賣不盡遂州多虧歲額遂於每斤增價俵賣與人元豐八年鳳州准茶官指揮每茶一斤添錢一百其餘州郡准此可見又茶法初行賣茶地分止於秦鳳熙河今遂東至陝府侵奪蠟茶地分所損必多此郊西之害五也

五害不除蜀人泣血無所控告臣乞朝廷哀憐遠民罷放榷法令細民自作交易但收稅錢不出長引止令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朝廷武備而已如此則救民於網羅之中使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不勝幸甚如朝廷以為陝西邊事未寧不欲頌罷茶事即乞先弛榷禁因民販茶正稅之外仍收長引錢

一歲之人不下數十萬貫以見今長引錢而商旅通

行東西諸貨日夜流轉所得茶稅雜稅錢及酒課增

羨又可得數十萬貫以未權茶以前及權茶後未年

課較之而罷置茶遞無養兵衣糧及官吏緣茶所費

食錢息錢之類具數亦自不少則權茶可罷灼然易

見若異日西邊無事然後更罷長引錢如舊收稅而

止然臣再詳師閔所管茶利雖使之裒斂一一如數

止於二百萬貫無復贏餘矣若以前件茶引茶稅雜

稅酒課利等錢約七八十萬貫折除即止約有利一

百二十餘萬貫若更除茶遞養兵衣糧及官吏緣茶

所費約三四十萬貫即是師閔百端非理凌虐細民

上得八十萬貫前件兩項錢並且從小約計故師閔

此數得假令萬一蜀中稍有飢饉之災民不堪命起

為盜賊或如淳化之比臣不知朝廷用兵幾何費錢

幾何殺人幾何可得平定今但得七八十萬貫錢置

此不慮臣竊惑也兼臣訪聞陸師閔去年自成都移

治來興仍取成都供給有本府衙前楊日新者為之

賣酒至十二月中師閔自覺非法始移牒求興成都

止就用未興供給其違法差衙前賣酒及多請過成

都供給即不會舉覺其貪冒無耻一至如此亦乞令

所差官便行體量如是詰實乞重行黜謫以慰遠方

積年之憤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陸師閔又擅茶事欺罔朝廷奏請如意

為吏民所畏憚若哥在本職雖特遣使命恐

必難以體量實害欲乞先罷師閔職任及利

州路轉運使蒲宗閔昔同建議權茶會竊冒

恩賞顯有妨礙亦乞指揮不得同簽書體量

事所貴官吏不憂後害敢以實告

乞更支役錢雇人一年候修完差役法狀

右臣伏見二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劄子節文應天下

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

舊法人數定差更乞指揮諸縣官吏看詳若依今來

指揮別無妨礙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

得限勅到五日內具利害聲劃申本州本州限一季

聞奏奏到各隨宜修改奉聖旨依奏臣看詳上件指

揮大綱已得允當其間節目頗有疎略差誤未易一

一具書全在有司節次修完近見開封府奏開祥兩

縣於數日之內依舊役法人數差到役人臣竊惟自

罷差役至今已僅二十年乍此施行吏民皆未習慣

兼差役之法關涉衆事根牙盤錯行之徐緩乃得詳



審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但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臣竊見州縣役錢所在例有積年餘剩今年夏料雖已放罷舊剩錢猶足支數年欲乞朝廷指揮將見在役錢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却於今年之內催督諸處審議差役令的確可行更無弊害然後於今冬地遷差撥起自來年役使鄉戶一則差役條貫既得審詳既行之後無復人言二則將已納役錢一年雇役民力紓緩進退皆便臣深恐諸道以爲朝廷已行之命降到即行雖有妨礙更不陳迷致差役之條未盡其利若朝廷以臣此言可用欲乞下三省疾速施行謹錄奏開伏候勅旨

貼黃新法已來減定役人皆是的確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則舊法人數決爲冗長天下共知况近降指揮明使州縣相度有無妨礙至於揭簿定差亦無日限今來開封官吏更不相度申請於數日之間一依舊法人數差撥了絕如堽子之類近年以剩員充者一例差撥役人監勒開祥兩縣迅若兵火顯是故欲擾民以害成法尚賴百姓苦役錢乍獲復舊更無詞說不爾必須爭訟紛紜爲

害不小乞下所司取問開封官吏明知有上件妨礙更不相度申請及似此火急催督是何情意特賜行遣以戒天下挾邪壞法之人乞招河北保甲克軍以消盜賊狀

右臣聞薄賦斂散蓄聚若以致貧而民安其生盜賊不作縣官食租衣稅廩有餘粟帑有餘布帛而不勝其富也厚賦歛奪民利若以致富而所入有限所害無窮大者亡國小者致寇寇盜一起盡所得之利不償所費之十一久而不勝其貧也臣未敢遠引陳勝吳廣龐助黃巢之類只如淳化中李順慶曆中張海等熙寧中廖恩此數火盜賊計其燔燒官寺劫略倉庫以至發兵命將轉輸糧食耗失兵械募士賞功之費文率不下數百萬貫但得事了豈敢言費然方其未發有能建言乞捐數十萬貫以消其變則上下爭執如惜支體不肯割截此天下之大迷古今之通患也故臣願於元豐庫或內藏庫之錢三十萬貫上以爲先帝收思於既往下以爲社稷消患於未萌伏願陛下權福禍之重輕較得喪之多少斷而行之母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害大計河北之民喜爲剽劫所從來尚矣近歲創爲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凶

器一夫在官一家資送窮苦無聊靡所不至推埋為  
姦十人而九號為保甲莫敢誰何若更一年不罷則  
勝廣之事可立而待也今雖已罷而弓力之手不可  
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既無所歸勢必  
為盜今河北寇賊成群訪聞皆是保甲餘黨若因之  
以饑饉則變故之作不可復知近歲富弼知青州是  
時河北流民百萬轉徙京東弼既設方略振活其老  
幼而招其壯悍者為軍不待朝旨皆刺指揮二字其  
後皆為勁兵百萬之衆無一人為盜者弼人臣便宜  
行事猶能若此况陛下富有四海而兀豐及內庫錢  
物山積莫可計數只如近日內降睿恩毀金銀一色  
令別庫收貯者自約及百餘萬貫皆是先帝多方收  
拾以備緩急支用不取於民聖堯深遠非凡所及若  
積而不用則與東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  
異於先帝聖德不為無損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為招  
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者一二人分往河北逐  
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勇精悍者為禁軍隨其人才以  
定軍分本州無闕則自近及遠或押上京不過一二  
萬人則河北豪傑略盡矣其間武藝絕倫攜日以補  
班行者押赴闕試驗有實即以補內六班之闕或以

補本貫及鄰近闕額軍員但當嚴賜指揮候了日當  
遣人覆按有不如法重坐官吏臣聞先帝本謂保甲  
可用故欲隱兵於農以漸消正兵是以禁軍多有闕  
額今保甲既罷正使無事猶合補填况如前所陳者  
惟陛下深察果斷而力行之今冬春大旱二麥不熟  
事勢如此恐不可緩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差役五事狀 十五日

臣近奏言二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劄子同奉聖旨罷  
免役錢行差役事大綱已得允常其間小節踈略差  
悞乞令諸處審議候的確可行然後行下近日已蒙  
聖旨差韓維等四人置寫看詳臣前所謂踈略差悞  
其事有五謹具條件如左

一衙前之害自熙寧以前破敗人家甚如兵火  
天下同苦之久矣先帝知之故糊立免役法  
拘收坊場官自出賣以免役錢頗投名人以  
坊場錢為重難酬獎及以召募官員軍員押  
綱自是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患而近歲所  
以民日貧困天下共苦免役法者乃是莊農  
之家歲出役錢不易及出賣坊場許人添價  
爭刻致送納不前之弊也向使先帝只行官

自出賣坊場一事自可了却衙前色役有餘其餘役人且依舊法則天下之利較然無疑獨有一弊所顧衙前或是浮浪不如鄉差稅戶可以委信然行之十餘年浮浪之害無大敗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搔擾之患今來略計天下坊場錢一歲所得共四百二十餘萬實若立定酌中價例不許添價刻賞亦不過三分減一尚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共不過一百五十餘萬貫雖諸路多少不齊或足或否而拆長補短移用可足由此言之將坊場錢了衙前一役灼然有餘何用更差鄉戶今年二月六日所降指揮但云諸公使庫設厨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諸綱運並召得替官員或差使臣軍大將將校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聞有破產之人以此欲差鄉戶至於坊場兀無明文處置不知官自出賣為復却依舊法酬獎衙前若官自出賣即如川蜀京東淮浙等路舊來坊場優厚人人願為長名元不差鄉戶去處今來却須創差民情必是大段驚

擾若依舊法用坊場酬獎衙前即未委召甚官員軍員將校等押綱用何錢支遣若無錢支遣即諸般重難還是鄉戶衙前管認為害不小

一坊郭人戶熙寧以前常有科配之勞自新法以來始與鄉戶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所出役錢太重未為經久之法今若全不令出即比農民反為僥倖若依熙寧以前科配則取之無藝人未必安今來二月六日指揮並不言及坊郭一項欲乞指揮并官戶寺觀軍丁女戶並據見今所出役錢裁減酌中數目與前項賣坊場錢除支額衙前及召募非沒綱運外常切椿留准備下項支遣所有月掠房錢十五千及歲收斛斛百石以上出錢指揮恐難施行

一新法以來減定諸色役人皆是的確合用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即熙寧以前舊法人數顯是冗長虛煩民力今來二月六日指揮却令依舊人數定差未為允當欲乞只依見今役人數目差撥若自前元差鄉戶克役後

來却用剩員抵替如場子壇子之類其剩員所費請受合還運司者耶乞於前項坊場坊郭等錢支還

一熙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等役人常苦接送之勞遠者至四五千里極為疲弊自新法以來官吏皆請顧錢役人既以為便官吏亦不關事今民力凋殘比之熙寧以前尤當憫恤若不免接送必有逃竄流離之憂欲乞依新法官吏並請顧錢仍於前項坊場坊郭等錢內支

州縣胥吏並募情願充役不請顧錢如不情願量支顧錢仍罷重法亦以前項坊場坊郭等錢支如支用不足即差鄉戶仍許指射舊人官為差額代役其鄉戶所出顧錢不得過官顧數目

右件乞降付看詳役法所詳酌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樂城集卷第三十六

樂城集卷第三十七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六首

乞賑救淮南飢民狀

右臣訪聞淮南久旱雨全未足二麥並已枯死浙中米價雖賤而運河無水客旅不至米斗直一百七十以來民間闕食甚覺不易而所在官吏並未見賑濟及奏請別作處置臣竊見頃立義倉至今已將十年所聚狼斛數目甚多每遇災傷未嘗支散一粒民情深所不悅臣欲乞指揮淮南官司先將所管義倉米數隨處支與闕食人戶蕪將常平米減價出賣及取問監司州縣因何並不曾申請擊劃蕪乞體訪諸路如有似此闕食去處一例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廢忻州馬城鹽池狀

右臣訪聞河東除晉絳慈隰州舊賣解鹽外其餘州縣盡只賣末利東西兩監鹽民間未嘗闕鹽食用祖豐二年後來前宰相蔡確兄礪等始議創添忻州馬城池鹽其鹽夾硝味苦人不願買故自四五年來作分數抑賣與鋪戶多有訴免去年轉運司以此申乞住收馬城池鹽而虞部李閔畏避蔡礪權勢曲生問難自去年六月以來行遣未了却符下提舉司相度

意在觀望不肯依實定奪臣欲乞下河東轉運司結罪保明只將來利東西兩監鹽供賣本路諸州有無闕事如委無妨闕即乞依所請住奴馬城池鹽依舊只賣求利東西兩監鹽仍乞取問蔡礪等建議害民及虞部官吏希合權要故作拖延情罪依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訪聞忻州曾申本路轉運司乞枷銅鋪戶前來買鹽以此顯見人情不願

再乞放積欠狀

竊見三省同進呈臣前奏乞將民間官本償買出限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故事奉聖旨節文令戶部勘會應係諸色欠負科名數目仍契勘欠戶見今各有無抵當物力開具保明聞奏臣竊謂朝廷將施舍已賈救民於溝壑之中其施行節次常如救焚不可少緩前件指揮令戶部開具欠戶見今抵當物力此事不在戶部惟州縣可見若令戶部取之州縣文字往來動經歲月反覆問難何時了絕改民之急不如此此乃有司出納之常度而非朝廷救災之體如陛下將布德施仁以收民心蒼天意且使惠澤滂流雖民間

小有僥倖何損於德況此積欠經涉久遠凶歲疲民空煩鞭撻必無所得縱獲毫末無補國計乞特降朝旨直下諸路監司與州縣一面依下項除放結罪保明聞奏所貴小民早被聖恩不至失所別致生事謹具條件如後

一官本償買在京乞委提點司與府縣及市易官

外道委轉運司與州縣同取索逐戶元請官

本若干經今多少年月合出息錢若干逐戶

從請出官錢後來已納到官本若干息錢若

于通計本息已納及元請官本之數即便與

放免如通計本息未及官本而家業蕩盡者

亦與除放如尚有些小家業而見今孤貧不

濟者即權住催理官吏結罪保明奏聞聽候

勅裁

一拖欠坊場錢所委官取索逐戶元認淨利錢

若干自開沽以來遠欠月分合納罰錢若干

將本戶已納到淨利及罰錢通計若干如已

通及元認淨利之數即與放免如通計未及

元認淨利之數而家業蕩盡者亦與除放如

尚有些小家業而見今孤貧不濟者即權住

催理官吏結罪保明聞奏聽候勅裁

一 出限拖欠役錢今來朝廷已行差役之法即免

役錢別無支用雖使差役未了間時暫借舊  
催人執役月有從來寬剩役錢支遣其拖欠  
役錢乞與一切放免

右臣前奏係二月十五日及今已四十日而行遣迂  
緩未知何時恩澤可以及下伏乞陛下深念欠負人  
戶枷錮已久衣食不繼父子離散其愁苦無聊甚可  
哀閔斷自聖心依臣所乞特與除放無使有司爭執  
細故遷延歲月所得無幾而民間窮困小則病瘁怨  
苦感動陰陽大則計較死生起為盜賊所失轉大雖  
悔無及臣不勝區區為國深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發運司以糶糴米代諸路上供狀

右臣竊見近歲有司分掌利柄更相侵漁以自為功  
究其本末其實皆朝廷財用而以此取彼此雖有得  
彼必有失其終均出於民是以民日益病無所告訴  
頃者發運司以錢一百萬貫為糶糴之本每歲於淮  
南側近赴賤糶米而諸路轉運司上供米至發運司  
首歲分三限第一限自十二月至二月第二限自二  
月至五月第三限自六月至八月遠限不至則發運

司以所糶米代之而取直於轉運司幾倍本路實價  
轉運司米雖至而出限一日輒不得充數江湖諸路  
自來皆係出米地分而難得見錢舊日官歲糶米錢  
散於民故農不大傷無錢荒之弊今發運司以所糶  
米代供而責錢於諸路諸路米無所售而欲錢以償  
發運司則錢日益荒而農民最病此東南之大患也  
訪聞發運司所收厚利別無所用不過以為羨餘進  
奉以固結恩寵方今陛下恭儉節用食租衣稅專以  
利民何取於此臣乞指揮發運司今後諸道轉運司  
出限不到米依舊以發運司所糶米代發上京而不  
得於諸道責取米價候諸道般到米依數撥還據違  
限欠數取勘轉運司官吏要使上供不闕而無所取  
利諸道得以及時收糶錢有所洩而農不甚病此利  
甚廣如朝廷以臣言為可用伏乞下戶部立法施行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給還京西水櫃所占民田狀

右臣訪聞頃年宋用臣引洛水為清汴水源淺小行  
運不足遂於中牟管城以西強占民田蓄蓄雨水以  
備清汴乏水之用方用臣貴盛州縣皆不敢爭但中  
牟一縣占田八百五十餘頃伏惟陛下卹養小民過

於赤子無名侵奪聖意不然臣欲乞指揮汴只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頃畝數目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櫃委實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即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三省事多留滯狀

臣竊見先帝改定官制因唐之舊布列三省使出入相鉤較文理密察得古之道法然患有司推行不能盡如聖意參考之益未見而迂滯之害先著見今三省文書節次留礙比官制未行以前頗覺其弊臣嘗訪問眾人得其一二意欲因見行之法畧加疏理務令清速簡便苟迂滯之病既除事不至雜冗難治官吏日有餘力則參考之功可得而見也謹具條件如後

一凡事皆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所以爲

重慎也臣謂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依此

施行則可至於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一

切依此則迂緩之弊所從出也假如百官乞

假有司請給器用之類此所謂日生小事也

臣僚陳請與革廢置朝廷未究本末欲行勘

當之類此所謂事之方議者也昔官制未行

如此等事皆執政批狀直付有司故徑而易

行自行官制遂罷批狀每有一事輒經三省

騰寫之勞既已過倍勘當既上小有差誤重

復施行又經三省循環徃復無由了絕至於

疆場幾事河防要切一切如此求事之速辦

不可得也故臣乞復批狀之法以便日生小

事及事之方議者惟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

者然後經歷三省則事之去者過半矣

一三省文書法許吏人互相點檢差誤毫末之失

皆理爲賞罰故披罰者畏避謹何巧作遷延

以求細密被賞者晞望勞績吹毛求疵務爲

稽緩因此文書無由速了臣欲乞今後不以

差誤爲賞罰惟有所欺弊及雖係差誤而害

事者方行賞罰

一文書至尚書省自省付諸部自部付諸司其開

拆呈覆用印皆有日限逐處且以五日爲率

凡十五日其勘當於外日數又多幸而一出

得完具者自諸司申部自部申省其限日如

前則已一月餘日矣不幸復有問難又復一

月自此蓋有不可知者費日雖久而遺限如

法雖欲加罪終不可得故臣欲乞以事之緩急減定日限亦校弊之一端也

一古者因事設官事不可已然後置官今官做唐制事本不須如此而爲官生事者往往而有如應支錢物尚書度支行遺得旨許支合下所管庫務支給者必先由太府寺本寺備錄帖所管庫務又經比部句過然後送庫務支給臣謂太府寺未嘗可否一事枉有經歷宜令度支徑送比部句過又如諸路召募押綱合得酬獎諸庫務已給朱鈔先絕太府寺印紙保明指定合得酬獎申尚書金部金部再行勘驗詣實開司動句覆然後開吏部施行臣謂太府金部兩處勘驗保明顯有煩重宜裁減一處又如在京職事官合破白直并宜借剩員或替換宣借昔未行官制以前皆係所屬直下步軍司差撥自行官制並須經由尚書兵部陪兵部但指揮步軍司依條施行臣謂兵部別無可否亦不須更令經歷如此等事數必不少非臣所能盡知乞下六曹及二十四司各具有無似此重複之事若能一切

### 裁損心大有所益

右三省事務衆多條約繁夥非臣一人所能究悉臣前件所陳四事特其一二而已欲乞陛下降付三省推類講求立法施行或選擇臣僚精通明敏者二人俾專治其事務令約而不遺多而不亂合三省胥吏比舊人數極多皆由法不省便枉費人力若將來法制一清此曹亦漸可減事清吏少此最爲治之要也惟陛下晉神省察謹錄奏聞伏勅俟旨

### 言科場事狀

右臣伏見尚書禮部會議科場欲復詩賦議上未決而左僕射司馬光上言乞以九經取士及令朝官以上保任舉人爲經明行修之科至今多日二議並未施行臣竊惟來年秋賦自今以往歲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學者知朝廷有此異議無所適從不免惶惑瀆亂蓋緣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燕治它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臣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場科一切如舊但所對經議無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



舉格式未爲晚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招畿縣保甲充軍狀

右臣近奏乞招河北保甲充禁軍聞已有朝旨令逐州軍長吏等優給例物寄招在京禁軍去訖臣竊謂京畿諸縣保甲事體與河北無異而所在闕額禁軍尚多欲乞指揮京畿諸縣一依河北已得指揮招募施行臣又聞河北河東舊有義勇自來每年冬教以爲邊備民所習慣不以爲恠畿內百姓非邊民之比今來保甲雖罷按閱而未免久教民情未安亦乞特與放罷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令戶部役法所會議狀

右臣伏見閏二月十五日聖旨節文詳定役法所奏諸路衙前以坊場河渡錢依見今合用人願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臣竊聽中外之議以謂此法頗爲穩便蓋見今諸路每年所入坊場河渡錢共計四百二十餘萬貫而每歲所費衙前支酬及召募押綱錢共計一百五十餘萬貫所費止用所入三分之一縱使坊場河渡價錢別行裁減不過比見今三分減一則是所費亦不過所入之半而免却民間衙前最重之役其爲利民不言可見續准閏二月二十七日聖

旨節文詳定役法所狀再詳雇募二字切慮諸路承用疑惑將謂依舊用錢雇募充役欲乞改雇字爲招手聚謂此法旣不以錢雇人空行招募必是招募不行要湏一例役撥未委每年所得坊場河渡錢四百二十餘萬貫除支酬衙前重難及雇募押綱錢外其餘欲將何處支用又熙寧以前諸路衙前多有長名人數只如西川全係長名故衙前一役不及鄉戶淮南兩浙長名大半以上其餘路分長名亦不減半今坊場旣已拘收入官必無人願充長名則應係衙前並是鄉戶雖號爲招募而上戶利於免役方肯投名與差無異上等入戶旣充免役衙前則以次入戶須充以次色役如此則下戶充役多如熙寧以前方今入戶又爲苗役所困物力此熙寧以前貧富相遠而差役之法比舊特重此衆議所以服未也然臣竊聞西邊熙蘭等州及安疆米脂等寨每年費用約計三百六七十萬貫此錢太平出於苗役寬剩今苗役旣罷故議者欲指坊場河渡錢以供其費致使衙前湏至並差鄉戶臣謂朝廷養民備邊雖有內外之別而其實一家之事耳若備邊之費實未有准擬則坊場等錢存以待之亦不得已之計也今邊防之計詳定

役法所必未能周知其詳而暗指坊場等錢以備其費則其養民之計亦已疎矣臣欲乞朝廷密切指揮戶部與詳定役法官會議先計上件新置城寨歲費幾何若干係西川茶錢若干係經制司錢若干係關額禁軍錢若干係內藏庫錢似此諸般科名外尚有不足數目若干若此數目不至絕多臣乞計其所闕三年之數於元豐庫及崇政殿庫錢內撥出訪聞此庫錢物山積本先帝所蓄以備邊事今於此支用正合先帝本意臣訪聞蘭州等處道里峻遠決為難守朝廷見議棄捐以安中國三年之後邊境已定即非又遠不絕之費所用錢數雖多亦有限量其坊場河渡等錢既別不支用即及依閏二月十五日聖旨指揮雇募衙前施行若朝廷重惜二庫錢物未欲專行支給即乞將坊場河渡等錢除雇募衙前等外量將剩數添助邊費所貴養民備邊兩不失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朝廷方議息民不宜為邊費奪坊場錢專差衙前以困民力臣竊見諸路州縣累年積下青苗息錢及免役寬剩錢數目不少亦可以助西邊新置城寨三二年之費所貴聞

得坊場錢雇募衙前令民間無重役之患則朝廷恩德及民深矣

### 乞禁軍日一教狀

右臣竊見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劍槊擊刺弓弩斗力比舊皆倍然自比歲試之於邊亦未見勝敵之効蓋士卒服習止軍中一事耳至於百戰百勝則自有道不可不察也臣訪聞凡將下兵皆蚤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士卒極以為苦頃歲西鄙用兵士自內郡往即戰地皆奮踴而去以免教為喜先朝留意軍事每歲遣官按閱錫賚豐厚遷補峻速士心猶且如此臣觀今日所以厚之者不如先朝而所以勞之者如舊臣竊以為疑也古之名將如李牧王翦將用人之死力必椎牛醢酒聽其佚樂養而不試士皆投石超距踴躍思奮而後用之故所向無敵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力臣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其餘目止一教使得以其餘力為生異日驅以征伐其樂致死以報朝廷宜愈於前日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乞差官與黃廉同體量蜀茶狀

右臣近曾奏言益利等路茶事司以買賣茶虐害四路生靈朝廷已差黃廉體量利害乞先罷茶官陸師閔職任使四路官吏不憂後患敢以實害盡告黃廉今聞朝廷却差黃廉就領茶事臣竊以為黃廉若以專使按權茶之弊則身無利害茶事巨細勢必具陳若身自領茶事有課利增損邊計盈虛之責則茶之為害勢必不肯盡言兼朝廷本為遠民無告特遣此使使事未達而就除外官小民無知必謂朝廷安於虐民重於改法此事體大宜速有以救之朝廷必謂陸師閔靈害四路為日已久不欲別差替人淹延歲月因黃廉在彼即行替罷事雖稍便理有未盡臣欲乞選差清強官一人與黃廉同共體量候了日赴關面奏利害所貴不敢隱蔽茶蔽四路之人終被德澤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以發運司米救淮南飢民狀

右臣伏見淮南旱災民食踴貴朝廷特令截番上供米三十萬石以濟其急卹民之深異時所未嘗有然臣訪聞本路自正月以來以義倉常平糶斛逐旋賑濟約至夏中麥熟稍得給足不意今早勢益甚夏麥無望而秋收之期遠在百日之後雖有前件截留上

供米分在一路恐未能遍及飢民訪聞發運司逐年將糶糧本錢一百萬貫趁賤糶米以代諸路遠限上供米數外或遇米貴亦出費收息臣欲乞指揮發運司約定今年合留代上供外其餘權令只依元買價盡數支撥於諸郡出費不得收息仍先具若干留代上供若干可以出賣及元買價例申奏所賣米數稍多救接饑饉可以支持至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明堂神位狀

右臣聞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疎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與冬至圓丘必兼饗祫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圓丘別行它禮或大聖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圓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為得禮之變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吳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

之舊則爲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親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踈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卽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取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乞借常平錢置上供及諸州軍糧狀

左臣聞自古經制國用之術以爲穀帛民之所生也故欲而藏之於官錢幣國之所爲也故發而散之於民其意常以所有易其所無有無相交而國用足焉故自熙寧以前民間兩稅皆用米麥布帛雖有沿納諸色雜錢然皆以穀帛折納蓋未嘗納錢也錢之入官者惟有茶鹽酒稅雜利而已然方是時東南諸郡猶苦之錢錢重物輕有錢荒之患自熙寧以來民間出錢免役又出常平息錢官庫之錢貫朽而不可較民間官錢搜索殆盡市井所用多私鑄小錢有無不

交田夫蠶婦力作而無所售常平役錢山積而無救饑饉蓋自十餘年間積成此弊於今極矣朝廷近日雖已減損常平罷放免役使民休息然而錢積於官無宣洩之道民無見錢百物益賤譬如飢人雖已得食而無所取飲久渴不治亦能致死臣竊見國朝建立京邑因周之舊不因山河之固以兵屯爲嶮阻祖宗以來漕運東南廣蓄軍食內實根本外威夷狄方其盛時足支十餘年近者歲運損耗糶賣不節太倉無五年之畜國計寡弱有識之士爲之寒心至於諸路軍糧大抵無備熙寧之間東南大旱民間闕食官欲賑濟無所從得不免誅求富民歛斗石之粟以濟億萬之衆勞而無益徒以爲笑然今諸路轉運司又以商賈不行農民罷病故酒稅不登收買軍器雜物封樁闕額衣糧等事故經費不足朝廷雖欲內實京師外實諸郡有司匱乏勢無所出臣欲乞指揮東南諸路轉運司各借本路常平見錢遇年豐穀帛價賤豫買三年上供米及本路州軍諸軍三年衣糧限以三年節次收糶重立禁約不得別作文用仍於五年內收糶錢物撥還常平倉司每歲終具元借錢及所糶物及所還數提刑司保明中戶部點檢有無違法

開奏應千借錢羅買事有不如法並許提刑司覺察  
聞奏但令泉幣通行足以鼓舞四民流轉百貨倉廩  
充實足以贍養諸軍備禦水旱則上下皆足公私蒙  
利矣如許臣所請伏乞下戶部立法施行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貼黃所借常平司錢非是直取以供國用當  
指揮轉運司勒令如期撥還務令常平司錢  
久遠不匱轉運司緩急有所借便實長久之  
利也

再乞差官同黃廉體量茶法狀

右臣近奏乞選差清強官與黃廉同體量蜀中茶法  
尋蒙朝廷差杜紘前去既而詳定編勅所奏番杜紘  
紘既不行而蜀中茶法至今未見差人同黃廉體量  
伏乞檢臣前奏別選差一人所責黃廉不敢以課利  
增虧自作身計盡具茶法利害聞奏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再言役法劄子 五月十六日

臣聞世無不弊之法雖三代聖人之政不免有害故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臣竊見朝廷近罷免役復行差  
役小民初免出錢鼓舞相慶士大夫因民之喜以為

差役一行可坐而無事矣臣之愚意以為免役之害  
雖去而差役之弊亦不可不知也是以推言其故而  
陛下察之國朝因隋唐之舊州縣百役並差鄉戶人  
致其力以供上使歲月番休勞佚相代吏若循理不  
以非法加民則被役之人本無大苦然役人既是稅  
戶家有田產誅求必得吏少廉慎凡有所須不免侵  
取故祖宗之世天下役人除正役勞費之外上自衙  
前有公使厨宅庫之苦中至散從官手力有打草供  
柴之勞下至耆長壯丁有歲時饋送之費習以成俗  
恬不為恠民被差役如遭寇虜神宗皇帝照知此害  
始議立免役之法前弊雖解而所取役錢多收寬剩  
民間難得見錢日益貧瘁軫念既已復行差役除見  
議衙前差募未有成法外其餘耆戶長弓手散從等  
役一切定差貪官暴吏私竊以此相賀何者市井之  
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  
欲侵漁無所措手今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人州縣  
已自懾怖而况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  
動心妄意朝廷既行差役凡百侵擾當復如舊訪聞  
見今諸路此弊已行臣恐稍經歲月舊俗滋長役人  
困苦必有反思免役之便者其於聖政為損不細頃

者朝廷初革衆弊士懷異議多被遷逐睥睨新收幸其不成者非一人也若此弊不除使民有怨言彼立異之人佗日必指以爲事臣欲乞明降詔書丁寧戒敕監司長吏使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錄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勝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庶幾民被差役之利而無差役之害然後天下蒙賜深矣取進止

樂城集卷第三十七

樂城集卷第三十八

左司諫論時事一十二首

論青苗狀

右臣伏以青苗之害民朝廷之所悉也罷而不盡廢而復講使天下之人疑朝廷眷眷於求利此臣之所深惜也何者朝廷申明青苗之法使請者必以情願而官無定額議者以爲善矣然以臣觀之無知之民急於得錢而忘後患則雖情願之法有不能止也侵漁之吏利在給納而惡無事則雖無定額有不能禁也故自今年春諸縣所散青苗處處不同凡縣令曉事吏民畏伏者例不復散其關於事情爲吏民所制者所散如舊蓋立法不善故使猾吏得依法爲姦監司雖知其不便欲禁而不可得天下旣已病矣今朝廷復修夏料納錢減半出息之法此雖號減息而使天下曉然知今日朝廷意仍在利雖有良縣令臣恐其不能復如前日自必於不散矣且自熙寧以來吏行青苗皆請重祿而行屯法受賕百錢法至刺配然每至給納之際猶通行問遺不能盡禁今吏祿已除重法亦罷而青苗給納不止臣恐民間所請錢物得至其家者無幾矣伏乞追寢近降青苗指揮別下詔

旨天下青苗自今後不復支散不勝幸甚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三論差役事狀

右臣五月二十六日上殿劄子乞明降詔書戒敕監  
司長吏令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惜雇  
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  
刑部錄出具委無漏落離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勝  
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敢應監司所部  
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至今多日未  
蒙施行伏念臣前作此奏為聞近日諸縣曹吏有因  
差役致富小民被差克役初參上下費錢有至一二  
十千者州縣官吏亦有以舊雇役人慣熟多方陵虐  
所差之人必令出錢作情願雇募又有以新差役人  
拙野退換別差必得慣熟如意而後土者天下官吏  
不能皆良如此等事所在不一雖非目見可以意料  
民被其害如遭湯火竊意此奏朝上聖心惻怛不待  
終日而行不意遷延至今不以為急臣愚竊恐朝廷  
始復差役議者妄謂差法一行更無患害聞臣此奏  
未免不信臣謂改雇為差實得當今救弊之要然使  
聞害不除見善不徙則差役害人未必減於免役伏

乞聖慈檢臣前奏早賜詔書其言所聞差役官吏情  
弊仍備錄前後禁約曉諭中外使知朝廷深意則天  
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訪聞近日頗有上書言差役不便家

降付看詳役法所者臣推原其意皆由州縣  
施行差法別有搔擾以致人言若不早為禁  
約深為不便伏乞指揮於役法所檢取民間

前後言差役不便文字略賜省覽即見詰實

論蘭州等地狀 六月二十八日

右臣竊見先帝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  
置蘭州於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講求  
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日蘭州五寨所在嶮遠饋運不  
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國羗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  
要之久遠不得不棄危而後棄不如方今無事舉而  
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  
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為金湯之固蘭州  
下臨黃河當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略置堡郭可  
以招募弓箭手為耕戰之備自開拓以來平治徑路  
皆通行大兵若舉而棄之熙河必有晝閉之警所謂  
借寇兵資盜糧其勢必為後患此二議者臣聞之又

突然以夏戎背畔雖屢有信使而未修臣職未請侵地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聞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謙和請地必在茲舉雖廟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憂國不能嘿已輒嘗覈實其事以為前件棄守之議皆非妄言然而朝廷當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筭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前則棄守之議可一言而決也何請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闇不言其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覽政簾幃之中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舉動則不足利在緩撫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於爭甲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况陝西河東兩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瘡痍未復一聞兵事無不狼顧苦使外患不解內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於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但誅其罪人存立孤弱則雖犬羊之羣猶將伏以聽命今乃割其土地作為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其為利而不知其義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見蓋古之論兵者以

直為壯以曲為老皆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糧奔命唯恐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為怨兵民競勸守卒固而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項自出師西討雖一勝一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人憤怒天下咨嗟土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不直謗之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筭之多寡棄守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論於守則言其幸於棄則言其不幸以効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虜並出為寇屯戍日益飛輒不繼賊兵乘勝師喪國蹙蘭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舍原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懷惠不復作過此棄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且耕且戰西戎懷怨未能忘爭特出虜略勝負相半耕者不安餽運難繼耗蠹中



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熙河之夷路我師不利復以秦鳳爲境修完廢壘復置烽候人力既勞費亦不小此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交仇怨不鮮屯兵饋糧無有休日熙河因此物價翔貴見今守而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實矣戰若不止戍兵必倍糧草衣賜隨亦增廣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測也棄之雖不幸然所棄本界外無用之城秦鳳之間兵民習熟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蘭難易十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日無異也夫以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况守未必幸而棄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惡歸其侵疆復其歲賜通其和市雖豺狼野心能不愧耻縱使酋豪內懷不順而國恩深厚無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間其勢必未能舉動萬一不然而使中國之士知朝廷棄已得之地舍垢爲民西戎背恩彼曲我直人懷此心勇氣自倍以攻則取以守則固天地且猶順之而况於人乎故臣願朝廷決計棄此然後慎擇名將以守熙河厚養屬國多置弓箭手於熙蘭往還要路爲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

其入寇之道於秦鳳以來多置番休之兵以爲熙河緩急救應之備明教將佐繕完守備常若寇至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無後患也臣自聞西使復來謹來衆議以三事參較利害反覆詳究理無可疑是以輒獻在言惟陛下裁擇幸甚

貼黃臣竊見二聖臨御除去煩苛天下之民想見太平之風今西戎已有向化之漸若朝廷靳惜蘭州等處堅守不與激令背畔使邊兵不解百費復興則自前苛政皆將復用太平之期不可復望深可痛惜伏乞陛下與二三大臣詳議其事以天下安危念勿爭尺寸之利以失大計則社稷之幸也臣竊聞議者或謂若棄蘭州則熙河必不可守熙河不守則西蕃之馬無由復至而夏戎必爲蜀道之梗臣謂此皆切持朝廷欲必守蘭州之說而非國之至計也臣聞熙河屬國種族甚多朝廷養之極厚必不願爲西戎所有若帥臣能以恩信結之統之以戍兵貼之以弓箭手又於熙蘭要路控以堅城恐西戎未易窺伺而西蕃之馬何遽不至乎至於蜀道之虞自非

秦鳳階成等處蕩然無城池兵馬之備則西戎豈敢輕爲此計臣謂此說亦空言而已臣又聞說者謂鞏鎮昔與北朝商量河東地界舉七百里之地以畀之近者臺諫以此劾鎮鎮由此罷相故今朝廷議欲以蘭州等處復與西戎無敢主其議者臣謂蘭州等處與河東地界不可同日而語河東地界國之要地祖宗相傳誰敢失墜舉而與人非臣子之義至於蘭州等處本西戎舊地得之有費無益先帝討其罪而取之陛下赦其罪而歸之理無不可不得以河東地界爲比也

### 再論蘭州等地狀

右臣近於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施入界恐必有請和請地之議乞因此時舉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棄而與之安邊息民爲社稷之計見今西使已到竊聞執政大臣棄守之論尚未堅決臣竊見皇帝陛下登極以來夏國雖屢遣使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狹心蓋知朝廷厭兵是以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恐而不與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遣其來使徒手而歸一

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黠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與不復爲恩不許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臣又聞昔日取蘭州及五寨地本非先帝聖意先帝始議取靈武內臣李憲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蘭州先帝始議取橫山帥臣沉括諤之徒不能遵奉聖略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將吏不職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則不然其後元豐六年夏國遣使請罪先帝嘉其恭順爲救邊吏禁止侵掠既又遣使謝恩請復疆土先帝仍爲指揮保安軍與宥州議立疆界因循未定而先帝奄棄萬國遂以至今由此言之蘭州五寨取之則非先帝本心棄之則出先帝遺意今議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已自便非社稷之利也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聞利害不遠若遂以地與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算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士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

終不能發及景帝用罷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究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法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強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爲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雖有千澗亦何能爲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旣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罷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棄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謀與景帝類臣乞宣諭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爲利害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慈以此反覆深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得其便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京畿保甲冬教等事狀

右臣竊見仁宗朝河北河東初置義勇至英宗朝推行其法漸及陝西皆以地接胡羌有守禦之備每歲

冬教一月民雖以爲勞而邊防之計有不得已及熙寧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三路之民日夜教習二聖臨御知其不便率皆罷去民得歸耒耜盜賊因此衰息歌舞聖德無有窮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披邊之故民習爲常不敢辭懇至於京畿諸縣聖聖以來爲輦轂所在素加優厚今乃與三路邊郡爲比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聖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寬卹特與蠲免蕪訪聞京畿三路見今皆修蓋冬教場屋宇州縣頗以爲勞臣昔守官河北竊見義勇冬教並不置教場屋宇每遇教日皆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別無關事朝廷若允臣所奏免畿內冬教則其教場屋宇已自不修如三路冬教乞下逐路監司相度只如自前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有無不便如別無不便亦乞罷修以寬民力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西邊警備狀

右臣近奏乞因夏國遣使入貢歸其侵地竊聞朝廷已降詔開許伏惟包荒之德與天地同量使西邊之民自此得免餽餉之勞脫戰鬪之禍天下不勝幸甚然臣聞兵法受降如受敵夷狄獸心見利忘義難以

恩信深加結納而備豫不虞不可整弛况朝建數以  
來舉兵攻討深入其地奪其疆土今雖接以恩禮其  
怨毒之意必未遽忘若因給賜城寨定立界至之際  
乘我無備輒肆猖狂則取笑四夷悔不可及謂宜明  
加約束所賜城寨須候逐路帥臣處置般運器甲抽  
那兵馬凡百了當立定期日然後得令人交割若未  
了之間不得令一人一騎先期窺覘仍指揮沿邊將  
吏常加嚴備因夏國新復侵地謹守誓約之際招填  
士馬充實倉廩緩懷熟戶常若寇至不得爲其通和  
稍有弛廢如此數年朝廷常務懷柔以革其欲報之  
心邊臣常作隄防以折其內侮之志臣謂數年之外  
必無後患縱使背畔而邊計已完士氣已復度其事  
勢亦不足深憂况昔恩犯顏彼曲我直雖復羗人亦  
當知非足使吾民坐而賈勇制勝之道始自今日惟  
願陛下深詔大臣安不忘危常以戒敕邊吏爲心則  
社稷之福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青苗狀

右臣近奏乞罷支青苗錢兼訪聞臺諫官皆有文字  
論列至今並不蒙降出施行臣伏見熙寧之初王安  
石呂惠卿用事首建青苗之法其實放債取利而妄

引周官泉府之言以文飾其事天下公議共以爲非  
是時韓琦富弼司馬光范鎮等皆昌言其夫恨不能  
救今二聖在上照知民間疾苦辭去弊法旣已略盡  
兼近日責降呂惠卿數其罪惡亦以創行青苗爲首  
然天下俵散青苗其實至今未正民間疑恠以爲朝  
廷仍有好利之意臣博采衆論云近有臣僚獻議以  
國用不足爲言由此聖意遲遲未決臣雖至愚竊爲  
陛下深惜此計何者自古爲國率皆祿養官吏廩給  
士伍崇奉郊廟鎮撫四夷然而食租衣稅未嘗有闕  
今陛下力行恭儉前代帝王所有浮費一切不爲今  
日之計但當戒飭天下守令使之安集小民若能稍  
免水旱之災復無流亡之患則安靖之功數年自見  
穀帛豐羨將不可勝用何至復行青苗以與民爭利  
也哉伏惟陛下聖性仁厚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爲若  
非左右構此危語動搖聖聽則何至爲之廢格羣言  
以成邪說然臣竊恐中外不知本末但見臺諫之言  
皆留中不出妄意陛下其於求利不卹細民遠近傳  
聞所損不細臣欲乞陛下盡將臣僚前後所上章疏  
付三省詳議施行以再斯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放市易欠錢狀

右臣頃會上言乞將市易欠錢人戶通計所納息罰錢數如已納及元請官本數目即與除放蒙聖恩依此施行德澤滂沛所及甚廣然臣訪聞京師欠戶貧下之家從初多作詭名請新還舊以此無緣通計息罰故除放之恩多止上戶臣近日再行體問據通直郎監在京市易務宋肇為臣言若截自欠二百貫以下人戶一例除放則所放人戶至多事亦均一仍具本務一宗節目及利害文字請臣論奏臣詳究其說竊以為當行之事有五市易本錢前後諸處撥到其計一千二百六十七萬貫中間撥還內藏庫等處共計五百三十萬餘貫朝廷支使過共計三百八十四萬餘貫即今諸場務見在共計三百五十三萬餘貫將此三項已支見在計筭已是還足本錢則今來人戶所欠皆出於利息若將見欠二百貫以下人戶除放所放錢數不多此事之當行者一也見今欠人共計二萬七千一百五十五戶共欠錢二百二十七萬餘貫其間大姓三十五酒戶二十七共欠錢一百五十四萬餘貫小姓二萬七千九十三戶共欠錢八十二萬餘貫若將欠二百貫以下人戶除放共放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三戶放錢四十六萬六千二百餘貫

所放人戶九分以上而所放錢止及二分此事之當行者二也元豐年中朝廷催理欠負極為峻急然一歲所納不過三萬貫頃來朝廷優假細民所催微細自今年正月至今止及六七千貫今且以三萬貫為率猶須七十餘年乃可納足如此則小姓之家死喪流亡不可復知而國家每歲得錢六千貫臣所乞放下欠戶錢於見欠錢都數中止十分之二即是如九每歲催及三萬夫數中不過催得六千夫而已如九牛一毛不為損益而二萬餘家困苦為害至大此事之當行者三也市易催索錢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置私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書凡用三十餘人每人各置貼寫不下五人共約一千餘人以此一千餘人日夜搔擾欠戶二萬七千餘家都城之中養此蠹賊恬而不恠此事之當行者四也市易之法欠戶拖延日久或未見歸者及無家業之人皆差人監遂遇夜寄禁既有此法則一例公行寄禁然吏卒頑狡得錢即放無錢即禁榜笞縛何所不至若不別作擘劃則日彼此苦者不知其數此事之當行者五也伏乞聖慈以此五事較其利害斷自聖意特與除放或因將來明堂赦書行下或更溥行諸路則細民荷戴恩德淪入骨髓社稷之利不可勝計然臣竊見太府

寺今歲終較課以本理息及一分以上具官員等第保明聞奏自來市易官因此酬獎轉官及請賞錢所得無算今來既見市易已支見在實數僅能遷足本錢則以本理息皆是欺罔從前官吏轉官請賞皆當追奪官爵及所賞錢物亦乞朝廷根究前後緣市易轉官請賞之人依理施行內有呂嘉問係創行市易害民最深雖已經責降向竊有上末乞公議更乞重行寬謫以謝天下所有宋肇劄子三道臣輒備錄進呈如左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所言放欠事上係二聖德澤唯富直出中肯不宜更顯言者姓名或須至今三省相度施行即乞指揮執政勿令宣布

言淮南水潦狀

右臣竊見淮南春夏大旱民間之食流徙道路朝廷哀愍饑饉發常平義倉及截留上供米以濟其急淮南之民上賴聖澤不至飢殍然自六月大雨淮水汎溢泗宿毫三州大水夏田既已不收秋田亦復蕩盡前望來年夏麥日月尚遠勢不相接深可憂慮訪聞見今官賣米猶有未盡然必不能支持久遠臣欲乞朝廷及今未至闕絕之際速行取問本路提轉發運

司令具諸州災傷輕重次第見今逐州各有多少糧食可以賑濟得多少月日如將來之絕合如何擘劃施行立限供報所貴朝廷得以預先處置小民不至失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三乞罷青苗狀 初四日與東省同上

右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伏以王安石呂惠卿創行此法以來天下之士惟王呂黨人欲以青苗進身者則以其法為是其它士大夫上自韓琦富弼中至司馬光呂誨范鎮下至臣等輩人未有一人以為使者王安石惠卿用事忠言壅塞不得施用小民無告飲泣受害今者二聖臨御盡革衆弊天下欣欣日望青苗之去而近日刪立舊法益更滋彰中外孤疑不曉聖意竊聞近日左右臣僚有以國用不足欲將青苗補其闕乏者聖心未察是以為之遲遲臣等雖愚以為自古為國止於食租衣稅縱有不足不過輔以茶鹽酒稅之征未聞復用青苗放債取利與民爭錐力之末以富國強兵者也藝祖太宗之世四方未平中國至狹歲歲用兵其費不貲及真宗東封西祀遊幸毫末造立宮室仁宗結好契丹平定西戎翦滅南寇此皆非常大費而常賦之外無

大增加未聞必待青苗以濟國用今二聖恭儉安靜無為四海之富與祖宗無異何憂何慮而欲以青苗富國乎臣等以為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未嘗接見多士大皇太后陛下覽政帷幄未能博聽羣議聽納之道於斯實難竊謂臣下每有獻言宜一切折以公議彼既欲散青苗而臣等以為不可陛下受其所言而臣等封事遂留中不出臣等不知陛下何以斷其是非而信之如此之篤乎陛下必欲決此深疑即常盡出臺諫所言付之三省使之公議得失不當隱忍不辨是非而陰用其言也如衆議必以罷之為是即乞早賜裁斷以慰民心必以罷之為非亦乞顯行黜謫以懲臣等狂妄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三省請罷青苗狀 初四日身東省月入

右某等伏見熙寧之初始行青苗士無賢愚皆知其不便及時建議之臣盡力主張者不過一二頑賢士杖極言其失者非一人也蓋今之執政嘗論之矣忠言讜論播於天下至今傳誦以為口實小民呻吟欲聞更張亦已久矣伏自二聖臨御革去弊法而青苗之議獨無所變始者但令取民情願不立定額州縣或散或否事體不一天下固已疑之矣中間修完本

法使夏料納者減半出息中外喧言朝廷欲依舊放債取利此聲流傳極損聖政某等備位諫官不敢默已遂與臺官前後上言僅數十章皆不蒙施行傳聞大臣奏對有以國計不足疑誤聖聽者遂致此議久而不下某等雖愚竊所未喻也蓋聞古者聖人在上食租衣稅而已凡所以奉事郊廟祿養官吏蓄兵備邊未嘗有關也後世鄙陋乃始益以茶鹽酒稅之征然亦未聞放債取利若此之衰也今茲二聖在上恭儉無為度越前世選用執政將致太平某等與天下士民尚冀朝廷能寬酒稅之權捐茶鹽之人以復三代之故不意今者乃欲以青苗富國失天下之望也王安石呂惠卿既以此負國使朝廷被此聲於天下今者又復以此誤二聖此某等區區所深痛也近日朝廷責降呂惠卿告命之出首以青苗為罪天下傳誦人人稱慶奈何詔墨未乾復蹈其故轍乎且青苗之法其所以害人者非特抑配之罪也雖使州縣奉行詔令斷除抑配其為害人固亦不少何者小民無知不計後患聞官中支散青苗競欲請領錢一入手費用橫生酒食浮費取快一時及至納官賤賣米粟浸及田宅以至破家一害也子弟縱恣欺謾父兄隣

里無賴妄託名目歲終催督患及本戶二害也遭欠未納請新蓋舊州縣欲以免責縱而不問三害也常平吏人舊行重法給納之路初不能止今重法既罷賄賂公行民間所請得者無幾四害也四事爲害雖復除抑配之弊亦無如之何而况抑配必未除乎某等職在言責目覩弊事默而不言則上負朝廷下負民物若未得請決無中正之義伏乞盡取前後章疏看詳施行以允公議謹狀

請罷右職縣尉狀初八日上殿

臣伏見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自近歲民貧多盜言事者不知救之於本遂請重法地分縣尉并用武夫自改法以來未聞盜賊爲之衰少而武夫貪暴不畏條法侵漁弓手先失爪牙之心搔擾鄉村復爲人民之患臣竊惟捕盜之術要在先得弓手之情次復鄉村之助耳目既廣網羅先具稍加方略易以成功舊用選人雖未能一一如此而頗知畏法則必愛人使之出入民間於勢爲便不必親習騎射躬自格鬪然後能獲賊也今改用武夫未必皆敢入賊而不習法律先已擾民訪聞河北京東淮南等路凡用武夫縣分民甚患之欲乞復令吏部依舊只差選人所貴吏民

相安不至驚擾取進止

樂城集卷第三十八



樂城集卷第三十九

右司諫論時事五首

論戶部乞收諸路帳狀

准尚書戶部牒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勅節文  
 一府界諸路州軍錢穀文帳舊申三司昨撥歸逐  
 路轉運提刑司點磨歲終刑部尚書點取勾訖帳  
 勘覆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歸戶部點磨  
 一府界諸路州軍常平等錢穀文帳舊申司農寺  
 昨撥歸逐路提舉司點磨戶部右曹歲取提舉司  
 勾訖帳赴部點磨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  
 歸戶部點磨者

右臣竊聞熙寧以前天下財賦文帳皆以時上於三  
 司至熙寧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魯布刪定法式  
 布因上言三部胥吏所行職事非一不得專意點磨  
 文帳近歲因循不復省闕乞於三司選吏二百人顯  
 置一司委以驅磨是時朝廷因布之言於三司取天  
 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  
 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各有常數常數已  
 足者皆不發封一有不足即百端問難要足而後已  
 朝廷以布言為信帳司之興蓋始於此張設官吏費

用錢物至元豐三年百尾七八年間帳司所管吏僅  
 六百人用錢三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夫陷錢止一萬  
 餘貫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而使州郡應申省帳  
 皆申轉運司內錢帛粮草酒麪商稅房園夏秋稅管  
 額納畢鹽帳水脚鑄錢物料稻糯帳本司別造計帳  
 申省其驛料作院欠員修造竹木雜物舟船柴炭修  
 河物料施利橋船物料車驢草料等帳勘勾訖架閣  
 蓋謂錢帛等帳一司總領國計須知其多少虛實故  
 帳雖歸轉運司而又令別造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  
 帳非三司國計虛糜所系故止令勘磨架閣又諸路  
 轉運司與本部州軍地里不遠取索文字近而易得  
 兼本道文帳數目不多易以詳悉自是內外簡便頗  
 稱允當今戶部所請收天下諸帳臣未委為收錢帛  
 等帳耶為并收驛料等帳耶若盡收諸帳為依熙寧  
 以前不置帳司不添吏人耶為依熙寧以來復置帳  
 司後添吏人耶若依熙寧以前則三二十年不發封  
 之弊行當復見若依熙寧以來則用更六百人磨出  
 失陷錢一萬貫而費錢三十九萬貫之弊亦將復見  
 臣乞朝廷下戶部令予細分析聞奏然臣竊詳司馬  
 光元奏自改官制以來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

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帳籍不盡申戶部戶部不能盡天下錢穀之數欲乞令戶部尚書兼領左右曹其舊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推其本意蓋欲使天下財用出納舒卷之柄一歸戶部而戶部周知其數而已今戶部既已專領財用而元豐帳法轉運司常以計帳申省不為不知其數也雖更畫計諸帳亦徒益紛紛無補於事矣臣謂帳法一切如舊甚便乞下三省公議然後下戶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言責降官不當帶觀察團練狀

右臣伏以朝廷典章百世所守因事變法為患常多祖宗之世使相節度不領京師官局其奉朝請必政它官或為東宮三師或為諸衛將軍太平興國中以趙普之勳自河陽還朝止為太子少保以向拱張洎德之舊並為環衛至今諸道鈴轄總管以防團老歸者亦以諸衛處之蓋其遺法也至明道中錢惟演以章獻皇后親嫌罷樞密使始以保大節度為景靈宮使治平中李端愿以長公主子亦以武康節度為醴泉觀使恩倖一啓自是戚里以節察居京邑不治事者肩相磨也然猶未見以罪降黜而以觀察團練享

厚祿居謫籍者近日李憲以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宮王中正以嘉州團練使提舉太極觀二人貪墨驕橫敗軍失律罪惡山積雖死有餘責聖恩寬貸皆真之善地而又首亂國憲假以使名臣恐後世推壞法之始歸咎今日謂宜考修制度追還諫恩以存舊典且使罪人知有懲艾謹錄奏聞亦非小補也臣不勝區區守法愛君之心欲乞追還前命使天下明知朝廷不以私愛害公議干冒缺缺俯伏待罪

再論京西水櫃狀

右臣三月中奏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頃畝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櫃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即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尋蒙朝旨令都水監差官相度到中牟管城等縣水櫃元舊浸壓頃畝及見今積水所占及退出數目應退出地皆撥還本主應水占地皆以官地對還如無田可選即給還元估價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無所靳惜所存甚遠然臣訪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官地可以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櫃為兩水浸淫占壓未得耕鑿知鄆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至水櫃以來元未會以此水灌注清汴清汴水流自足不廢

漕運乞盡廢水櫃以便失業之民臣愚以為信如象求之言則水櫃誠可廢罷欲乞朝廷體念二縣近在畿甸民貧無告特差無干礙水部官重行體量若信如象求所請特賜施行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復選人選限狀

右臣竊聞監察御史上官均上言極論官冗之弊已蒙朝旨降付給舍左右司看詳施行臣伏見祖宗舊法凡蔭補子弟皆限二十五歲然後出官及進士諸科釋褐合守選人并州縣選人除司理司法縣尉外得替日皆合守選逢恩放選乃得注官所從來又遠仕者習以為常雖經涉歲月不以為怪及先朝患天下官吏不習法令欲誘之讀法乃令蔭補子弟不復限二十五歲出官應係選人皆不復守選並許令試法通者注官自是天下官吏皆爭誦律令於事不為無益然人既習法則試無不中故蔭補者例減五年而選人無復選限遂令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訪聞見今已使元祐四年夏秋季闕官冗之患亦云極矣臣愚以為方人未習法誘以免選於理亦宜及其既習雖無免選不患不習且為吏而貢之讀法本事

之當然不為過也謂宜追復祖宗守選之舊而選滿之日兼行先朝試法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欲乞以臣所言付給舍左右司一處看詳立法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諸路役法候齊足施行狀

右臣訪聞諸路所定役法限日已滿近日夔州等路文字相繼申到旋已逐一進呈施行臣竊惟諸路役法所係民間利害至深至廣雖逐路事體各別條目必有不同而朝廷變法從便措置大意所謂海行條貫者不得不同也臣竊恐詳定役法所急於行法每遇逐路申到文字不候類聚參酌見得諸路體面即便逐旋施行因此致諸路役法大體參差不齊使天下之民不得均被聖澤欲乞指揮本所候諸路所申文字稍稍齊集見得諸處役法不至大段相遠然後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中書舍人論時事一首

申本省論處置川茶未當狀

朝廷若罷益利路權茶之法只權陝西沿邊諸郡不許客旅私販仍將沿邊每歲合用益利諸場茶色及斤重配在諸場令及時立限和買此處應詳此處應詳

一如尋常和糶米粟之由可也買茶之限今茶場司  
立定州縣不得低估茶價令人戶不肯申官以發出  
限如有事故項至展限者兵部由中書隨時權選五日  
不得領有番歸或更依家旗條例秋冬先放茶價令  
茶戶結得請領及時送約以上並不得領行押勒  
官買數足方許私下交易除沿邊所權地外一任  
客人興販如此羣畫比之頃年全權益利及陝西諸  
州其利有五益利茶戶不被官場以賤價大秤抑勒  
收買一也昔茶未有權民間採茶凡有四色茶茶早  
茶晚茶秋茶是也採茶既廣茶利自倍自權茶以來  
官中只要早茶其餘三色茶遂棄不採民夫茶利過  
半今既通商則四色茶俱復採二也官所運茶止於  
邊郡所須比權茶之日所運減半則茶遞役兵及州  
郡額脚皆得輕減三也陝西茶商既行歧雍之關民  
皆食賤茶四也益利諸州百貨通行酒稅課利理當  
自倍五也若比之今來有司所議但權名山梁洋三  
處放行益利諸場茶貨其利有四名山梁洋三處權  
法如舊而不權之地犬牙相錯權與不權茶戶利害  
相違例皆王民而咫尺之間不互類有此異一也權  
與不權地分不遠小人易以起動茶戶借如名山之  
西南出茶之地尚有雅州廬山榮經等處若放令此  
茶北出道過名山彼此相權不可辨認若放令此茶

由水路入嘉眉則名山之茶亦當從此走失寬則權  
法自廢急則民遭誣罔橫被從配二也官中所買只  
用早茶則牙茶晚茶秋茶亦為棄物民失厚利與頃  
歲無異三也沿邊諸州蕃部所要茶色各別今只將  
名山梁洋三色茶與之彼既未諸茶性必有不售四  
也若比之今來或人之說蓋權陝西襄外諸州據合  
用茶數於益利諸場和買官自般賣和買之餘成都  
路客人販茶不得過劍門利州路客人販茶不得過  
陝西其害有三蓋奪茶利商賈不行百貨不通酒稅  
課利自減一也運茶既多遞鑄役兵及州郡額脚勞  
費與頃年無異二也岐雍之民仍食賤茶三也由此  
觀之朝廷若但和買邊郡合用茶數只於邊郡立權  
法其餘率皆通商此法一行則上件三說之弊自除  
至於供給蕃部收買戰馬之利則與三說無異以此  
較之利害可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戶部侍郎論時事二首

因旱乞許群臣面對言事劄子

臣伏見二年以來民氣未和天意未順災沴荐至非  
水即旱淮南饑饉人至相食河北流移道路不絕京  
東困弊盜賊群起二聖遇災憂懼傾發倉廩以救其

之絕獨此三路所散已僅三百萬斛矣異時擾恤木見此比然而民力已困國用已竭而旱勢未止夏麥失望秋稼未立數月之後公私無繼群盜蜂起勢有必至臣未知朝廷何以待此臣竊見大皇太后陛下清身奉法與物無私皇帝陛下恭默靖慎動由禮義皇天后土照知此心而和氣不應深所未喻陛下嘗究其說否臣聞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和暢兩澤乃至君廣聽以納下臣盡言以奉上上下交泰元氣乃和今二聖居幃箔之中所與朝夕謀議者上止執政大臣下止諫官御史不過數十人耳其餘侍從近臣雖六官之長皆不得准見而况其遠者乎臣以謂群臣識慮深淺不同其心好惡亦意故須兼聽廣覽然後能盡物情而得事實今陛下聽既不廣則所行之事不得不偏聽狹事偏則陰陽亢隔和氣不効必然之理也臣觀祖宗故事百官有司皆得以職事進對從容訪問以盡其情今二聖臨御四方履人主之位而謙恭退託疎遠群臣不行人主之事遂使百官不敢以職事求見臣謂宜因此時明降詔書許百官而奏公事上以盡群情之異同下以閱人才之賢否人心不墜天道必從則久旱之災庶幾可息臣蒙國

厚恩比聞詔書引咎自責避正殿損膳分命臣僚並走群望私心踧踖不敢違寧輒推天意人事影響之應庶幾有補萬一惟陛下恕其愚僭略賜采擇取進止

論西事狀

右臣伏見西夏傾日乘常之禍人心離貳梁氏與人多二族分據東西廂兵馬勢力相敵疑阻日深入寇之謀自此衰息朝廷略加招納隨即伏從使介相尋臣禮甚至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來始有禁心出兵數萬掩襲涇原殺虜弓箭手數千人復歸巢穴朝廷方事安眾難於用武接以君臣之禮加以冊令之恩特遣使人厚賜金幣戎狄獸心敢為侮慢輒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至於坤成賀使亦遂不遣中外臣子聞者無不憤怒思食其肉臣忝備侍從主憂臣辱義不辭勞況臣擢自小官列於禁近議論幾事既其本職感激思報宜異常人是以冒昧獻言不避罪戾庶幾聖意由此感悞雖被譴逐臣不恨也臣竊惟當今之務以為必先知攷寇之端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虜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算誠使四其畢陳於前羌戎小醜勢亦無能為也董種本與西夏世為仇讎

元吳之亂仁宗賴其牽制梁氏之篡神宗藉其征討世効忠力非諸蕃之比乃者董德老病其相阿里骨擅其國事與其妻契丹公主殺其二妻心牟氏其大將鬼章及溫溪心等皆心懷不服阿里骨欺罔朝廷自稱董德嗣子朝廷不察情偽不原逆順即以鉅款付之謀之不滅患目此起阿里骨既知失衆虐用威刑衆心日離而鬼章自謂與阿里骨比肩一體顧居其下心常不悅夏人乘此閒隙折節下之先與阿里骨解仇結權令轉說鬼章舉兵入寇後誘脅人多保忠令於涇原竊發黨與既立羽翼既成是以敢肆狂言以動朝聽向若阿里骨以董德之死來告立嗣朝廷因其所請過問鬼章溫溪心等以惟實當立若衆以阿里骨爲可立則既立之後衆必無詞若以爲不可則分董德之舊秩以三使額授此三人阿里骨無僥倖之命鬼章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爲援安能動搖加以數年以來朝廷本厭兵事卷中測知此意亦以自安頃者忽命熙河點集人馬大城西關仍云來年當築龕谷聲實既暴虜心不寧舉兵自強屢亦由此此所謂致寇之端由也先帝昔因梁氏篡逆之禍舉兵誅討侵攘地界爲怨至深羌虜之性重於復

讎計其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徒以喪亂相繼兵力凋殘陛下臨御之初意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以休息其民雖有恭順之言蓋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順固猶有詞今朝廷因其承襲之後賜之冊命捐金錢二十餘萬緡以爲之禮彼既與我有君臣之分然後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此舉於義甚長而羌虜無謀遂肆桀傲內則其國中士民自知不直必不爲用外則中國兵將皆有鬪志易以立功曲直之幾於此始定雖棄捐金幣以封殖寇雖小人謂之失策而分別曲直以激勵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得失也元吳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頃爲邊患皆歷歲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斃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內自多難而欲外侮中原料其姦謀蓋非元吳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澤之深遠近所悉既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廓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以爲任言一聞求無不得今朝廷既已漸爲邊備益兵練將則羌虜之心已乖本計不過秋冬寒涼之後小小跳梁以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執意不權守邊無失則款塞請盟本無愧耻若朝廷用心不一惟

務求和則求請百端漸不可忍此所謂虜情之所在也凡欲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謀必有一說其一以爲慢詞既達則地界可得無窮之請因以滋彰其二以爲雖不得地實亦無損猖狂力屈稍復求和中國厭兵勢無不許方其不遜則張皇事勢夸示諸戎及其柔伏則略爲恭順使中國屈俯而聽今朝廷遣兵積粟地界之請固已不從然而號令未明逆順未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其姦心又恐將來姦窮力屈略修臣禮便與講和要約不堅必難恃久昔趙欲與秦爲購其謀臣虞卿以爲從趙爲購不若從秦爲購於是東結齊人而秦人自至區區之趙尚知出此而况堂堂中國畏避畜縮媮於無事不一分別曲直而反聽命於羗人哉臣願陛下明降詔書榜公邊諸郡其大意略曰夏國頃自亮祚喪亡先帝舉兵弔伐既絕歲賜復禁和市羗中窮困一絹之直至十餘千又命公邊將吏迭行攻討橫山一帶皆棄不敢耕窮守沙漠衣食併竭老少窮餓不能自存朕統御四海均覆無外閔此一方窮而無告遂敕諸道帥臣禁止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復耕墾既通和市復許人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貨販易而

歸獲利無算傳聞羗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朕猶念孤童幼弱部族攜貳若非本朝賜之策命假以寵靈則何以威伏酋豪保有疆土是時朝士大夫咸謂夷狄反覆心未可知使者將行言猶未已朕有存亡繼絕之志欲修祖宗爵命諸侯之典以爲寧人負我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金錢弊帛相屬於道邊人父老觀者太息以爲仁義之厚古所未有而狼子野心飽而背德不遺謝使不賀坤成朕目君道拊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天地所疾將相咸怒朕惟狂謀逆節止其一二姦臣國人何辜當被殺戮是以弭兵安衆未議攻討然而逆順之理不可不明其令沿邊諸將飭勵兵馬廣爲儲峙敢有犯塞即殺無赦彼既背逆天理不有人禍必有鬼誅姑修吾禮以待其變臣料此命一出羗人愧畏雖未即款伏而姦計沮屈無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致死勇氣一發邊聲自倍此必然之勢也今朝廷日夕備邊常若寇至而但曲加隱忍不降此命使虜衆一旦犯境終亦不免交鋒若聽臣此言要之亦不出兵坐而待敵初無有異而使士氣感忿以思戰虜情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請其至必速此所謂制敵之

長筭也。臣竊聞朝廷近已添屯兵將增廣邊儲議絕和市使熙河帥臣招來阿里骨鬼童溫溪心人多保忠等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者陛下若能饒之以金錢而寬其繩墨使將帥得盡其心間謀得盡其力則事無不成而虜漸可制矣然有一事似非臣所得言者但以蒙國厚恩不敢不盡昔熙寧元豐之間所行政令雖未必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濟之以威是以令無不從而事無不舉頃者朝廷削去苛法施行仁政可謂善矣然而刑政不明多行姑息中外觀望靡然有縱弛怠惰之風平居無事姑以媮安可耳今虜方不順勝負之變蓋未可知緩急之際威令無素何以使衆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臣前所言去歲大臣承用阿里骨欺罔之奏授以節制致令鬼童懷憤入寇夏人乘釁違命此則當時宰相樞密使副苟簡無謀之罪也近者涇原賦馬至者數萬殺略數千斤候不明備禦不及熙河賊退經今累月而殺傷焚蕩之奏至今未止此則將帥弛慢不畏朝廷之罪也陛下恬不爲怪畧無責問政之不修敦大於此中外相視以爲疑怪朝廷方將使人蹈白刃赴湯火臣有以知其不能矣昔公孫洪爲相諸侯

有逆謀請歸侯印以塞責諸葛亮爲相任馬謖不當請自貶三等以右將軍領事蓋大臣體國不惜身自降黜爲衆行法今陛下何不取去歲冊命阿里骨與議大臣不論去位在位皆奪一官至於兩路將帥雖寄任不改而法不可廢皆使隨罪行罰以此號令四方庶幾知所畏憚政修於朝廷之上而敵人恐懼於千里之外勢之所至不足怪也今陛下未能正群臣而望西羌之畏威不可得矣臣聞范仲淹守慶州因葛懷敏之敗請以任將非人因兩府遜謝損其勳爵而復其位以激厲諸將感慰邊兵時雖不用而仲淹之言至今惜之臣雖不敏充觀往事以爲可施於今不敢默已小臣狂僭斧鉞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貼黃或言阿里骨之請命與乾順之詞立事體無異今臣言冊命乾順爲得策而封拜阿里骨爲失計似言之未當者臣以謂不然阿里骨之請命可否在朕而乾順之嗣立朝廷且不得而知况能制其可否乎故臣以乾順之命爲是而以阿里骨之命爲非不爲妄論



